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3年 第2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3 蒂莫西·尼布洛克, 石 靖 / 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

###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

- 22 王晓泉, 丁晓星, 毕洪业, 赵 隆 / 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与世界意义
- 53 亚历山大·波戈尔列茨基 / 2020 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 73 王义桅, 段懋农 / 欧洲安全秩序重构: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
- 102 奥尔加·特罗菲缅科 / 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以能源贸易为例
- 124 李虎平 / 俄美太空合作: 进程、动因与展望

###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 150 尚宇红, 张 琳 / 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回顾与展望
- 169 康丽娜 / 新形势下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问题: 缘由、演变和制约因素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 年 4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3 年第 2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Тимоти Ниблок, Ши Цзи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пыт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учения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Тимоти Ниблоком ..... (3)

### *Ван Сяоцюань, Дин Сяосин, Би Хунъе, Чжао Лу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спос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внутренняя сила и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22)

### *Александр Погорлец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условиях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2020-х год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ценк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53)

### *Ван Ивэй, Дуань Миньнун*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систем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слание Хельсинкского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го акта ..... (73)

### *Ольга Трофименко*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на примере торговли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ами ..... (102)

### *Ли Хупин*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кос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оцесс, мотивац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124)

### *Шан Юйхун, Чжан Линь*

Обзор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товарами между КН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 (150)

### *Кан Ли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н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чины, эволюция и сдерживающие факторы ..... (169)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3 年第 2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Timothy C. Niblock, Shi J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spect of Area Studie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Timothy C. Niblock..... (3)

***Wang Xiaoquan, Ding Xiaoxing, Bi Hongye, Zhao Long***

The historical logic, ways of getting alo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22)

***Alexander Pogorletskiy***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Russia-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against Global Turbulence in the 2020s..... (53)

***Wang Yiwei, Duan Minnong***

Reshaping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Historic Implications of Helsinki Final Act..... (73)

***Olga Trofimenko***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Russia-EU Relations: A Case of Energy Trade..... (102)

***Li Huping***

Russia-U.S. Space Cooperation: Evolution, Motivation and Prospect ..... (124)

***Shang Yuhong, Zhang L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ilateral Goods Trade of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 (150)

***Kang Lina***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Causes, Evolution and Constraints ..... (169)

## 国别与区域研究

# 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 ——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

蒂莫西·尼布洛克 石靖\*\*

**【内容提要】**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已被纳入交叉学科类别下的一级学科目录。如何进一步开展符合目前国内实际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并在研究及教学的同时推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中国学界在现阶段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议题进行的探讨具有前景，同时也会与国际层面的实践工作形成映照。近年来，当代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相关工作的立足点及展现出的新特点和高速率，有别于不同时代一些西方国家的案例。除了可加以利用的资料和经验积累，中国在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基于研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以及有关研究组织架构的新特点，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引领性特点。但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工作及阶段性目标的要求，从学理探索到具体科研工作组织，甚至还包括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关注和交流工作，都是建设新交叉学科需要投入精力的重要方向。与国际同行就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方面和衍生出的新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将为当前中国国内建设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符合中国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优先智识需求、培养全面深入掌握跨学科区域国别知识人才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8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003(19)

\* 2022年11月12日，石靖在清华大学对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进行了采访。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本人审阅认可。感谢沈志华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 蒂莫西·尼布洛克(Timothy C. Niblock)，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荣休教授，曾任欧洲中东研究协会副会长、英国中东研究协会副会长、英国区域研究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石靖：尊敬的尼布洛克教授，您好！今天访谈的主要话题是区域国别研究。想请您基于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近年来的观察、实践，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发展、现状、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的案例进行评论，希望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出可供借鉴的思路和可行的办法。

蒂莫西·尼布洛克：首先，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延伸的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其次，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主要阶段的认识也很重要。从历史进程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出现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批评值得回溯和再次审视——我们是如何回应这些批评的？其中哪些部分（可能）有效，哪些部分（可能）无效。再次，国际层面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是如何在 2000 年代开始对自身进行重构，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遵循以上三个问题所构成的框架进行探讨，并在可能有兴趣或是发现更多问题的地方展开更多的思考。

此外，我还想谈谈有关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级学科的一些想法。我想借此机会解释，区域国别研究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学科？关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性，我希望可以借助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在该领域所做的具体探索和贡献来加以说明。

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或许是中国学术界希望了解的内容，希望我的回答有机会为目前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我和其他同行也在积极做一些相关的事情，期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以及全球层面发展。我认为，从国际层面的经验和实践来观察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历史和发展，相关工作如何发起和推进，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和问题……这些可能是目前中国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认识的重要环节。更具体地结合今天的话题而言，将中国的一级学科建设和我所了解和参与的清华大学的一些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讨论，或许能提供较好的逻辑框架。希望可以借助这样的基本设计，向社会和更多关注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学者介绍我们的想法。

石靖：尼布洛克教授，您有丰富的地区研究工作经历，出版的学术著作也从专业的角度对您所关注的区域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客观且富有洞察力的思考。可否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研究与

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的一些细节？对我们而言，这些将是宝贵而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建设的国际经验和具体实践内容。

蒂莫西·尼布洛克：好的，那我们就从介绍开始——从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的角度来回顾自己过去所专注和从事的工作。我从事地区研究工作已经超过五十年。投身研究工作之初，我专注的方向是非洲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是关于东非坦桑尼亚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完成时，在非洲当地的大学工作是我的优先打算。1969年，适逢苏丹喀土穆大学提供了工作机会，所以我便去了苏丹工作。苏丹是非洲国家，也是阿拉伯国家，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八年，学习并掌握了阿拉伯语。在此期间，我与我的苏丹妻子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在此之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向阿拉伯非洲转移，随后扩展至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以及西亚和北非地区。因此可以说，我从一名非洲研究者转变成了中东研究学者。

八年后，我回到英国工作，协助埃克塞特大学建立了阿拉伯海湾研究中心，并在随后的1982年开设了中东政治研究硕士培养项目，这也是首次在英国大学设置区域国别研究类的项目。随着阿拉伯海湾研究中心的进一步发展，相关的博士培养项目也得以设立。1993年，我被任命为杜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99年，此后受邀返回埃克塞特大学工作，担任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sup>①</sup>的创始主任，规划并主持了新的发展工作——将各类中东研究和阿拉伯语言及伊斯兰研究相结合，并将其纳入新建立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的具体工作规划中。在埃克塞特大学，我一直工作至2012年退休。

在此之后，我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促进世界不同地区关于中东、西亚北非研究的发展之中。通过学术交流以及合作机制，我参加了与拉丁美洲、印度、欧洲等地学术机构的相关合作。此后，我的主要精力和国际联系集中在中国，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都有密切的合作联系。2017年，我开始参与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以及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相关科研工作。

---

<sup>①</sup> 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Institute of Arab and Isla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石靖：从您对自身经历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为您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助益，并且，非洲研究以及后来发展的中东研究实际上都源于您最初对既是非洲国家又是阿拉伯国家的苏丹的研究。您是否可以谈谈在世界不同地区所做的旨在推动中东、西亚北非研究发展的工作，并介绍一下您在参与世界多地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机制时所观察到的这些地方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情况？

蒂莫西·尼布洛克：首先我需要表达的是，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我主要关注的是西亚和北非地区，但最近数年，我试图将自己的关注以及工作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背景之下，这便给了我试图呈现西亚北非与其他位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sup>①</sup>的区域之间的相关性的机会。另外，我在全球不同地区所做的相关工作，也是希望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联系。目前，在中国最新出现的机遇正体现了在统一的架构下审视不同区域（西亚北非、中亚、非洲、拉美、东南亚、东亚）之间的联系。然而，真正能够做到建立一个统一框架并实现不同区域方向的聚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具体实践无疑代表了一种特别的路径。当然，我也期待看到在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地方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新尝试。

在我过往的工作经历中，的确是见到过在世界其他不同地区有类似尝试的案例。例如在 2014—2016 年间，我与印度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有工作联系，那里的区域国别研究实力很强，其研究关注也涉及全球多个地区。我与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NU）前任院长潘特（Girijesh Pant）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仍在策划一些活动，旨在推动国际区域研究的发展。另外我还与位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圣雄甘地大学（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 Kerala）建立了学术联系，并就涉及西亚北非研究的学术兴趣和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将来自“南方国家”的学者们汇聚在一起，开展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及具体议题的研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每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海湾研究学术会议<sup>②</sup>。在中国也有同样能够聚合业界学者的设置，

---

①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概念已在学术产出和一些政策文本中出现，本文所重点探讨的“全球南方”、“南方国家”通常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互换使用。

② Gulf Research Meeting organized by Gulf Research Centre Cambridge.



例如我参与了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平台的国际学者交流机制，参与者包括来自中国、印度以及西亚北非国家的学者，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和会议，交换对西亚北非地区、特别是对海湾地区的研究关注。除了学术研究本身之外，我们建立这些平台和机制的目的还在于吸引更多来自“南方国家”的学者们，推动学术共同体的融合与发展。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形成的固定模式是一种“垄断式”的倾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介绍过去数年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希望参与者中更多地出现“南方国家”学者的身影。

我在拉美地区所从事的区域国别研究促进工作主要是在墨西哥，其联系的建立还要归功于之前与我合作的博士生。与其他区域相比，当地的西亚北非研究还不能被称得上发展良好，因此我主要是集中精力与当地学者开展协调工作，为他们的需要提供帮助。另外，在欧洲，我曾经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参与了欧洲中东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Middle East Studies）的工作。这些过往以及仍在推进的工作，使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从现实角度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很高兴，一些具体的工作为不同地区的学术群体和科研单位带去了真正之所需。至于谈到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包括我在内的学术共同体也能够更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石靖：感谢您与我们分享相关工作经历，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域了解到国际同行们的工作情况和进展。下面我们是否可以回到区域国别学科的话题，请您从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学科特点等角度，整体介绍一下我们在开展工作时需要关注的要点。

蒂莫西·尼布洛克：要谈到我如何看待区域国别研究，首先需要厘清它的概念。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问题，我认为需要给出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指一个研究领域，它试图以跨学科的视角来了解、分析和解释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实上，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应该把“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改为“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这个定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明确了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即它确实涵盖了广泛的学科兴趣和范围，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范畴之内。与此同时，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学科也开始介入其中，例如特别是在有关气候和环境问题方面。所以，虽然个别研究可能主要集中在某个单一学科，研

究的对象或许也是基于某一个特定国家的事实，但即便如此，也需要考虑到其他学科内容与之产生关联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某一领域的研究总是需要打开更广阔的视野。例如，关于政治议题的研究内容确实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再比如专业背景或研究专注是其他特定学科的，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也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找寻研究的分析维度。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也可以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和它的特点给出更多的思考，它来自一些经验，当然其表达形式会较为具体和精细。

石靖：可否请您具体谈谈？

蒂莫西·尼布洛克：关于这里所谈到的区域国别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我可以再进行一些补充解释。跨学科的表达非常直接而且清楚，它所描述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致力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即研究路径是跨学科的。我想表达的是，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工作创造了一条渠道，使得理解以及疑问有机会相互碰撞，其更深远的指向是揭示社会结构以及发展趋势。为了通过研究得到解决困惑的答案，我们需要借助更趋近于问题语境的跨学科研究路径。我赞同这样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体现出对于理解假设含义的努力，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中并不是只遵循某一种路径方法，所展现出的是跨学科视野范围。

此外，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也是与跨学科特点密切相关的，其核心价值体现为一个构建的渠道，用来理解社会的假设、意义、结构和动态。这依赖于一种深入的文本知识，或者一种精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某种路径和范畴内，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各种影响都可以考虑在内。所以，这取决于想要做出这种定义的复杂程度。但贯穿整个过程的，是能够超越单一维度的能力，考虑政治、历史、社会、人类学等的维度，并审视和研究这些维度是如何影响理解某个国家案例的。可以进行尝试的路径或者还包括，将研究的案例限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区，在看待和研究问题时，将具有不同学科联系的影响因素代入，而不是由从属于地区情况特点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做或许会得到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石靖：尼布洛克教授，可否请您就历史经验和现状谈谈如何促进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区域合作，并分享一下在这一过程中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或者较

为成功的经验或案例？

蒂莫西·尼布洛克：关于在促进区域国别研究中打破明显的地区界限，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截至目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存在一些既有架构的，在这些架构中，不同方向和侧重的区域研究可以相遇、共存并且合作。在英国，有一个名为“区域研究协会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uncil for Area Studies Associations）<sup>①</sup>的组织，它实际上是把不同的区域研究聚合在了一起。这个类似研究协会的组织，不仅涵盖了“全球南方”，还包括类似美国研究在内的研究议题。的确，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架构和机制，但是我想，到目前为止，在很多方面找到合适的环境来把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极为困难的。就我在拉丁美洲和印度所做的工作而言，大部分都是围绕西亚和北非地区的议题展开的。

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说一些。在当下，或许还没有看到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不同方向之间合作得较好案例或者趋势，但事实上目前的状况也是有缘由的，因为在实践中，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直到21世纪都还是内向性（inward looking）的。例如，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以明确地区侧重的研究中心已经成立或是仍在出现，如欧亚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当然也包括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等。我认为，这确实是区域国别研究一直以来的特点，或者说，从难以被打破的地区界限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弱点。

例如，研究西亚和北非的专业人士，倾向于认为该地区是研究内容的全部并习惯从该地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但他们或许对与印度或拉丁美洲进行比较并不是很感兴趣。在我看来，他们在看待自己所研究地区时具有动力，并会倾向于认为其在特殊性上不同于其他地方。这也是地区研究区域化的现状特点的体现。

我认为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弱点，我们看到的是，它没有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下进行，相反每个区域都倾向于将自己与其他区域分开，就是在向内看和延展。试想一下，这样就会觉得所关注的区域内发生的事情与其他

---

<sup>①</sup> 现在被称作 UKCASA（United Kingdom Council of Area Studies Associations），可参见 <https://www.ukcasa.ac.uk>

任何地方都不同。然而我认为，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事实上从 21 世纪开始时已经呈现出的进展，就是试图在同一个架构下创造出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当前在清华大学所努力推动的发展就是一件有趣、有意义且具有实际效果的工作。与其他科研单位的发展模式不同，清华的区域国别研究从起步开始就是完全按照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和思路展开的：不是以中东研究、非洲研究等明确地区界限开始，而是选择把对全世界多区域（非洲，中亚或拉丁美洲）有兴趣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然后选取特殊的培养路径引导和帮助他们的学术研究发展。在我看来，在一个较为集中且统一的架构内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良好的尝试，可以推动具有不同地区专注的学者产生学术碰撞，促进发现合作的可能，也有助于在一种良性的合作中激发对区域国别研究模式的探索与成型。在我看来，其中这些机制的设计和具体的工作安排，都蕴含着对“全球南方”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的关注。

石靖：您提到了推动不同区域研究方向融合的尝试，也包括在中国以外的具体经验，可否请您就这方面再谈谈？或许可以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蒂莫西·尼布洛克：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近年来，许多西方大学都在尝试发展一个更为全面的区域国别研究架构。例如在你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牛津大学就已经建立了全球与区域研究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sup>①</sup>，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机制和架构相对全面，而客观来讲，也存在分散和交叉的情况。又例如在伦敦以及英国之外也有类似的机构设置，特别是在一些著名的欧美大学当中，这些也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架构下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创建这些架构的基础是先前建立和存在的区域研究中心。然而顺着这样的逻辑产生的结果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架构实际上只是不同中心之间的一种网络。通常在这种架构下，不同的研究中心还是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及个性，并且仍然是内向型思考，而不是向外产生联系。所以呈现出的情况是，在那些机制中往往并未出现一个动态的区域研究，特别是如果你的关注投向广阔的世界和广大的“全球南方”，就会发

---

<sup>①</sup> 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可参见 <https://www.area-studies.ox.ac.uk>

现当前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需要并可以发展的空间的。就清华而言，区域研究中心是在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设立 10 年后才成立的。这样，发展的历程和逻辑就较为清晰了：已经具备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再建立有不同侧重的研究中心。在我看来，清华大学的模式创造了一种与天津大学案例截然不同的形态。

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有关于区域国别研究框架，或者可以具体说成是组织架构方面的尝试，我也愿意在此进行介绍，并与清华的案例作比较。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事实上也会发现存在不少案例，例如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中东科技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sup>①</sup>，他们正在尝试去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即创建一种融合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架构，并在统一的框架下设立有明确区域分工的研究。在欧洲也有同样的案例和方法来引导当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sup>②</sup>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总体来讲，我认为清华及以上谈到的这些大学的做法是更为合理的、也是有前景的。我们结合具体的议题来进行讨论，能够将这些组织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机制解释得更为清楚。

石靖：感谢教授的介绍，特别是就区域国别研究组织架构的探讨，并通过国际同行的尝试案例进行对照，让我们有可能在推进目前工作的同时进行比较和交流。2022 年 9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区域国别学被纳入交叉学科类别下一级学科目录，可否请您继续来谈一谈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情况以及前景？

蒂莫西·尼布洛克：是的，而这毫无疑问也是与我们今天讨论极其相关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两种说法：首先，这确实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置于一个不同的水平之上，更准确地来表达应该是置于一个更高的水平，并且在我看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要知道，在世界不同地方，区域国别研究仍在很多方面努力争取认可。另外，与既定的学科，例如经济学、物理学或其他学科存在的联系以及正在进行的

---

① 中东科技大学区域研究系（Department of Area Studies,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可参见 <http://ars.metu.edu.tr>

② 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可参见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humanities/institute-for-area-studies>

竞争，更是当前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应对的问题，原因在于区域国别研究正在尝试进入已经存在的学科体系。

那么，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现状、前景和特点，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这确实使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好的立足点。当我们回顾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关于不同区域所积累的方法基础和成果资料，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在中国扎根更深。但是现在，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比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都快。或许，区域国别研究在英国和美国等地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但它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更为迅猛。

无论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哪些特定地区或国家，基于经验、当前研究工作基础和已有机制都能够找到对应或是趋近的研究架构，例如以明确地区界限划分的非洲研究、南亚研究等等。我认为，目前在中国看到的这种情形非常令人鼓舞。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任务也在于，要确定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给出界定意味着什么？就如同我之前所提到过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会与其他学科联系甚至存在更深层次的融合和借用；终极目标则是，区域国别研究要同其他学科一样，实现超越其他不同学科的状态。因而在我看来，目前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定义作为一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我知道，当前在中国各个层面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内容决定了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在我看来，当前的探讨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不认为能指望一夜之间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或是其他关键配方，但我们需要持续考虑这个问题。我想表明的一点是，有些人看到这个问题会说，区域国别研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解释的理由在于它由不同的学科组成，或者说，区域国别研究工作涉及了多个既有学科。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些已有的学科观念并不是神圣不可撼动的。我在想，如果有人要定义学科的概念，我们就有必要去回顾整个的学科体系和范围。

我想通过举例说明我的观点。按照定义来讲，学科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知识学习的分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科归属就意味着对教授和研究知识分支的明确感受。一个学者的学科归属通常是由大学院系和他们所属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学术期刊来定义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知道这些定义你可

以在字典或者文件中找到，但作为学院或大学层级研究机构的知识分支的学术学科或学术领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实际感受。那么，学科指的是与特定专业科学相关的知识领域和流派，即由此产生了定义，并进一步出现了分类。

石靖：谢谢教授提供的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理论的思考。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性的定义，想请问您，是否有更多具体的、具有实际操作指向的观点？

蒂莫西·尼布洛克：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是区域国别研究被定义的方式，即如何被归结为一个知识领域。如果有人问一些既定学科的问题，那么，像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都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更具体地讲，在政治科学的范围内，存在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更多存在交叉且更为精细的研究方向的分支。但事实上，每一门学科都是一座孤岛，所以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讨论是合理的，而且之所以可以展开讨论，在于区域国别研究确实有明确的知识领域以及研究方法。我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进入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过程，即在更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去审视这个知识领域，并具体说明该学科的特殊性和特征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有效性又是什么，诸如此类。

所以，我个人对中国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确定为一级学科持欢迎态度。我不认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被归类为一门学科会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参与到中国有关于该议题的具体探讨当中，但我愿意基于我的研究背景以及对于现状的把握谈谈自己的观点。或许不直接和当前中国学术界所做的工作有联系，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共同看待以及推进研究工作的一个角度。我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接收到不同的信息，而我也愿意向中国同事们介绍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并且分享一些现实经验。在我看来，积极的一面在于区域国别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其中的不少人也开始推进相关的工作，例如一些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政治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参与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 and 推广。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似乎对未来还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方向。所以在开始阶段或是起步过程中，出现关于相关议题的讨论甚至辩论是必然的。在这些对话和探讨中，我们可以寻求共同点并达成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学

科发展的一致观点。在更大的范围内，我认为关于新阶段和新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探讨并不完全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这些讨论也发生在西方世界以及其他更多的地方。我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部世界，相关的工作和探讨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门新的学科在明确其研究领域的时候，也需要加强与其他研究领域的联系与沟通。在此基础上，同行们可以以此为基础继续讨论这些工作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提炼出哪些研究方法，以及当工作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思考并实际推动的工作内容。

石靖：我注意到您在谈话中讲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能否再具体谈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领域、研究方法及其有效性？

蒂莫西·尼布洛克：在我看来，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诸多学科之间还是存在明显不同的。而不同学科视角的内容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角度，从而我们得以在此基础上理解所关注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背景和逻辑。我也在不少场合表达过，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关于区域国别研究议题的学术对话，其中的一点考虑也是基于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别关系，即希望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们可以提出不同专业角度的观点。换句话说，我认为开展工作的起点便是要对自身的学术背景有深入的认识，这点是相当重要的。

关于研究方法，我专门在清华大学的课程《地区研究：起源、发展与未来》中设置了一讲内容来进行探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在于探寻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含义，以及为发展更加成熟的学术工作提供方法支持。刚才提到学科与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关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研究方法，即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并不是完全取代我们所认识的研究方法，与特定学科相联系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被用于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并且在不同情况下能够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选取。需要强调的是，我在以探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为中心议题时提出的这些内容，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所体现。与学科联系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完全严格的界限，包含研究方法在内的整个研究过程实践往往也需要从其他学科中借鉴一些元素。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时，我想这一点同样也是适用的。



石靖：欧美国家以及西方世界整体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可否请您作进一步的介绍？

蒂莫西·尼布洛克：谈到区域国别研究，不同研究主体的主要关注点肯定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其范围内的议题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以西方学术界讨论区域国别研究的情况为例，当下最时兴的思想特点便是“知识的去殖民化（Decoloniality）”。所以你会发现，不少西方大学的项目设置以及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我们会根据课程大纲的内容以及参考文献的列举情况来作出评价。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位于“全球南方”的国家和地区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这些“南方国家”的大学或许更为超前，至少在态度和思维意识中是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的去殖民化浪潮中，就有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表达过要重新评价教育体系并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当地化的语境和背景之下，与殖民时代作为附属区域时奉行的模式划清界限。我想，知识的去殖民化思维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

另外，在西方世界，关于“知识的去殖民化”的不少讨论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与“南方国家”存在联系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侧重并号召建立与“南方国家”的联系，并沿着这一逻辑向内深挖，而不是将优先关注投向西方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全球南方”还相当缺乏相互之间的协调，这便从事实上影响到了“南方国家”知识生产的效率和呈现。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

石靖：您提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工作方向，也从学科的视角解读了该学科在中国的环境下可以推进的工作方向。由此我想询问的是，正在进行的相关讨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助推作用？

蒂莫西·尼布洛克：是的，就社会科学而言，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缺陷被发现，有助于推进下一阶段的工作，并且不断完善。

石靖：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来自国家的政策驱动似乎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蒂莫西·尼布洛克：19世纪是国家关于域外知识积累的开端，我们姑

且将当时的相关工作称呼或是类比为区域国别研究，它的发展是由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的。也就是说，在 19 世纪之前也存在独立的学者，他们有自己的热情，试图理解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的是公元 7 世纪的唐朝玄奘和尚前往印度取经的事迹。据说他在印度花费了很长时间学习语言，撰写了一些关于生活方式、文化、社会组织、宗教内容等描述当地见闻的故事，这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

我举这个案例意在说明，与我们现在所做的类似的工作，早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和西方世界都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案例，其特殊性和宝贵之处在于，这些案例的主人公的背后主要是兴趣，也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动力。在 18 世纪 80 年代末的英国，有一位名叫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语言学家，他前往印度，并在那里学习了 14 种不同的当地语言，撰写了关于印度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文章。他结合自己在当地的生活经历，试图整合其中所有新鲜的议题和内容，撰写书籍，展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创立了亚洲研究协会（The Asiatic Society）。我认为这可能是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首个类似组织。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确有投身区域国别研究的个人和案例。而到了 19 世纪，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制度化，相关的工作开始被统合在一个框架下，无论是机制还是工作内容都是政府鼓励的，同时代也不乏政府设立的相关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和需求。因而我们会发现，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的所有相关机构，建立了重要的用于收集和储存资料的图书馆、档案馆等等。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相关势力在向外扩张，并建立了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控制。他们希望并需要理解所征服甚至包括想要征服的地区和在当地生活的人民，所以这是由政策驱动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初所进行的都是对统治殖民地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2016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书中，对相关历史内容讲述得十分透彻。<sup>①</sup>在那个时代，帝国扩张背景下产生了一系列服务于外部区域研究的机制和机构。但与此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的学者都是服务于

---

<sup>①</sup> See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同一个目的。我指的是，社会人类学从那时开始起步，并受到帝国扩张背景和需求的大力推动，但很多社会人类学家不仅为殖民政府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专注于学术研究，希望相关理论得到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推动力还是同时代的背景、需求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国别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其主要的背景和推动力在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当然美国政府也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同样的工作也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推进，并且这种趋势和工作内容常常是政策驱动的。当时，美国处于与苏联冷战的前沿，大量的非洲、亚洲国家在同一时期开始成为独立国家。从美欧的角度来看，他们亟需关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为了培养和储备专业人才，那时也开始设立了很多专注于这些区域的奖学金项目。总而言之，我们见证了一段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繁盛时期，无论是在中东、拉丁美洲、非洲或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动力。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也同样是由政策驱动的。

石靖：我们已经谈到了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数月前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背景下的相关工作。您是否愿意结合您在一些西方国家高校的研究工作，谈谈对于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并给出您的评价？

蒂莫西·尼布洛克：就当前中国的案例来看，政策驱动与西方国家相比，既相同也不同意——相同是指眼下的工作与之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案例在政策驱动方面存在共同点，不同则是指中国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特点以及目标和考量是独特的。但在我看来，中国归根结底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中国在“全球南方”有很大的现实参与，也理应具备更深远的影响力。从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将其设立为一级学科，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对西方非常了解。基于这一背景，他们了解到西方国家在一些历史阶段谋求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细节内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存在。另外，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当前对于“全球南方”的了解

还是相对有限的，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规模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现阶段发起的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积极趋势，包括中国亟须了解广大“全球南方”，是有必要持续加以推动的。不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起码现在看来，事实的情况是它确实鼓励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工作应当是持续进行的。我在之前谈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前期工作以及积累，他们的确拥有较强的研究设置以及工作模式，因而中国是在很多方面从中受益的。在我看来，中国可以从中受益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文件和资料的积累和获取。中国的大学有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合作，与位于“全球南方”的一些大学也有可能建立相应的联合工作机制，以获取研究所需的电子化文档。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已就建立联合图书馆项目与埃克塞特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并推出了具体的联合工作计划。

然而与此同时，就区域国别的研究框架而言，我认为现阶段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合作空间。就西方大学的经验而言，我认为已有的案例和经验表明，这些大学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存在不同的个性化问题，其中不少案例是因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是以相关特定区域研究中心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因而在管理整合以及促进跨区域研究方面存在现实困难。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便代表了以单一区域研究中心为基础，并谋求建立协调和整合的尝试。

石靖：就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而言，请您再具体谈谈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去拓展合作？

蒂莫西·尼布洛克：我认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从国际的层面来观察这个问题，拓展合作都是必要且对研究工作未来发展十分重要的。在目前阶段，我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将区域国别研究定位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讨论研究的框架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应该推动的工作内容。沿着推动学科建设以及解决这一研究框架下具体问题的思路，将不同学术机构的专家聚合在一起，相互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且对经验以及思路进行比较，是适应当前情况、也是较为实际的做法。

石靖：尼布洛克教授，我想我们已经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经验和探索的角度谈了很多，很感谢您能够从自身的科研工作经历分享了很多具备特别

价值的内容。在访谈的最后，您是否可以基于区域国别发展的现状以及已出现的潜在发展路径，对全球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前景给出一些更清晰的前瞻性的线索？

蒂莫西·尼布洛克：我想我们今天的谈话已经涉及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诸多方面，并且对一些具有前景意义的议题以及可能的路径进行了基于经验和现实的总结及判断，这些都是在现阶段应当去尝试探索的，也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只有这样，适应当前时代研究特点并且研究关注、研究方法更加明晰的新的区域国别研究框架才有机会早日成形。我能够确定和坚持的一点在于，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景工作需要更多来自“南方国家”的学者参与其中，将自己的经验和智识进行分享和传播。但与此同时，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关于区域国别研究所介绍的内容和表达的观点都是基于自己多年来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思考，在中国给予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定位的背景下，我认为一直在本领域耕耘的中国同事面临着很好的机遇，也希望我带来的内容能够有所帮助。

---

**【Abstract】**In China, area studies has already been included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under the categor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ow to further carry on area studies in line with current domestic rea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while doing researches and teach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which attracts attention and sparks discussion among scholars. Discussions on issues such as area studie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with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at this stage is forward-looking, and will also cast light on practical work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recent years, area studies, in a contemporary sense, has been flourishing. The standpoint,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speed of related work in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cases of some Western countries in different eras. In addition to available data and experience, China's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research practice in terms of area studies,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have shown leading features for both current and next stage.

Nevertheless, at the same time either academic exploration or specific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or even concern and exchanges with the vast Global South,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work and requirements of phased goals, are all important elements that require energy in building new interdisciplinaries.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on specific work and new issues derived in building area studie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satisfying China's demands in priority intellectuals for the next stage, and fostering compound talents with in-depth mastery of knowledge in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

**【Key Words】** Area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in Area Studies, Methodology in Area Stud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ита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уже включено в каталог дисциплин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в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Дальнейшее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екущей внутренне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е построению новых теорий и методов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стало горячей и обсуждаемой учёными темой. Обсуж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вопросов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адров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Китая на данном этапе имеет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 также будет отража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работу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уровн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расцвет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плацдар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абот в Китае, но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высокая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 примеров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в разные эпохи.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имеющимся данным и накоплению опыт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ориентацию на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у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а также на но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труктур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тражающих веду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текущем и будущем этапах.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и поэтапностью целе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онкретно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работы, и даже включая уделение внимания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обшир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обмену с «ю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 всё это важ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требующие энергии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новых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категорий. Диалог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партнёрами конкретных аспектов работы по построению дисциплин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вытекающих из них новых вопросов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нынешнему построению дисциплин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развитие которых отвечает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м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Китая на будущем этапе, а также развитию талантов, обладающих всесторонними и глубоким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знания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теор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и,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

# 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 与世界意义

王晓泉 丁晓星 毕洪业 赵 隆

**【内容提要】**2023年3月21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释了在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等层面全面深化战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共同任务。《联合声明》基于对中俄关系历史逻辑、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为中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并引领时代潮流指明了目标与方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特别组织了这组笔谈文章，深入探讨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和世界意义。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阶段，得益于两国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为原则，探索出“平等互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示范。中俄关系是有内生动力的大国关系，以高层交往为战略引领，以政治互信保证行稳致远，以经济互补助力合作与发展，以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的社会基础。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中俄都是全球性大国，又互为邻国，睦邻友好，持续深化战略协作，有利于国际形势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俄关系具有政治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安全上破除冷战思维禁锢、经济上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治理上为多边主义提供动能、理论上丰富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022(31)



## 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

王晓泉\*

1992年以来,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持续快速发展,步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得益于两国领导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两国关系走上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轨道。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可概括为“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和“战略协作”。

### 一、睦邻友好

几百年来跌宕起伏的中俄关系史给予两国最深刻的启迪是:中俄相互都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睦邻友好,方能维护漫长边界的和平稳定,方能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因此,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这一两国关系的根本方针。“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的签署以及上合组织的建立,同样离不开“五国两方”首先是中俄对于“睦邻友好,永不为敌”这一邻里相处根本原则的深刻认知。

中苏结盟时期,两国联手使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遭遇失败。中苏交恶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双方在边界地区陈兵百万,为相互防范与对抗耗费了天量财富。中国不得不以高昂代价进行“三线建设”,经济发展节奏被打乱。苏联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武力扩张并挑衅中国,妄图使中国陷入遭遇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中国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反对苏联搞霸权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强关系,坚决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略阿富汗。中国还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

\*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建交和开展战略合作，给苏联造成极大战略压力。

苏联解体后，中俄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加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措施。中俄两军沟通机制健全而高效，相互信任和默契程度高。军事合作涉及军工、军援、军贸、军事培训、联合军演等方方面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两国因此都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而避免两线作战是军事上的铁律。两国 1999 年通过签订《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解决了边界问题，消除了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大隐患，不但得以因此大幅削减用于边境地区的国防支出，而且将边境地区变为了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在此基础上，两国形成了互为战略纵深和战略依托的“背靠背”关系。

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存在着历史周期。俄罗斯出于实力主义的传统战略思维，对迅速崛起的中国难免会产生疑虑。对此，只有夯实睦邻友好的基础，不断加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中俄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才不会引发俄方过度的战略疑虑乃至战略焦虑，从而有效避免其产生战略误判。事实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中苏结盟时期结成革命友谊的两国人民。鉴于此，中俄人文交流在规模和密切程度等方面都远超中苏人文交流最好时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中俄践行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庄严宣示，展开了密切的抗疫合作，为睦邻友好关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国家。

## 二、平等互利

在当前美国对中俄开展“双遏制”的战略背景下，中俄依然坚持“不结盟”，而是全面深化战略协作。因为历史经验表明，结盟关系难以确保双方平等相待和独立自主。中苏结盟虽大大增强了双方战略合作，但也为双方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中国珍视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而苏联则希望利用结盟关系将中国纳入其对外战略轨道。中国对赫鲁晓夫向美国提出“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表示不同意见后，遭遇了来自苏联的巨大政治压力。苏联解体后，中俄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尽管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时起时落，但中俄关系始终平稳快速发展。

中苏经济交往史表明，“馈赠式”和“压榨式”的经济合作都难以持久，着眼于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互利合作才能真正夯实合作基础。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援建了中国 156 个工业项目，但也因此提出了组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立即停止援华项目、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清 86 亿人民币军火债。在政治因素干扰下，中苏经济巨大的互补性难以推动经济合作，中国丰富的日用品和农产品难以出口到苏联，中国短缺而苏联过剩的机械、化工等产品也难以出口到中国。中国选择勒紧裤腰带还债，在还清债务后迅速减少了与苏联的经贸往来，转而加强与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中苏贸易额从 1959 年的 20.97 亿美元下降到 1965 年的 4.07 亿美元，进而于 1970 年下降到 0.47 亿美元，在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占比降至 1%。

苏联解体后，中俄认识到平等互利才是长久合作之道。中俄都经历了长期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开展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经验丰富，同时都重视发展市场经济。鉴于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反映了经济需求，中俄规划和战略对接能够更好地满足双方需求，中俄平等互利合作逐渐形成了“大规划、大项目、大企业+中小企业和地方合作”的模式，其特点是“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政府指明合作目标、方向和重点，制定合作规划，协调大企业发挥作用，并以此带动中小企业合作和地方合作，同时注重解决阻碍合作的政策法规、营商环境等问题。中俄联合大项目的达成与落地，大多得益于政府的推动和引导。2019 年，中俄共同制定了到 202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目标，而该目标有望在 2023 年提前实现。中俄政府建立了联合委员会等层级丰富、领域广泛的交流协调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济合作共同举措和相关文件的出台。2023 年，中俄元首发表了《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指明了双边经济合作八大重点合作方向。事实证明，中俄平等互利的合作方式能够很好地满足双方经济需求，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俄罗斯连续多年蝉联“一带一路”倡议配合度最高的国家，而中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不但有助于双方实现经济互补，而且有利于双方共同抵御世界经济低迷、输入性通货膨胀加剧、制裁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等外部风险。

### 三、战略协作

中俄都是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大国。两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自 1949 年起便是改造该世界秩序的天然战略盟友。所谓战略盟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结盟，是结伴而不结盟，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等方面保持高度战略默契和开展深度战略协作。

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主导权和世界经济垄断权。二战后，苏联曾谋求与美国共治世界，美国却以遏制苏联作为回应，因为苏联崛起严重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权。美国成立了北约、实施了马歇尔计划，苏联不得不建立华约和经互会，美苏关系迅速陷入阵营对抗和冷战。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此与苏联开始了改造世界秩序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曾承担引导亚洲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并进而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使命与责任。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搞霸权主义，使对美博弈由压迫与反压迫、遏制与反遏制斗争变为全球争霸。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国走近。然而，中美关系的破局与快速发展无法消除两国结构性矛盾，即中国崛起必然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科技链、价值链的高端垄断地位，是美国维系世界经济霸权的根基所在。美国对任何可能冲击其产业链高端垄断地位的力量均实施严厉打压，包括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发动“颜色革命”乃至战争。中俄无论怎样发展对美关系，也无法改变两国作为最具挑战美国霸权秩序实力的国家的事实，因此注定要成为美国的战略遏制对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初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巨大破坏性，甚至一度奉行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复制西方制度，导致国民财富被西方巧取豪夺，国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严重危机之中。俄罗斯自此幡然醒悟，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叶利钦总统提出将中俄关系定位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的是在加强双边合作的同时，促进两国在改造世界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当前，中俄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

对美国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这与当年中苏战略合作的初衷如出一辙。中俄共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主张，推进上合组织、“金砖+”等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诉求、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建设，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客观上起到了削弱美国霸权地位以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作用。由于中俄有着改造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乃至历史宿命，中俄战略协作必然体现为全面战略协作。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迅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具有了新时代特征，中俄关系步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历史阶段。2023年3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系统地阐释了在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等层面全面深化战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共同任务。这是一份基于中俄关系历史逻辑、并着眼于中俄关系的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中俄关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并引领时代潮流明确了目标与方向，保障了两国携手塑造政治上平等包容、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互利合作、安全互信互助的和平世界、开放世界、合作世界、和谐世界。

## 中俄两国的相处之道

丁晓星\*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有 4300 多公里共同边界，中俄关系的走向对两国国内的发展与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俄作为两个重要的全球性大国，中俄关系对国际格局也有着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俄关系 30 多年始终稳步前行，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 3 月访俄前发表的题为“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sup>①</sup>。

中俄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总结了中俄关系 70 多年风风雨雨而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来之不易。在笔者看来，中俄的相处之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平等互信；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三是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 一、平等互信是中俄关系的坚实基础

回顾中俄关系 70 年历史就可以得出，平等是中俄关系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没有平等，就没有牢靠的基础。1989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强调中苏两国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sup>②</sup>，翻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是盟友关系，但在那时的中苏关系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的歌曲和文学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人。那时两国关系虽然亲密，但由于是建立在“不

---

\* 丁晓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

① 习近平：《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5 页。

平等”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所以中苏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迅速恶化，直到全面对抗。

苏联解体后的 30 年，中俄关系之所以健康持续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根本原因是当前的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所谓的“老大哥”和“小兄弟”之分，因此中俄关系基础牢固，成熟稳定。尽管这 30 年来，西方国家不时发出“中俄蜜月注定是短暂的”、中俄关系“迟早要破裂”等各种议论，但中俄关系始终高水平发展，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在平等的基础上，中俄两国相互尊重。两国一致认为，各国自身历史、文化、国情不同，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双方反对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中国尊重俄罗斯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双方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俄方支持中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支持俄方实现 2030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俄罗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从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在中俄关系 30 多年长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战略引领作用，对推动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十分重要。2013 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的国家就是俄罗斯。2023 年 3 月习近平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后再次将首访国定为俄罗斯，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十年来，习近平主席 9 次访俄，与普京总统进行了 40 次会见，为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定向把舵。

## 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关系的基本准则

2023 年 3 月签署的《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sup>①</sup>。中俄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互为最大邻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中苏对抗的年代，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联将大量的核武器部署在中亚和远东地区。中苏对抗消耗了两国大量资源和精力，边境地区成为对抗的前线，严重制约了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2001 年中俄两国深刻总结了历史教训，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使中俄边界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友好合作的纽带，确保了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对中俄两国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中国来说，稳定了北方，可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对俄方来讲，稳定的中俄关系有利于稳定俄东部战略环境，有利于远东地区的开发，有利于俄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北约的安全威胁。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动荡变革，美国同时加大了对中俄两国的遏制力度，中俄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中俄两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呼吁中俄应该结盟，共同抗美，国际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中俄在结盟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明确的，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调整，普京也明确表示，中俄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sup>①</sup>笔者认为，“结伴不结盟”更有利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首先，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可以确保中国能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被他国的政策所影响和牵制。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sup>②</sup>其次，中俄作为两个大国和邻国，有着不同国家利益和诉求，理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和人與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是同样的道理。再次，“结伴不结盟”也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上得到的相处之道。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是同盟关系，但后来却急剧恶化。还有，如果中俄结盟，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联盟中谁是领导者，谁是被领导者？如果关系中再次出现不平等，两国关系再度破裂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此，“结伴不结盟”是中俄关系的最佳状态，既能保障两国的战略协作，又能确保各自的独立自主，还能使两国都有一定的舒适度。

---

① См. Путин: Мы не создаем с Китаем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юза. 26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ng.ru/news/762945.html>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2 页。



中俄加强战略互信和各领域合作，是两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使然。中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中俄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俄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推动上合组织多年来健康发展的两大重要力量，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成员国协调一致，通过多边合作促进地区发展，保障地区安全。同时，上合组织又是一个开放的新型国际组织，不是封闭、排他性的政治军事集团。当前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上合组织也与联合国、东盟等十多个国际或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上合组织的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那些仍抱着冷战思维、搞阵营对抗的军事联盟。

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同时也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干扰。这些年来，美国一直不希望看到中俄关系平稳发展，担心中俄合作会影响自身霸权，挑拨离间中俄的企图和破坏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对中俄关系的干扰破坏力度明显上升。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为缓解危机外溢、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

但美国等一些国家罔顾客观事实，不断污蔑、抹黑中国，逼迫中国选边站队，要求中国孤立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如果中国不屈从于压力，就把中国推向俄罗斯一边，指责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俄罗斯，试图用美西方已经组建好的“反俄联盟”，同时打压中俄两国，在全球掀起阵营对抗和“新冷战”。事实是，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方，也不是参与者。乌克兰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安全的困境，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升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中国也愿意为乌克兰危机的缓和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中国不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损坏来之不易的中俄关系，中国不赞成单边制裁，中国也不会制裁俄罗斯。目前全球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只有不到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的立场是一样的，都认为这场冲突是美西方和俄罗斯的结构矛盾所致，希望各方通过和平谈判，尽快结束冲突。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不愿意选边站队，也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继续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比如印度，2022 年印度以优惠价格大量进口俄石油，同比增长 22 倍，俄印贸易额同比增长 3 倍多。<sup>①</sup>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俄土之间的经济合作 2022 年大幅度上扬。但美国不顾这些客观事实，只盯住中国说事。在习近平主席访俄前夕，西方一些媒体再次污蔑中国，炒作中俄可能结盟、中国会向俄提供武器等虚假信息。习近平主席成功访俄表明，中俄关系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中俄关系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巩固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不受外部影响”<sup>②</sup>。

### 三、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原则

而对世界变局，中俄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近。但也应看到，中俄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也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俄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立场都一致，必然会有一些分歧和问题。但中俄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增信释疑，解决问题。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最初俄罗斯就有一些疑虑和不解，俄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会加剧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地缘争夺。但经过双方的对话沟通，2015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签署，表明中俄在中亚地区不搞传统的地缘对抗，而是通过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发展。2018 年 5 月，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国也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可以并行不

---

① См.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Индию выросли в 22 раза. 28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ia.ru/20230328/neft-1861151818.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悖。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中俄通过对话协商，避免了地缘竞争和冲突。中俄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中俄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安全与发展观、对全球化的态度、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加强互信，寻求最大公约数，中俄之间的差异没有影响到中俄的战略协作。

中俄两国在经济上有较强的互补性，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2022年中俄贸易额达19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是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俄经济合作互利共赢，造福两国人民。乌克兰危机以来，新的地缘形势使中俄经济合作面临新现实和新机遇。俄罗斯受到了西方“海啸级”的制裁，尤其是俄欧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面临全面破裂的风险。欧洲是俄主要的投资来源、重要的技术伙伴和能源的主要出口市场。在西方全面制裁下，俄罗斯需要重塑经济，经济结构也需要加速转型，产品出口需要快速转向，中国成为俄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签署，明确了中俄经济合作的八大领域，包括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互联互通物流体系，提升金融合作水平、扩大本币结算，巩固全方位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科技合作，深化农业合作等等。<sup>①</sup>在中俄经济合作面临新机遇的大背景下，网络上关于中俄合作的一些不实报道也多了起来，说什么远东只对中国人开放，俄罗斯会全面依赖中国，中国会迅速填补西方公司撤出的空间等等。实践表明，中俄经济合作必须在市场原则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才能稳步推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变局下，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世界动荡不安，大国对抗加剧，单边主义盛行，地区冲突激烈。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人类社会面临要合作还是对抗，要团结还是分裂的重大选择。中俄作为全球性大国和邻国，中俄睦邻友好稳步向前、中俄战略协作持续深化，这本身就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

<sup>①</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22日第3版。

## 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毕洪业\*\*

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的价值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在动力”，这包括高层交往对中俄关系发挥了关键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巩固政治互信，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双方秉持世代友好理念，不断巩固两国传统友谊；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履行大国责任。<sup>①</sup>

### 一、密集的高层交往对中俄关系发挥了关键战略引领作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持续在高水平运行。中俄两国高层对话渠道畅通，为双边合作的深化发挥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作用。自 2013 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其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截至目前，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已经 9 次访俄，加上在国际场合见面，两国元首之间的会晤多达 40 次，仅在 2017 年一年内就有 5 次会晤。“圣安德烈”勋章和“友谊勋章”的赠送，代表了两国人民的崇高敬意，更象征着两个伟大民族的深厚友谊。中俄最高领导人密集沟通、对表，就双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密切交流，就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紧密协作，就欧亚地区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引领中俄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高。在密集的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俄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为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奠定了基础。“两国政治高层之间全面而密切、坦诚而有效的直接交往，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重要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

\*\* 毕洪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① 参见习近平：“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引领和铺垫”<sup>①</sup>。

在中俄两国元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全领域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除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外，中俄建立了总理、议长、外长、党际之间等多层次定期会晤机制，以及战略安全磋商、两办主任磋商、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等，几十个合作分委员会或工作组不断取得新成果，合作内涵日益丰富。自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建立以来，5个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高效运行，推进两国在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俄“政府间互访被证明是既有效又有保障的国家间互动措施”<sup>②</sup>。两国高层和具体部门曾通过有效政策沟通协调，共同研究提出扩大投资合作的政策举措，快速促进双边贸易走出了2015—2016年的低迷状态。两国在2017年的总理会晤中共同拟定了数十项合作项目和任务，就相关领域的贸易与产业合作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增强两国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中俄元首、政府首脑及各层次的会晤和会议的一项重大核心议题，这也是中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sup>③</sup>两国议会交流机制化的实现有利于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拓展了中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定期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就两党自身建设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对完善各自国家治理、增强双边战略互信、加深两国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俄两国地方合作的平台与机制不断创新。“长江-伏尔加河”、“东北-远东”两大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建立，对于推进中俄毗邻及非毗邻地区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借“一带一路”的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俄（贸易）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东方经济论坛等平台都为扩大地方和企业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二、高度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较好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① 冯绍雷：“中俄关系70年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第5页。

② L. Zakhirova, “Is There a Central Asia? State Visits and an Empirical Delineation of the Region’s Boundaries”,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2012, Vol.42, No.1, pp.25-50.

③ См. Владимир Нежданов.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бьёт рекорды. 4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eurasia.expert/torgovlya-rossii-i-kitaya-bet-rekordy/>

时，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的建设得到了大大加强，国家自主性得到了坚定维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sup>①</sup>。中国政治发展正进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国家制度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不断改革，治理不断完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sup>②</sup>相应地，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明显加强了国家建构，中央权威得到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垂直权力架构得以确立和巩固，政令更加统一、高效。从主权民主到普京主义、长久国家，俄罗斯式的温和保守主义模式成为现代俄罗斯的主要特征。在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变迁中，各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派力量的崛起是俄罗斯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明显反映。至此，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之后，已经走出了各自历史的惯性，摸索出了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中俄经过艰难的实践和反思，形成了基于主权、抵制霸权、适应国情的内外治理原则，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深刻自我改革。而中俄的历史性选择没有受制于西方“民主-专制”两分法式的排他性意识形态，而是尝试把市场、民主等价值结合于本国实践。由此，确保谨慎、稳健的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并持续深化中俄关系是自然的选择。

中俄的政治互信还建立在对国际秩序看法的相同或相近之上。中国在冷战后期开启的历史性的改革开放，逐步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极大地扩展了国际秩序的覆盖面积，事实上促成了国际秩序的全球化。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接受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已经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绝不是颠覆者。而俄罗斯也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被迫进行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②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了艰难的转型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正式和全面地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国际秩序”。中俄双方都认为，联合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核心，各国交往中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sup>①</sup>中俄关系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多次就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认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俄罗斯在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加强协调，以确保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sup>②</sup>中俄在政治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核心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相互尊重和支持；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一直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双方共同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 三、经济互补性是中俄关系的重要源动力

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和在某些方面仍然发达的科技基础等，而中国有最大的市场、全面发展的科技、优势产业和投资能力，两国之间的合作潜力和前景较为可观。

进入 2018 年，两国贸易快速增长，到 2022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1900 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从中国进口的速度，对华贸易连续保持顺差。中俄两国能源战略具有很高的契合度，有着一系列共同、长远的利益。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中，不仅是能源和木材，高技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了明显改善，其中机电产品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

---

① 参见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21-55 页。

② См.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是两国贸易互补的新态势。随着两国都进入发展新时期，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农业、旅游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为两国贸易结构优化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工业机器人、工业设备、发电机等领域的技术有很大兴趣，这一领域的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sup>①</sup>

中俄双方尊重各自国家复兴的需要，并根据这些需要将对方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中俄建立的持久的宏观经济关系，有助于两个大国更好地应对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sup>②</sup>对俄罗斯而言，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和战略困境，特别是实现远东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发起的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互补性。普京高度评价中俄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要推动落实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俄罗斯通过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发展了工业的优先行业，积极参与了全球劳动分工。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及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sup>③</sup>

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之路，既是中俄政治、战略互信不断加深的缩影和成果，也是两国从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的现实选择，体现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及深化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国的能源合作由一般油气贸易发展到勘探、开发及油气管道建设、再到油气产品精炼的全方位合作，使中俄能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相应地，中俄高层对经贸合作的战略引领突出体现在重大项目上，有力带动了双边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除在能源开发和管线建设上密切合作外，还在核能、基础设施建设、太空项目开发以及北极航道开发等方面都正在积极推进。所以，中俄关系在各领域都继续得到深化，这不仅仅是应对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与中国新发展理念相互契合。自 2008 年全球金融

---

① Никонов В. Экспорт-импорт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018 году. 24 апреля 2018 г. <http://informus.ru/raznoe/releases/34845-eksport-import-kitaya-i-rossii-v-2018-godu/>

② Сухов В. Взаимны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на учете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20 июля 2018 г. <http://moneymakerfactory.ru/biznes-plan/tovarooborot-rossii-i-kitaya/>

③ Пташкина Е. С., Жорняк Я. С., Борисов Г. Г.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развит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8. №.4. С.34-39.



危机以来，尽管受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制裁的影响，俄罗斯依然一直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能源原材料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随着欧洲对俄罗斯能源需求的下降，普京就明确指出俄罗斯的能源经济模式潜能已经耗尽，希望转向东方，利用远东、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多种多样的资源提升本国的制造能力。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经济变得更加平衡，为俄罗斯应对危机提供了借鉴。<sup>①</sup>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sup>②</sup>。在这种背景下，中俄不仅在能源领域，而且在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制造业、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利于推动俄罗斯经济转型和出口多样化战略。正如我国学者冯绍雷所指出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转向东方、深化与中国合作，是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的。但那已经是2010、2011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俄联手、俄罗斯转向东方，仅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中俄联手更多源于两国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互相支持、互相依傍的深层需求”<sup>③</sup>。

#### 四、丰富的人文交流为中俄关系打下深厚社会根基

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在各个层面都结出了硕果，越来越相通相亲的民心民意中俄关系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根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俄中友协更经历了65年的历史。两国元首都高度评价了中俄民间交往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巩固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作出的贡献。俄罗斯最新民

① Дембинская Н. Депрессия великих. Как Россия встретит новы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кризис. 4 марта 2018 г. <https://ria.ru/economy/20180304/1515675686.html>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③ “冯绍雷：中俄合作有巨大空间，也有艰难过程”，2016年6月28日，[https://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16\\_06\\_28\\_365656\\_1.shtml](https://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16_06_28_365656_1.shtml)

调查显示,中国在俄民众心中甚至超过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头号朋友。近年来,中俄相继联合举办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等主题年活动。其中,2014、2015年举办的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开展了300多项活动,2016、2017年是中俄媒体交流年,举办了260余项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深化两国地方合作,2018年和2019年分别在中俄举办了地方合作交流年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中俄地方合作园(青岛)启动,并与俄中地方合作园(莫斯科)分别签订谅解备忘录,两者将形成联动,促进两国企业互相投资发展。中俄两国教育领域合作也取得新进展。2016年,中俄合作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设立;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与莫斯科航空学院签署了中俄联合航空学院的合作协议。中俄联合成立的同类大学联盟有11个,还有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大学联盟、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高校联盟两个区域性大学联盟。在教育合作方面,有150所俄罗斯高校与约600所中国高校建立了伙伴关系,签署了950项合作协议;在俄罗斯共设有19所孔子学院、5个孔子课堂,俄罗斯共有230所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学生达2.6万人,汉语进入俄罗斯中等普通教育结业性考核体系,并作为第五外语进入国家统一考试。相应地,俄罗斯在中国设立的俄罗斯文化中心有35个,中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校有153所,开设公共俄语教学的高校约150所。<sup>①</sup>两国人员往来年均达300多万人次,留学人员和短期培训交流人数共有10万人。同时,中国已跃升为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俄罗斯已逐渐成为许多中国年轻游客出游的热门国家。此外,近30对友好省州、100多对友好城市的形成,医科大学联盟、青年企业家俱乐部的成立,青年议员、学生的互访,以及艺术周、电影周等一系列举措与活动,增进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兴趣。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中俄界面对双方交流交往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对两国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有着极高的期许,这是中俄关系持续深化的社会基础。

---

<sup>①</sup> 姜晓燕:“中俄教育合作现状与愿景”,《光明日报》,2019年6月13日第14版。

## 理解中俄关系“世界意义”的五个维度\*

赵 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两国关系的影响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中俄之间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伙伴关系认知，内生动力引领之下坚实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合作，以及高层紧密互动下的互信构建，这些都为当代国际政治提供着重要启示”<sup>①</sup>。具体来看，中俄关系的“世界意义”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治理和理论五个不同的维度加以理解。

### 一、政治维度：发出“中俄强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自 2013 年以来，中俄两国在谋划双边关系发展目标和愿景的同时，先后发表了 22 份联合声明和公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除外），从全局性和指向性的双重向度，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发声。

#### （一）具有较强的全局性特征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多边事务的关键力量，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在元首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和各级别交往合作的框架内，两国陆续于 2008 年发布《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1 年发布《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7 年发布《关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科技竞争的全球图景和中国‘创新伙伴关系’的推进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FRXG8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FXZ003）的阶段性成果。

\*\* 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 冯绍雷：“中俄关系 70 年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2019 年第 8 期，第 4 页。

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21 年发布《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2022 年发布《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等多份文件。上述文件涉及两国对于全球大势、时代主题、国际体系转型和秩序变革、全球治理议程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看法，也成为双方协调有关国际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和治理观上的认知差异，寻求理念和利益契合点的有效方式，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俄推动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合作共赢的期待。

## （二）具有明确的议题指向性

除了就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形成战略共识之外，中俄还针对特定时期的尖锐挑战提出应对思路和解决方案。例如，针对甚嚣尘上的“历史修正主义”，特别是部分国家否认历史、篡改二战胜利成果等行径，两国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联合声明》，重申在集体协商、尊重文明和文化多样性原则上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全面增强联合国权威和地位。<sup>①</sup>针对个别国家破坏军控和防扩散体系，谋求军事领域绝对战略优势的尝试，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强调维持良好大国关系对解决全球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维护军控和防扩散领域国际机制体系的举措。<sup>②</sup>针对国际博弈中“法律战”更趋激烈，特别是部分国家滥用国际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扩权、越权和滥权做法，两国发表《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强调维护国际法权威的重要性，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和与国际法不符的单边强制措施，以及滥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sup>③</sup>针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和部分国家对信息技术的滥用，两国发表《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呼吁尊重网络空间的主权原则，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信息网

---

① 参见《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505/t20150526\\_794757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505/t20150526_7947579.shtml)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2 版。

络空间新秩序提供思路。<sup>①</sup>针对美国退出《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武器国家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应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彼此关切，……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sup>②</sup>。与传统大国关系中聚焦双边议题的特点不同，中俄通过凝聚共识、共同发声，展现协力维护世界秩序、国际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责任担当。

## 二、安全维度：深化“中俄观念”，破除冷战思维禁锢

在国际合作的安全泛化和意识形态化背景下，各国缺乏在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全球安全困境问题上的共识。经典同盟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得到强化，以二元对立的“敌我思维”<sup>③</sup>为指导的“同盟安全”得到推崇，更强调功能与目标的契合，在组织形式上更加灵活。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把俄罗斯从“战略伙伴”修改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2023年4月，芬兰被正式接纳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成为打造“去俄罗斯化”欧洲安全框架的关键步骤。同时，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加紧拉拢亚太国家，借军事同盟极力拼凑“亚太版北约”。<sup>④</sup>无论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还是以“全球合作伙伴”为名邀请日、韩、澳、新参与北约对话，都表明了“同盟安全”理念得到西方多国认同，冷战式的遏制与围堵行动频现。

与此相反，中俄在开展各层级、多领域安全合作，提升两军协同能力和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从未将“同盟安全”这样具有冷战色彩的模式作

---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6日第3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第3版。

③ Jeffrey A. Bader, “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are-we-in-search-of-enemies>

④ Se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lity Check: Falsehoods in US Perceptions of China”, June 19, 2022, [https://www.mfa.gov.cn/eng/wjbxw/202206/t20220619\\_10706059.html](https://www.mfa.gov.cn/eng/wjbxw/202206/t20220619_10706059.html)

为选项，而是强调“推动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普遍平等、不可分割的新安全观”，明确“不能以牺牲部分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维护另一部分国家的安全”，倡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sup>①</sup>

相较于通过强化与扩张同盟体系追求独享安全和通过前沿力量部署制造对抗安全格局而言，中俄更为强调以平等、包容原则为核心的“集体安全”理念，倡导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推动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反对单一国家垄断安全事务或侵害他国权益。倡导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以集团政治或阵营对抗为模板，构筑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在实践中，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九条的规定，<sup>②</sup>两国于 2005 年启动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两军也于同年首次组织“和平使命”联合演习。通过常态化的安全磋商和联合行动能力建设，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2022 年，中国首次提出包括“六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sup>③</sup>。2023 年 3 月，中俄确认将“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力量”<sup>④</sup>。中俄安全合作实践为安全形式与路径的再探索、安全标准与内涵的再审视、安全观念的再塑造提供了有益思路，也成为各国摒弃“非友即敌”的简单二元对立，弥补和平赤字和破解安全困境的重要参考。

### 三、经济维度：拓展“中俄红利”，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

中俄两国互为各自的最大邻国，同为亚欧地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

③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贸结构高度互补。从量级角度看，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80 亿美元提升到 2022 年的 1902 亿美元，且有可能在 2023 年提前迈过 2000 亿美元的门槛，中国连续 13 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截至 2022 年底，人民币在俄罗斯进口结算中的份额已跃升至 23%，在出口结算中的份额则升至 16%。<sup>①</sup>从结构来看，两国务实合作从单纯贸易拓展到联合研发、联合生产、发展战略对接，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农业、旅游业、服务贸易日益成为与传统战略性大项目并驾齐驱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同时，中俄能源合作的互补性凸显。2021 年，中国自俄进口能源产品 3342.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4%，占当年中国自俄进口总值的 65.3%。俄罗斯稳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保持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地位。<sup>②</sup>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等重大项目顺利投产。中俄元首签署的《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明确未来合作的 8 个重点方向，<sup>③</sup>把提质增效作为新时期务实合作的优先任务，扩大合作能级和辐射效应。

在中俄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的同时，双方在推动亚欧地区合作方面也实现倡议对接和议程融通。2015 年，中俄元首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7 年，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2018 年，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显示两国通过互利合作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以及探讨全面、高水平、未来面向其他经济体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的共同意愿。在中俄合作的驱动下，以亚欧国家为主的上合组织经贸合作蓬勃发展，成员国占全球贸易总值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5.4% 增长至 2020 年的 17.5%。<sup>④</sup>2021 年，

<sup>①</sup> См. Доля юаня в расчетах по экспорту из России в 2022 году подскочила с 0,5% до 16%. 9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890332>

<sup>②</sup> 参见“中国连续 12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俄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

<sup>③</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sup>④</sup> “Report: SCO ties play key role in boosting trade, cooperation”, *China Daily*, March 2, 2022,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203/02/WS621ec603a310cdd39bc89b34.html>

成员国 GDP 总量达到 23.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约 24%，<sup>①</sup>维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成为重要合作议题。此外，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通车，中国上合示范区首条海运航线“中俄快线”首航等互联互通成果，也促进亚欧各国探索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释放区域合作潜力的路径。例如，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合作文件顺利签署，项目有望在可行性研究工作完成后启动。中俄之间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带来的红利外溢，对构筑互补性区域发展格局形成辐射效应，成为打造多要素、高质量的亚欧经贸空间的基础。

#### 四、治理维度：通过“中俄引领”，为多边主义提供动能

在中俄共同的引领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俄印、中俄蒙合作等机制应运而生。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共同参与的多边框架下有效协调，对中俄深化战略协作形成促进作用，构成了从“双边-多边-双边”的正向循环结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进程。

##### （一）助力现行国际体系通过“压力测试”

随着大国竞争、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抬头，有关联合国“无用论”、国际法“失灵论”和多边主义“过时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对于作为战后国际体系核心支柱之一的联合国如何进行功能优化，在维持代表性的同时如何提升决策效率，特别是对安理会进行扩员、限权等的改革诉求表达得更为直接。部分国家甚至产生了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冲动。面对世界可能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重回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以及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中俄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大、人权理事会等层面的沟通协作，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发挥“建设性协同”作用，防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

---

<sup>①</sup> “SCO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potlight amid global challenges”, *Global Times*, September 14,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9/1275244.shtml>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陷入“破坏性重构”进程。中俄战略共识也有助于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特别是在动荡的变局中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 （二）推动“非西方世界”的制度性尝试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作为上合组织的前身，诞生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之中。1996—1997年，上述五国元首先后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成为亚太地区首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在此过程中，中俄两国在边界互信问题上的成功经验，成为其他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参考。目前，作为冷战后“非西方世界”的重要制度性尝试，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边境安全互信机制演变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多元化互动平台，成为欧亚大陆最具综合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在上合组织发展迈入第三个十年之际，其主体代表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同意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批准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决议。上合组织对地区国家产生“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对“上海精神”的高度认同和有效践行，其实质是“通过对话保障和平，建立合作以促进发展，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对外开放，摒弃冷战思维，适应时代要求”<sup>①</sup>。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 （三）探索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

中俄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与核心主体，共同推进金砖合作的机制化、系统化、实心化，并通过“金砖+”平台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21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25.24%，贸易总额占世界的17.9%，<sup>②</sup>

<sup>①</sup> “《环球时报》专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合20年，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环球时报》，2021年6月16日第5版。

<sup>②</sup> “金砖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9月，[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g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jzgj\\_674283/gk\\_674285/](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g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jzgj_674283/gk_674285/)

其中，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854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4%。<sup>①</sup>2022 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额超过 5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9%。<sup>②</sup>作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新开发银行成立 7 年多来已批准 99 个贷款项目，总额超过 340 亿美元，<sup>③</sup>不但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成为新型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的发展样板。在中俄共同引领下，金砖国家机制从最初的经济合作概念逐步拓展至政治安全、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各国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共识之上，就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领域展开多边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的吸引力得到显著提升。目前，阿尔及利亚、伊朗和阿根廷已正式向金砖国家提交了加入申请，还有 12 个国家有意向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在中俄共同引领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形成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互动规范、基于“非同盟政治”的治理路径、以非西方标准和理念推动的合作模式，对于构建不同文明归属、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五、理论维度：基于“中俄范式”丰富新型大国关系内涵

大国间互动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也是决定时代主题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然而，少数国家利用政治话语权和国际叙事能力，制造“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诸多概念，推销“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等零和逻辑，为其维系霸权的政策和行动进行理论背书。与此同时，针对中俄关系的污名化、离间计和阴谋论，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选项。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俄不但肩负着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责任，也需要为探索国与国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作出贡献。有学者指出，

---

① See “What BRICS cooperation means for world”, June 22, 2022, <http://english.news.cn/20220622/c8072ec14f154b3192e6a1ccaecbe207/c.html>

② 参见“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3 年 2 月 9 日，<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30209.shtml>

③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中方欢迎罗塞夫担任新开发银行行长”，新华网，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3/30/c\\_112948052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3-03/30/c_1129480520.htm)

中俄在全球化时代塑造新型国家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没有任何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是立足于国际政治、双边关系和国家发展的现实的。<sup>①</sup>自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根据外部形势发展、国家利益需要和国际社会期待，不断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和定位进行完善。2001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明确“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目标；2019年，提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经过多年的相互调试，中俄确立了“互帮互助、睦邻友好；相互支持、战略协作；互谅互让、合作共赢；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等一系列重要原则，探索出“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俄树立起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sup>②</sup>。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传统的责任约束、利益交换和主从关系，中俄无需捏造“假想敌”或划定势力范围，无需超越各自战略意志和能力边界，实现了“志同道合”与“守望相助”的兼顾，做到了国家利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平衡，为丰富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内涵提供新范式。

---

**【Abstract】** On March 21, 2023, presidents of China and Russia signed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which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key areas and common tasks i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a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Based on historical logic, re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is statement clarifies goals and directions for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

① 唐贤兴：“塑造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页。

② Си Цзиньпин. Упорно 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ед, к новым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дружб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 марта 2023 г. №.57.

leading the trend. The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for Russian Studies* specially organized these articles to discuss in-depth historical logic, ways of getting alo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anks to the summariz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y heads of both countrie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has entered a stage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Based on principles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oth countries have found ways such as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non-alignment, non-confrontation, and no targeting of third parti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t provides a demonstration of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s a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with endogenous motivation, guided by high-level exchanges. It ensures stability and long-term progress through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oost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deepens social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friendship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Currently global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nd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turmoil and changes. The impact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goes beyond bilateral scope and is crucial to the world structure and future of mankind as well. China and Russia are global powers and neighbors. These two countries’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 steady progress,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are in themselve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ve glob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safeguarding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politics, breaking shackles of the Cold War mental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 providing momentum for multilateralism in governance, and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ly.

**【 Key Words 】** Sino-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21 марта 2023 г.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ступающих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 котором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азъяснены ключе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общие задач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углубл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глобально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и будущем развит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кумент проясняет цели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и быстр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определяет врем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едакция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 подготовила данную статью-беседу с целью углублённо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путей налаж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эндогенной мотивации и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обобщен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уроков лидерам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дружбы», «равенства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такие способы налаж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как «равенство и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отказ о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нацеливания на третьи стороны», «поиск точек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нов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с эндогенной мотивацией, использующие обмены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в качеств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путём взаим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оверия, содействующ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и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ью и углубляющие социальную основу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обмено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евиданные столетиям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мир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ускоряются, мир вступил в новый период потрясений и перемен, влия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ыходит за рамк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мир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будущ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являются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соседям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 и дружба двух стран, неуклон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и постоянное углубл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ами по себ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мира и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меют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чест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 политике, разрыва оков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дания импульс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и обогаще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ов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деи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о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2020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亚历山大·波戈尔列茨基\*\*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描述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动荡不安、充满极端不确定性因素和多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文章指出，在去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性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认为，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贸易、外汇、技术和能源等众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 全球动荡 对俄经济制裁 慢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74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053(20)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局势表现出全球动荡时期的特征，<sup>①</sup>面临极端不确定性<sup>②</sup>和日益增长的多层面的乃至全面的危机——所谓的“多重危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

\*\* 亚历山大·波戈尔列茨基（А. И. Погорлецкий），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① 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其著作中首次将全球动荡（global turbulence）这一术语用于描述政治进程。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后，该术语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使用，以描述世界市场和国民经济日益动荡的特点。参见 J.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前夕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中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概念，这一概念不能简化为风险概率，也无法计算。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也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结果不可预测的情况。参见 F.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1.

机”<sup>①</sup>。在这些负面因素和进程的影响下，各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互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而国际经济关系也在日益去全球化和碎片化趋势的背景下经历着一个重组的阶段。因此，关于在 2020 年代经济和地缘政治冲击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如何建立经济互动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本文旨在阐述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特征和合作前景。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结构如下：第一，总结 2020 年代多重危机对俄罗斯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第二，明确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前条件下进行贸易合作的问题和机遇；第三，阐明卢布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以及黄金外汇储备中的新作用；第四，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技术和能源战争期间可能存在的合作领域。

2020 年代初的政治事件呈现出显著的“动态化”特点，其后果不仅在中长期难以预测，即使在短期内也难以预料。但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以“全球动荡”和“极端不确定性”概念为基础提出的理论假设，可以适用于国家层面和贸易关系领域类似现象的研究。

## 一、2020 年代全球动荡时期的俄罗斯和中国： 多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21 世纪 20 年代初，世界经济体系遭遇了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完美风暴”，其中包括：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受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防疫政策的影响，业已形成的全球生产体系和商品供应链遭到破坏；全球通胀高企；各国政府为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影响而采取的反危机措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全球公共债务增长。我们将从经济领域双边关系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的角度，来评估这些因素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以及两国国民经济如何抵御 21 世纪第

---

<sup>①</sup> “多重危机”是指在熟知的传统风险和发展挑战（例如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贸易战、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全新风险和挑战（无法承受的国家债务、经济增长缓慢、去全球化趋势等等）基础上各种危机浪潮（能源、金融、经济、地缘政治等）的多重组合。在 2023 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多重危机”首次作为术语使用。参见“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3”，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2023,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23.pdf](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23.pdf)



三个十年的全球动荡和这一时期正在爆发的多重危机。

### （一）经济增长及其加速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就全球范围和某些国家经济 GDP 增长态势而言，世界经济现状呈现出“慢全球化”<sup>①</sup>的特征，即总体发展速度和整个全球化进程均在放缓。1999—2008 年和 2010—2012 年间国民经济增长率较高的俄罗斯也在上述趋势之中。中国同样如此，中国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见图 1）。



图 1 1998—2023 年俄罗斯和中国的 GDP 增长走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的数据自制。<sup>②</sup>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2022—2023 年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对抗背景下来自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制裁浪潮，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因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能源商品（石油、天然气、煤炭）、其他一些原材料和半成品（金属、木材、纸浆等）的出口均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至于

① “慢全球化”这一术语于 2015 年由荷兰苏里南裔预测学家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 Bakas）提出。巴卡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了世界发展进程放缓的趋势。这个术语后来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推广。参见 A. Bakas, *Capitalism & Slowbalization.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the crowd in the 21st century*, Dexter, 2016; “Slowbalisation: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merce”, *The Economist*, January 26 – February 1,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19-01-26>

②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russia/gdp-growth-annual>

中国,受到新一轮冠状病毒以及俄乌冲突所导致的世界经济体系总体不稳定性加剧的影响,2021 年复苏增长的态势又在随后的 2022 年放缓。根据 2023 年 3 月初的评估,中国经济增长率目前仍未达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sup>①</sup>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慢全球化”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过程是在全球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长期预测的难度,价格波动刺激了通货膨胀,而不断增长的国防开支使本已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公共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无疑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 GDP 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此,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在预测中调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发展的增速)。<sup>②</sup>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都以出口为导向,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和技术。因此,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多次制裁的情况下,<sup>③</sup>西方国家也在试图对中国实施制裁。<sup>④</sup>中俄两国在发展战略中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扩大各方面的双边经济联系。

---

① В Китае заявили о замедлении темпов роста ВВП из-за Украины. 5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23/03/05/965297-kitae-zayavili?from=newsline>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23 年 1 月的预测中指出,全球 GDP 增长率将从 2022 年的 3.4% 下降到 2023 年的 2.9%,在 2024 年达到 3.1%(参见“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 Januar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 2018 年,世界 GDP 的增长率为 3.5%。根据世界银行 2023 年 1 月的预测,全球 GDP 的实际增长率将在 2023 年放缓至 1.7%,2024 年达到 2.7%,这将是近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次于 2009 年和 2020 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的指标。参见“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3, Washington,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254aba87-dfeb-5b5c-b00a-727d04ade275/content>

③ 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针对俄罗斯实施了 14022 项制裁(居世界第一位,伊朗以 4191 项制裁明显退居第二位)。参见 В ЕС раскрыли детали 10-го пакета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25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25/02/2023/63f9d0fd9a794746b1d2a5b2?from=newsfeed>

④ K. Rapoza, “One Year After Russia Mega Sanctions, Senate Asks ‘Can We Do Same to China?’” *Forbes*, March 5, 2023,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23/03/05/one-year-after-russia-mega-sanctions-senate-asks-can-we-do-same-to-china/?sh=7e1c4fa83469>; США ввели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з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Ираном// Ведомости. 9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23/03/09/965866-ssha-vveli-sanktsii?from=newsline>; Байден готов подписать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запрете приложения TikTok//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8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ng.ru/news/761520.html>

## （二）全球生产体系和商品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遭到破坏

全球生产体系和商品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遭到破坏已成为影响国际生产合作和贸易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sup>①</sup>为应对这些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在疫情期间考虑到自身经济安全利益，希望在国内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本土化，而放弃之前普遍存在的通过利用国家竞争优势和规模效应进行国际分工、公司间合作和公司内部一体化的方式。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2 年，美国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sup>②</sup>通过税收减免和补贴支持在美国本土的技术和生产的投资，同时限制外国公司获得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市场运营的机会。商业领域的此类战略决策和已经通过的限制性政府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中国制造商、供应商和投资者的全球地位（就俄罗斯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应对西方对俄罗斯联邦的各种制裁）。

此外，相较亚洲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而言，中国的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较大，<sup>③</sup>这使得中国作为以前公认的世界工厂地位很容易受到因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搬迁而出现的新竞争对手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跨国公司考虑到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限制和由此导致的一些供应中断，正在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越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和菲律宾，也包括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是墨西哥和巴西。<sup>④</sup>

最初俄罗斯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程度不深，因此受到上述影响较小。但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更好地控制疫情封锁对供应计划造成的影响，俄罗斯公司已将一些生产流程从中国转移到俄罗斯本土。<sup>⑤</sup>同时，在贸易和投资制

① See A. Seric, H. Görg, S. Möhle, M. Windisch, “Managing COVID-19: How the pandemic disrupts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27,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pandemic-disrupts-global-value-chains/>

② *PUBLIC LAW 117-169. – AUG. 16, 2022*,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PLAW-117publ169/pdf/PLAW-117publ169.pdf>

③ 参见经济学家网站 1990—2022 年中国与亚洲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3/02/20/global-firms-are-eyeing-asian-alternatives-to-chinese-manufacturing>

④ Мещерягина О. Прощай, Китай!!! Эксперт. 21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expert.ru/2020/08/21/proschaj-kitaji/>

⑤ Ховрачёва П. Перенос швей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22 июня 2019 г. <https://procapitalist.ru/proizvodstvo/perenos-shvejnogo-proizvodstva-iz-kitaya-v-rossiyu>

裁限制的背景下，<sup>①</sup>西方公司大规模撤出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必须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以建立不受西方国家制裁影响的新的生产系统和物流供应链。

### （三）全球通胀高企

为迅速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初始阶段的负面影响，2020—2021 年，世界经济体大力采取货币与财政刺激的反危机措施，此后的全球通货膨胀时期，或称为后新冠时代发展新阶段——全球通货再膨胀时期<sup>②</sup>——已成为世界经济议程中特别令人头疼的问题。被称为“直升机撒钱”的分配政策以及对企业和公民给予的针对冠状病毒危机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其后果都是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也导致了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价格上涨。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无论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初还是之后，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滥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与此同时，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全球性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导致俄罗斯从 2020 年起开始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胀率超过了俄罗斯银行设定的指标（4%）。中国目前设法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每年 1%—3%（见图 2）。



图 2 1998—2023 年俄罗斯和中国的通货膨胀走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的数据自制。<sup>③</sup>

①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Over 1000 Companies Have Curtailed Operations in Russia - But Some Remain”, March 11, 2023, <https://som.yale.edu/story/2022/over-1000-companies-have-curtailed-operations-russia-some-remain>

② See F. Budio, G. Lombardo, B. Mojon, “Rees D. Global reflation?” *BIS Bulletin*, No.43, July 15, 2021, <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43.pdf>

③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russia/inflation-cpi>

西方国家于 2022 年底开始限制进口俄罗斯石油的价格后不久，俄罗斯石油供应价格下降，这既有助于中国通胀的放缓，同时也能保证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在下降中保持稳定，因为俄罗斯出口的目标市场从之前的欧盟各国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市场。此外，多重危机还可能导致因全球公共债务不断增加而导致的“通胀税”（инфляционный налог）<sup>①</sup>负担的全球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下跌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言无疑是积极的趋势，减少了世界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也减少了整体的动荡。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使全球通货膨胀的状况难以预料，因此无法做出相关的预测和估计。<sup>②</sup>

#### （四）全球公共债务增长

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而言，全球公共债务增长是疫情暴发和军事对抗时期的典型状况。事实上，因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财政措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表现为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阶段直至今日持续增长的国家支出所导致的全球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sup>③</sup>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只有以往战争和流行病（疫情）结束后的时期（20 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比较典型）。<sup>④</sup>需要指出的是，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了全球债务问题的升级。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全球军费支出的增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问题。

图 3 和图 4 比较了 21 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债务状况。在这方面，中国的指标与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一致：公共债务的绝对值（图 4）和相对值（图 3）都在增长。与此同时，俄罗斯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其债务负担指标是世界上最底的。因此，基于全球动荡和多重危机的考量，中国的债务状

① See A.I. Pogorletskiy, F. Söllner, “Pandemics and Tax Innovatio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tory?” *Journal of tax reform*, 2020, Vol.6, No.3, pp.256-297.

② J. O’Neill, “The Inflation Picture Gets Murkier”,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9,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flation-mixed-picture-with-us-jobs-report-cpi-commodity-prices-other-factors-by-jim-o-neill-2023-03>

③ See Погорлецкий А.И., Покровская Н.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ер фиска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стран G20 в эпоху коронакризиса и в пост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2021, Vol.20, No.1, pp.31-61.

④ A. Abbas, N. Belhocine, A. Elganainy, “Horton M. Historical Patterns of Public Debt –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base”, IMF, May 2011,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seminars/eng/2010/eui/pdf/AB.pdf>

况更加脆弱，这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同时，对俄罗斯来说则恰恰相反，目前在增加国家债务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力，这为两国扩大公共财政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投资彼此的国家 and 公司证券方面。与此同时，“通胀税”问题也与俄罗斯和中国都密切相关，这亦成为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同时间接反映出中俄两国国家金融体系日益动荡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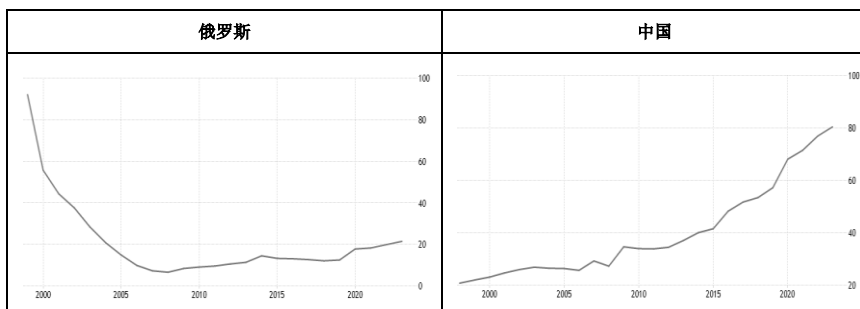


图 3 1999—2022 年国家债务占 GDP 份额的变化走势图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的数据自制。<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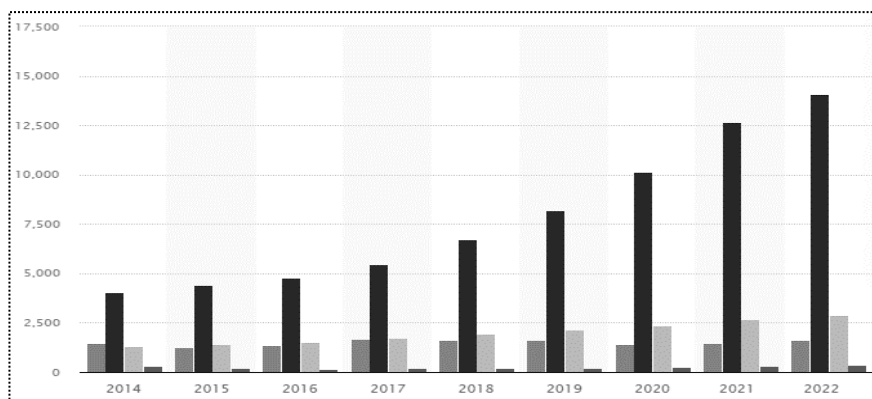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22 年新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 (以十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Gross government debt in emerging economies from 2014 to 2022”<sup>②</sup>。

①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russia/government-debt-to-gdp>;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government-debt-to-gdp>

② 图 4 中柱形从左到右依次代表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034471/gross-government-debt-emerging-economies/>

因此，尽管 2020 年代的全球动荡和多重危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两国来说，这些影响也激发了相互合作的潜力。合作的重要方向是贸易、货币以及包括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其他一些领域。

## 二、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前条件下的贸易互动：问题和前景

表 1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2021 年的数据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商品和服务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行了对比。从上述比较来看，很明显，俄罗斯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能源和其他矿物（占一半多一点），而中国工业品占出口大头（超过 90%）。对两国来说，运输业务在服务出口方面都很重要，各自约占服务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2021 年，两国的主要对外经济合作伙伴之一都是欧盟。同时，对中国而言，与美国的对外贸易关系比俄罗斯更重要。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对外贸易合作伙伴，而且其业务份额稳步增长（图 5 显示了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走势。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2021 年中国在俄罗斯联邦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中占据的地位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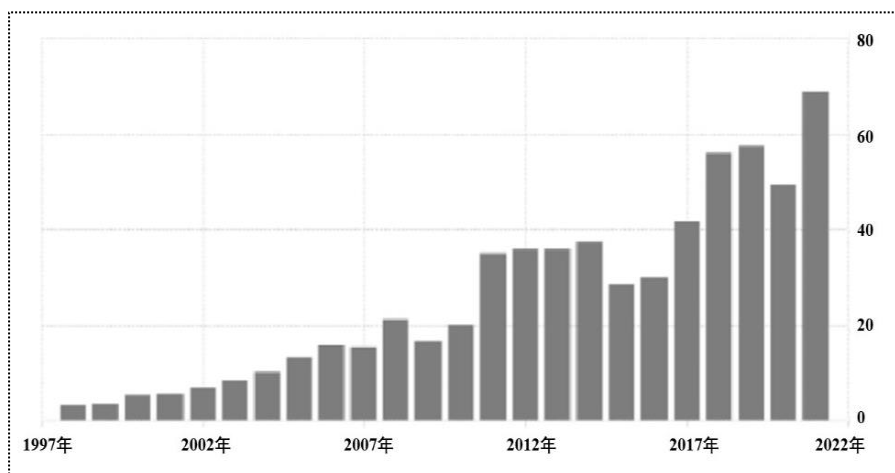


图 5 1998—2021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情况（以十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Trading Economics 网站数据自制。<sup>①</sup>

<sup>①</sup>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russia/exports/china>

表 1 2021 年俄罗斯和中国外贸业务对比

		俄罗斯	中国
<b>商品贸易</b>			
<b>出口</b>	出口额	4938 亿美元	33638 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总额百分比	2.2%	15.1%
	主要出口商品 (占百分比)	能源和其他矿物 (51.5%)、工业品 (21.6%)、农产品 (11%)	工业品 (93.5%)、农产品 (3%)、能源和其他矿物 (2.4%)
	商品出口的主要方向 (购买地)	欧盟 (38.2%)、中国 (14%)、土耳其 (5.4%)、白俄罗斯 (4.7%)、英国 (4.5%)	美国 (17.2%)、欧盟 (15.4%)、中国香港 (10.4%)、日本 (4.9%)、韩国 (4.4%)
<b>进口</b>	进口额	3040 亿美元	26886 亿美元
	占全球进口总额百分比	1.4%	11.9%
	主要进口商品 (占百分比)	工业品 (76.5%)、农产品 (12.5%)、能源和其他矿物 (3.5%)	工业品 (63.7%)、能源和其他矿物 (25.7%)、农产品 (10.5%)
	商品进口的主要方向 (供应地)	欧盟 (32%)、中国 (24.8%)、美国 (5.9%)、白俄罗斯 (5.3%)、韩国 (4.4%)	欧盟 (11.5%)、中国台湾 (9.3%)、韩国 (8%)、日本 (7.7%)、美国 (6.7%)
<b>服务贸易</b>			
<b>出口</b>	出口额	557 亿美元	3906 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0.9%	6.5%
	主要出口服务 (占百分比)	运输 (34.1%)、旅游 (7.2%)、其他商业服务 (54.4%)	运输 (32.6%)、旅游 (3%)、其他商业服务 (39.9%)
	服务出口的主要方向 (购买地)	欧盟 (35.9%)、美国 (6.5%)、中国 (6.2%)、瑞士 (6.1%)、哈萨克斯坦 (3.7%)	中国香港 (28.8%)、欧盟 (17%)、美国 (15%)、新加坡 (5.5%)、日本 (5.5%)
<b>进口</b>	进口额	747 亿美元	4381 亿美元
	占全球进口总额的百分比	1.4%	7.9%
	主要进口服务 (占百分比)	运输 (21.1%) 旅游 (15.2%) 其他商业服务 (60%)	运输 (33.8%) 旅游 (25.3%) 其他商业服务 (39.9%)
	服务进口的主要方向 (供应地)	欧盟 (47.5%)、土耳其 (7.7%)、美国 (4%)、中国 (3.7%)、瑞士 (3.3%)	中国香港 (19.6%)、美国 (19.3%)、欧盟 (16.9%)、日本 (6.6%)、加拿大 (5.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 2022 年贸易概况自制。<sup>①</sup>

① “Trade Profiles 2022”, WTO, Geneva, 2022,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2\\_e.pdf](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2_e.pdf)



表 2 按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划分的 2020—2021 年俄罗斯联邦外贸状况  
(以百万美元计)

主要国家、国家集团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增长率 (%)
	贸易额 / 出口 / 进口 / 贸易份额 (%)	贸易额 / 出口 / 进口 / 贸易份额 (%)	贸易额 / 出口 / 进口
全球	568773.3 / 337105.4 / 231668.0 / 100.0	785000.4 / 491580.3 / 293420.1 / 100.0	138.0 / 145.8 / 126.7
欧盟	192374.4 / 113723.8 / 78650.6 / 33.8	282047.4 / 188114.6 / 93932.8 / 35.9	146.6 / 165.4 / 119.4
德国	42002.7 / 18618.9 / 23383.8 / 7.4	56996.0 / 29647.4 / 27348.6 / 7.3	135.7 / 159.2 / 117.0
意大利	20267.2 / 10071.3 / 10195.9 / 3.6	31354.9 / 19322.0 / 12032.9 / 4.0	154.7 / 191.9 / 118.0
荷兰	28567.5 / 24819.4 / 3748.1 / 5.0	46439.5 / 42155.4 / 4284.1 / 5.9	162.6 / 169.8 / 114.3
法国	12757.6 / 4676.0 / 8081.6 / 2.2	22044.1 / 9839.1 / 12205.0 / 2.8	172.8 / 210.4 / 151.0
亚太经合组织	192179.4 / 93977.3 / 98202.1 / 33.8	261450.7 / 130305.9 / 131144.8 / 33.3	136.0 / 138.7 / 133.5
中国	<b>104059.8 / 49146.3 / 54913.4 / 18.3</b>	<b>140704.5 / 68028.9 / 72675.6 / 17.9</b>	<b>135.2 / 138.4 / 132.3</b>
韩国	19627.5 / 12468.1 / 7159.4 / 3.5	29882.3 / 16896.8 / 12985.5 / 3.8	152.2 / 135.5 / 181.4
美国	23873.5 / 10838.6 / 13034.9 / 4.2	34414.6 / 17537.8 / 16876.8 / 4.4	144.2 / 161.8 / 129.5
日本	16165.5 / 9053.9 / 7111.6 / 2.8	19874.1 / 10747.6 / 9126.5 / 2.5	122.9 / 118.7 / 128.3
独联体	73584.8 / 48592.4 / 24992.4 / 12.9	95922.0 / 64578.7 / 31343.4 / 12.2	130.4 / 132.9 / 125.4
欧亚经济联盟	51694.7 / 33148.6 / 18546.1 / 9.1	69137.9 / 45326.4 / 23811.6 / 8.8	133.7 / 136.7 / 128.4
白俄罗斯	28584.5 / 15979.8 / 12604.7 / 5.0	38426.9 / 22802.0 / 15624.9 / 4.9	134.4 / 142.7 / 124.0
哈萨克斯坦	19106.3 / 14051.5 / 5054.8 / 3.4	25621.0 / 18477.7 / 7143.3 / 3.3	134.1 / 131.5 / 141.3
印度	9256.1 / 5798.2 / 3457.9 / 1.6	13556.0 / 9128.7 / 4427.3 / 1.7	146.5 / 157.4 / 128.0
英国	26518.4 / 23158.1 / 3360.4 / 4.7	26732.5 / 22266.1 / 4466.5 / 3.4	100.8 / 96.1 / 132.9
土耳其	21040.7 / 15929.1 / 5111.6 / 3.7	33024.8 / 26511.6 / 6513.2 / 4.2	157.0 / 166.4 / 127.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数据自制。<sup>①</sup>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俄中外贸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局势下俄罗斯因无法进口西方国家生产的设备、电子元器件和相关生产技术，准备购买大量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高科技工业产品），而这些产品也受到限制，使中国制造商和供应商同样面临着美国和欧盟国家对其实施一级和二级制裁的风险。与此同时，在一些国民经济领域主要的西方跨国公司撤出俄罗斯之后，许多中国工业品制造商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 <https://customs.gov.ru>

在俄罗斯市场上拥有了新的竞争优势。例如，在俄罗斯新车市场，中国品牌占据了西方畅销品牌因撤离俄罗斯而失去的市场。一些品牌（吉利、星途）甚至设法在 2022 年整体消费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增加了销售额（见表 3）。客运电梯供应商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些俄罗斯建筑公司开始提供同类产品中的中国品牌（通祐电梯、广东联合通用电梯、江南嘉捷电梯、康力电梯等），用以替代以前流行的奥的斯、通力和迅达电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国制造商已经在考虑利用撤离俄罗斯的西方跨国公司的设施在俄罗斯实现生产本土化（例如，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前马自达生产基地已准备好生产奥莫达跨界车）。<sup>①</sup>俄罗斯汽车制造厂也在更换国内品牌的零部件供应商。例如，在瓦兹“爱国者”（UAZ）汽车上使用了中国生产的 APG 系统，<sup>②</sup>用以取代德国博世公司（Bosch）生产的防抱死刹车系统（ABS）。

表 3 俄罗斯新车市场的畅销品牌

编号	品牌	2022 年		2021 年		份额变化 (%)
		出售的汽车数量 (辆)	所占份额 (%)	出售的汽车数量 (辆)	所占份额 (%)	
1	拉达	174688	27.89	337309	22.25	-48.2
2	起亚	65691	10.49	199001	22.25	-67.0
3	现代	54017	8.63	158705	10.47	-66.0
4	雷诺	40844	6.52	130317	8.60	-68.7
5	奇瑞	39256	6.27	40069	2.64	-2.0
6	哈弗	34128	5.45	36721	2.42	-7.1
7	丰田	28596	4.57	95763	6.32	-70.1
8	吉利	26694	4.26	24616	1.62	8.4
9	斯柯达	20354	3.25	88007	5.81	-76.9
10	大众	19614	3.13	86115	5.68	-77.2
...						
13	星途	12127	1.94	2674	1.73	353.5
在俄销售总计		626281	100.00	1515837	100.00	-58.7

数据来源：Рынок новых легков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в 2022 году: ТОП-25 марок и моделей. 9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www.autostat.ru/press-releases/53553/>

① «Соллерс» начнет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н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на заводе Mazda. Там уже заметили кроссоверы Omoda// Китайские автомобили. 11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китайские-автомобили.рф/2022/11/11/proizvodstvo-omoda/>

② «АвтоВАЗ» и УАЗ вернули в свои автомобили систему ABS// Фонтанка.ру. 13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fontanka.ru/2023/03/13/72128765/>

俄罗斯出口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它在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产品领域的供应方向从西向东进行了彻底调整。<sup>①</sup>在包括禁止经海路向欧盟供应俄罗斯石油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实施和西方国家设置俄罗斯石油价格门槛之后，中国已成为俄罗斯联邦相关出口的最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在欧盟国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于俄罗斯而言的天然气市场优势之后，天然气供应正在成为俄中贸易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服务贸易方面，俄罗斯出口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运输业务和旅游领域（占 2021 年俄罗斯服务出口的 40% 以上），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解决。新建立的货物供应运输和物流渠道代替了之前面向欧盟的渠道，与之前相比可以更多地利用俄罗斯远东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以及加大跨西伯利亚铁路和北海路线的过境交通运输能力。俄罗斯领空不对那些来自不友好国家的航空公司开放，但可以与中国共同使用。因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直飞航线和欧洲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之间在中国机场转机的航线，保证了中国航空公司更具竞争优势。<sup>②</sup>巴黎-北京航线上的中国航空公司在使用俄罗斯领空时空中飞行时间减少了一半（只需 6 小时而不是 12 小时），法航则被剥夺了俄罗斯领空的使用权。<sup>③</sup>在东京（首尔）-北京-伦敦（巴黎）的航线上，即使考虑到在中国的转机，航空乘客的飞行时间也明显减少。此外，节省燃料、劳动力成本和飞机资源储备，为中国公司加强在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地位创造了更多机会。<sup>④</sup>

此外，旅游业也是俄中两国之间具有合作前景的方向。2023 年 2 月初新冠肺炎疫情限制解除之后，来自中国的游客可以再次成为俄罗斯一些地区的有形收入来源，这些地区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区、伊尔库茨克地区、

---

① Савенкова Д., Милькин В. Россия намерена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ефть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аны// Ведомости. 13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3/02/13/962790-rossiya-namerena-postavlyat-neft>

② 美国、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直航和替代航线情况参见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12/siberian-detour-forces-airlines-to-retrace-cold-war-era-routes>

③ J. Bachman, D. Lee, “Pohjanpalo K. Siberian ‘Detour’ Forces Airlines to Retrace Cold War Era Routes”, Bloomberg, March 12,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12/siberian-detour-forces-airlines-to-retrace-cold-war-era-routes>

④ 据俄罗斯联邦交通部的评估数据，不得不绕过俄罗斯飞行的 19 家外国航空公司每周的额外费用为 3750 万美元。参见 Транзитные полеты над РФ в 2022 г. сократились на 59%// Финмаркет. 1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finmarket.ru/news/5912306>

阿尔泰、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对于因各种限制而被剥夺了去欧盟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旅游机会的俄罗斯游客来说，自 2023 年 3 月 15 日起恢复向外国人发放旅游签证的中国，<sup>①</sup>也是较有吸引力的国外旅游目的地。

“软实力”领域（文化、艺术、教育、医疗保健、体育）也是可能扩大俄中贸易关系的领域。随着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创新经济、休闲、形象经济领域对俄罗斯的孤立日益严重，俄罗斯相关的外贸机会正在转向东方。作为一个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俄罗斯运用“软实力”工具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还可以成为互惠原则基础上类似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国。

通过研究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前条件下的贸易合作，我们认为，尽管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建立对外经济联系有一定的困难，但也存在相应的发展机会，包括那些对两国可持续发展前景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这些机会不仅存在于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包括强化“软实力”工具的作用以及文化产业的合作。

### 三、卢布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的新作用

西方国家自 2022 年 2 月开始冻结俄罗斯存在国外的外汇储备，并针对俄罗斯外贸结算实行各种禁令和限制。此后，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的多元化便成为俄罗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与俄罗斯关系友好国家中最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货币成为首选，逐渐取代了西方国家的“有毒货币”。2022 年俄罗斯出口结算的货币结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征：之前占优势的美元和欧元被卢布和人民币取代，到 2022 年年底，卢布和人民币加起来占俄罗斯出口合同所有付款的一半。<sup>②</sup>在付款购买俄罗斯供应的商品时，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威胁对中国实施类似于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能使全球外贸结算体系瘫痪的情况下。

加强人民币和卢布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有助于世界经济逐步去美元化。

---

① Китай с 15 марта возобновляет выдачу турвиз иностранцам// Финмаркет. 1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finmarket.ru/database/news/5912445>

② См. Доля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й» валют в экспортных расчетах упала ниже 50%. 9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864383>

在慢全球化、全球通货再膨胀以及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背景下，美元霸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加深了多重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2023 年 3 月，一些美国大型银行（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西尔弗盖特资本等）的破产再次引起人们对美联储决策质量的关注，<sup>①</sup>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元在当前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在俄罗斯出口合同结算中，人民币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西方国家限制对俄罗斯市场供应重要商品和服务。为应对这些限制而采取的经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平行进口措施已经开展并继续实行。与此同时，其结算用美元和欧元进行，这给美国和欧盟制裁名单上的俄罗斯公司和银行带来了问题。如果使用人民币支付，这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发生激烈对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黄金外汇储备的多样化进程。因此，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人民币已经占到俄罗斯银行黄金外汇储备的 17.1%，同时，中国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储备的占比也最大。<sup>②</sup>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俄罗斯银行尚未披露新的黄金外汇储备结构信息，但从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的业务中可以看出，占优势的人民币已取代了对俄罗斯联邦不友好国家的“有毒货币”。

除黄金外汇储备外，俄罗斯还相应地调整了国家福利基金（NWF）的资产结构。该基金服务国家基于经济形势的财政应对措施，石油出口公司的部分收入构成了它的资金来源。从 2021 年 1 月和 2022 年 1 月的数据对比来看，该基金被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的货币主导，人民币所占份额还微不足道（2021 年，人民币在 NWF 投资结构中根本没有占比）；到了 2023 年 1 月，人民币是 NWF 的支柱，占比达 80%（见图 6）。当然，与可自由兑换的美元、欧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相比，人民币业务受到了更多限制，就交易成本、增加的风险和波动性而言，无论是对俄罗斯银行还是对俄罗斯国家和商业机构来说，使用人民币的成本都更高。同时，人民币国际结算是俄罗斯国家机构和企业在西方制裁影响之外继续与世界各国建立对外经济关系的机会。

<sup>①</sup> Утянут ли банки США вниз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раха SVB// РБК. 13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quote.ru/news/article/640ef90f9a79470813afb7a4>

<sup>②</sup> ЦБ рассказал, где и в каких валютах хранил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зервы. 11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304753>



图 6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的外汇资产结构  
(截至月底, 以十亿计, 相应外汇所占百分比份额)

数据来源: Как менялась валют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Фон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7 февраля 2023.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785735?from=spot>

通过概述俄罗斯卢布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发挥新作用的前景, 我们认为, 到目前为止, 这一趋势符合俄罗斯和中国对历史既定体系去美元化的愿望。<sup>①</sup>与此同时, 人民币有望承担世界结算货币的新角色, 这是由于中国在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 尽管俄罗斯国家货币仅靠原料供应来维持稳定, 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卢布的地位<sup>②</sup>。而世界货币体系, 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兴趣增加国际结算中使用的货币种类。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和卢布都可以真正替代美元和欧元成为第三国与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外贸结算货币。此外, 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的教训提醒了各种国际商业实体: 需更谨慎地持有以发达国家货币计价并存入经合组织国家的资产。

#### 四、世界科技战、能源战时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可能的合作方向

全球动荡背景下, 在俄罗斯和中国最明显的互动与合作的领域中, 技术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早在俄乌冲突的紧张局势形成之前, 美国就对

① Зло долларовой гегемонии: возможно ли провести «операцию» по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господства доллара?// Иносми. 10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inosmi.ru/20230310/dollar-261237808.html>

②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могут попытать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своих валют// Иносми. 8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inosmi.ru/20230308/valyuta-261199268.html>

中国发动了一场技术战争，目的是减少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智能”资本和科学资源的机会。<sup>①</sup>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美国最初试图拉拢俄罗斯，但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之后，双方的对立立场最终确定。能源领域是西方与东方对抗的另一个领域，俄罗斯对世界能源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它也是西方国家主要反对的对象。<sup>②</sup>在能源领域，美国最初采取了相当激进的行动，试图彻底切断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目前，一方面，技术和能源领域的相互合作符合俄中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另一方面，这也是两个“大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互补的领域。

关于中国技术发展的成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从纳米材料和机器人的创新到先进的射频通信、国防和航空航天技术等各个领域，中国在大多数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ASPI 编制的“关键技术追踪器”（Critical Technology Tracker）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在相关领域强大的竞争优势地位，在当前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发展进程中，这些优势在新材料领域、前景看好的数字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sup>③</sup>而在能源、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传感器、国防、航空航天、机器人技术和运输等其他领域，中国在世界科学出版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美国这个公认的世界技术领先者。至于俄罗斯，只在当代爆炸物与能源材料这一个领域进入了世界前五名。<sup>④</sup>但同时，中国科研技术的商业化成功仍然是一个弱点，就初创企业规模和独角兽公司（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数量而言，美国目前仍明显领先于中国。

中国正走向世界技术领先地位，在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裁阻止俄罗斯进入经合组织国家先进技术市场的情况下，技术合作是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一种选择。特别是在航空航天产品研发、电子政务服务的成功引入以及核能等领域。

---

① Данилин И.В. Американо-китайска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КНР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ектор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20. Т.11. №.4. С.160-176.

②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XXI века. Правила «игры»// ИА REGNUM. 10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s://regnum.ru/news/polit/2479405.html>

③ Китай обгоняет США и западны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гонке. 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861101?from=spot>

④ Там же.

众所周知，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成果显著，同时也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可以获得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中国获取资源的机会更多。此外，俄罗斯在核能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sup>①</sup>即使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西方国家仍没有放弃与该行业的领军企业——俄罗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的合作，<sup>②</sup>俄罗斯还拥有使用氢能的技术，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方案、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批准。<sup>③</sup>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放弃使用碳氢化合物，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还是对俄罗斯和中国国民经济而言，都极其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中，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能源战争不仅给俄罗斯和中国带来了问题，同时也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相应自然资源、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获得，将有助于两国应对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技术和能源挑战，并在先进技术和低碳基础上促进两国国民经济的建设性发展，助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 五、结语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20 年代的全球动荡不仅给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也激发了两国相互合作的潜力，合作的重要方向是贸易、货币、技术和能源领域。

第二，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了俄罗斯对外贸易关系在地理结构上的转变，使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和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两国进出口业务的发展不仅集中在传统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包括

---

① B. Tirone, “Russia’s Grip on Nuclear-Power Trade Is Only Getting Stronger”, *Bloomberg*, February 14,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3-02-14/russia-s-grip-on-nuclear-power-trade-is-only-getting-stronger>

② P. Cohen “Why Russia Has Such a Strong Grip on Europe’s Nuclear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10/business/economy/russia-nuclear-en-ergy-ukrain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③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одород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5JFns1CDAKqYKzZ0mnRADAw2NqcVsex1.pdf>



文化产业活动在内的“软实力”工具。

第三，世界经济体系结算方式的去美元化，在国际支付业务以及世界各国黄金外汇储备资产构成中更广泛地使用本国货币——卢布和人民币，这些都是俄罗斯和中国关心的问题。

第四，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应对当今世界技术和能源领域的对抗。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两国都面临着不友好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技术和能源挑战，这一切为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合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翻译 李 畅，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esent a description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focuses on identifying the prospect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global turbulence, radical uncertainties and growing multiple crises. It holds that the na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growing de-globalization trends and counter-sanctions to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t argues that an unfriendly external environment opens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trade, currency relations, technology and energy.

**【Key Words】** Russia-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Global Turbulence,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Slow globa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стать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роблем развития и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о внимание на выявлен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радикальной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и нарастающего поликризиса. Отмечено, что характе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ретерпевает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на базе нарастающих деглобализационных тенденций и санкционн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транам Запада,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у Союзу.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но, что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ая внешняя среда открывает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о многих сферах, включая торговлю, валют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ую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обла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Глобальная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лоубализация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欧洲安全秩序重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

王义桅 段悯农\*\*

**【内容提要】**冷战时期，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作为欧安组织前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第一个成果，是美苏全球均势和欧洲权力斗争共同作用的产物。该文件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具有约束性、清晰性、全面性、对等性的特征，为东西方阵营提供了对话平台与行为准则，起到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冷战后，俄罗斯未能融入西方阵营，欧洲形成了分别以北约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全球和地区权力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背离“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北约东扩，导致欧洲安全结构丧失全面性、对等性与约束性，两个安全复合体非但难以融合，反而矛盾加剧，成为俄乌对抗不断升温的深层次背景。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使欧洲安全陷入新一轮动荡，欧洲安全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欧洲若想重建持久和平，构建共同、平衡、可持续的安全框架，不仅应重温赫尔辛基精神，更需要直面全球和地区权力政治的新现实、新趋势，构建新的权力平衡基础。

**【关键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欧洲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复合体 俄乌冲突

**【中图分类号】**D8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073(29)

2022年1月25日，在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和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

\*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后疫情时代‘17+1’合作支点区域研究：以西巴尔干区域为中心的考察”（项目批准号：2020-N34）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段悯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组织的高层次会议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发表了题为“欧洲处于危险之中：欧盟安全防务下一步怎么办”的演说。博雷利指出，“欧洲处于危险之中。在过去两年里，我们的战略环境严重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我们今天生活在冷战后最危险的时刻”<sup>①</sup>。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频繁面临安全问题，东欧与南欧成为冲突密集地带。面对层出不穷的安全挑战，欧洲国家选择以军事联盟为支撑的“集体安全”，推进北约东扩。该行动遭到俄罗斯的抵制。2022 年 2 月 12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方违反欧洲-大西洋“不可分割的安全”承诺是“不被允许的”。<sup>②</sup>这表明，从历史角度了解欧洲安全框架十分必要。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又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以下简称《最后文件》）一度被认为是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缓和的成果，或可为欧洲安全的实现与维护提供参考。未来欧洲安全将向何处去？赫尔辛基精神是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相通之处？能否为欧洲重建安全提供可能？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 一、既有研究概述与本文理论基础

有关欧洲安全的研究数量众多，重心多在北约。相比之下，结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及欧洲安全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对欧洲安全的讨论仍不充分。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做出了贡献：

第一，发掘了《最后文件》签署背后的美苏缓和背景。安吉拉·罗马诺（Angela Romano）梳理了美国从尼克松时期到福特时期对于召开欧安会议的态度变化，认为美国对该会议态度的转变与其对苏政策的转变相关。<sup>③</sup>

第二，从欧洲整体安全视角、西欧安全视角以及苏联安全视角出发，对

<sup>①</sup> Josep Borrell, “Europe in danger: what next for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2%80%9Ceuropa-danger-what-next-eu-security-and-defence%E2%80%9D-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_en](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2%80%9Ceuropa-danger-what-next-eu-security-and-defence%E2%80%9D-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_en)

<sup>②</sup> “Lavrov says US, NATO’s reaction to security initiatives ignores Russia’s key demands”, February 12, 2022, <https://tass.com/russia/1402197>

<sup>③</sup> See Angela Romano, “Détente, Entente, or Linkage? The Helsinki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U.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Diplomatic History*, 2009, Vol.33, No.4, pp.703-722.

赫尔辛基进程的意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赫尔辛基进程塑造了欧洲安全新观念，为欧洲安全共同体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sup>①</sup>另有观点认为，该进程对西欧安全而言是双刃剑。<sup>②</sup>从苏联角度出发，有研究认为，《最后文件》并未正式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中的人权条款反而在苏联内部撕开了缺口；<sup>③</sup>欧安会及赫尔辛基进程推动了苏联领导人西方观念的改变。<sup>④</sup>

第三，聚焦欧安组织，对其中具体机制进行分析，并梳理了欧安组织的演化，指出其内在缺陷。<sup>⑤</sup>研究多认为，《最后文件》将人权与安全结合，增强了大国合作意愿；该机制为族群冲突提供了预警机制。<sup>⑥</sup>此外，研究并未忽视欧安组织面临合法性危机和内部改革的现实问题。<sup>⑦</sup>艾莲娜·克罗帕切娃（Elena Kropatcheva）认为，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联邦时期，对欧安组织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失望”到最终“脱离”的过程。西方更倾向打造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欧安组织，从而与俄罗斯的理念产生分歧。<sup>⑧</sup>

现有研究较少结合《最后文件》讨论国际权力关系与欧洲地区安全秩序之间的联系，以及赫尔辛基精神对俄乌冲突而言的现实意义。俄乌冲突的爆

① 参见朱立群、林民旺：“赫尔辛基进程 30 年：塑造共同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2 期，第 18 页。

② See Mike Bowker, Phil Williams, “Helsinki and West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5, Vol.61, No.4, pp.607-618.

③ See Richard Davy, “Helsinki myths: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the Final Act of the CSCE, 1975”, *Cold War History*, 2009, Vol.9, No.1, pp.1-22.

④ 参见何婷婷：“欧安会的缘起及其对冷战格局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 3 期，第 88 页。

⑤ 参见祝小慧：“欧安组织机制和职能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1 期，第 38—42 页。

⑥ 参见李道刚、喻锋：“欧安会/欧安组织框架下的人权与安全——基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法理分析”，《法学家》，2008 年第 5 期，第 150 页；茹莹：“欧安组织 HCNM 机制确立的背景、任务及其运作方式”，《滨州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61 页。此外，还有学者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认为该机制抓住了民族文化这一关键，有利于问题解决。参见李红杰、严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制度评析”，《民族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9—28 页。

⑦ 参见申红果：“欧安组织合作安全经验对亚洲的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第 73 页；张定法：“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现状、问题及前景分析”，《外交评论》，2006 年第 4 期，第 42—47 页。

⑧ See Elena Kropatcheva,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OSCE Policy: From the Promises of the Helsinki Final Act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5, Vol.23, No.1, p.12.

发与持续显示出国际权力政治、欧洲安全结构的失衡；俄罗斯等国多次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而赫尔辛基精神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本文将从《最后文件》出发，结合当前俄乌冲突，探讨改善欧洲安全结构的可能性。

本研究尝试综合运用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和均势理论，分析《最后文件》及其内涵产生和形成的基础，探索文件核心精神在冷战后遭到背弃的根源。

首先，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覆盖”（overlay）概念为本文溯源《最后文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理论支持。根据定义，“覆盖”指大国利益超过纯粹的渗透，达到了主导一个地区的程度，以至于当地的安全关系结构事实上已经停止作用。覆盖通常意味着大国的长期驻扎，并导致当地国家根据大国对抗模式结盟。<sup>①</sup>“覆盖”有利于描述冷战时期欧洲地区安全难以摆脱美苏控制的事实，也可描述冷战后欧洲安全对美高度依赖的现状。

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布赞和维夫提出了完整的地区复合安全理论框架。<sup>②</sup>该理论的基本逻辑在于，“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交织在一个安全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中”<sup>③</sup>。安全复合体是“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进程、去安全化进程或者两者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的安全问题分隔开来分析和解决”<sup>④</sup>。基于“地理临近对安全互动的影响最为强烈、最为明显”的核心思想，理论认为地理毗邻使安全的重要性上升，推动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sup>⑤</sup>

① 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②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萌芽于布赞提出的“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在《新安全论》（1998）中，布赞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发起了自我挑战。参见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8; [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荷]迪·怀尔德著：《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Hettne, B., Inotai, A., Sunkel, O.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New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④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3页。

⑤ 同上，第45页。

对于本文研究的议题，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参考。第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主要包括变量、分析层次、类别、趋势四个方面，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包括边界、无政府结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四个变量。在无政府结构中，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特性是由权力关系和友好/敌对模式决定的。<sup>①</sup>第二，安全组群概念在全球层次和国内层次之间加入地区层次和地区间层次。第三，根据变量和分析层次，地区安全复合体可分为标准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安全复合体、大国安全复合体和超级安全复合体。第四，根据四个变量的变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存在维持现状、内在变革或外在变革几种趋势。较为关键的是，作者指出：安全复合体在覆盖和无结构（unstructured）情况下难以形成或维持。前者意味着外部强权完全控制该地区，后者意味着该地区或过于弱小，或存在地理上的孤立。

其次，均势理论为本文基于现实主义分析赫尔辛基进程的国际权力政治背景提供了支持。均势理论认为，“规则需要以权力为支撑”，“政治制度既是合作的结构，也是权力的结构”。<sup>②</sup>该观点有助于理解《最后文件》签署的地区与全球均势背景、以及冷战后文件约束性削弱的现实原因。结合欧洲地区安全来看，有必要讨论“均势对地区安全的作用”，以及“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均势理论的重合性”这两个问题。关于前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整体均势可预防世界性帝国的产生，局部均势可防止地区主导国吞并其他国家；整体均势和局部均势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制度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sup>③</sup>关于后者，均势理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区域安全治理的研究中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在实践中，均势和安全复合体是基于不同实践的混合机制；二者并不矛盾，往往以重叠形式出现，地区的安全态势深受这种重叠的影响。<sup>④</sup>

① 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8页。

② Terry M. Moe, “Power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005, Vol.3, No.2, pp.215-233.

③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④ See Emanuel Adler, Patricia Greve, “When security community meets balance of power: 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Vol.35, p.62.

因此,综合运用均势理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分析欧洲安全秩序,有利于为观察、前瞻欧洲安全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提供更加宽广和平衡的视角。均势理论可解释冷战背景下《最后文件》得以签署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审视欧美国权力政治现状的变化趋势;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在单元和系统间加入地区层面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欧洲安全现状,从历史视野审视当今俄罗斯与美欧对抗性关系产生的内在机理。

结合《最后文件》的历史背景并借助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及均势理论的方法来观察欧洲安全现状,本文认为,冷战时期,欧洲受到美苏两个全球大国“覆盖”,欧洲地区安全更多受到全球层面影响;在美苏形成全球均势且具备缓和意愿的前提下,《最后文件》得以签署。冷战后,欧洲安全摆脱覆盖,俄罗斯未能融入西方,实际上的欧洲安全并非如布赞所言“以欧盟为中心”,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sup>①</sup>并因此形成了分别以北约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其中,前者权力上升而后者权力下降,双方正向安全互动较少,对彼此认知走向负面。最终,两个安全复合体非但难以融合形成全欧超级复合体,而且因《最后文件》精神的衰落而走向对抗,导致欧洲地区安全秩序动荡。

## 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形成及历史启示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是冷战时期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欧安会”)的最终成果。该会议从提议到成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各方态度随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苏联最先提出倡议,西欧大国积极推动,美国的态度则从冷淡转向了支持。

### (一) 欧安会的召开与《最后文件》的签署

作为冷战背景下欧洲各国缓和关系的重要举措,欧安会从提议到召开历时十年有余。当时的欧洲安全被美苏覆盖,因此会议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受美苏博弈的影响,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

<sup>①</sup> 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21页。



**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美攻苏守，苏联提议被拒。**欧安会提议最早可追溯至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议召开一次“确定欧洲战后边界的欧洲多边安全会议”。美国凭借巨大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联合西欧国家建立了北约，并企图邀请联邦德国加入。面对西方的攻势，苏联总体上处于战略守势。赫鲁晓夫希望撇开美国，通过欧洲多边安全会议巩固二战成果，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机制。而英法等西欧主要大国认为，该提议排除了美国，是苏联在试图加强其东方霸权，遂予以拒绝。1954 年后，北约与华约相互对抗的格局形成并固化，双方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1958 年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召开欧安会无从谈起。

经过该阶段，西欧大国以及苏联都意识到，欧洲安全是被“覆盖”的，无法绕开美国。而美国在这一阶段表现冷淡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担心缓和氛围影响己方发展军备；第二，美国尚处优势，无需缓和；第三，决策者并不看重多边会议，认为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美苏双边谈判。

**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势均力敌，走向缓和。**20 世纪 60 年代初，东西方冲突频发。1961 年第三次柏林危机，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国核威慑与常规威慑交织，欧洲成为超级大国冲突的直接受害者。

随着安全形势恶化，双方对缓和的需求日益上升。1964 年 12 月 14 日，波兰外长阿达姆·拉帕茨基(Adam Rapacki)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召开欧安会，认为美苏都应参加。<sup>①</sup>1965 年 1 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表示支持该倡议，随后勃列日涅夫多次提到召开欧洲安全会议。1968 年 6 月，作为对华约呼吁的响应，雷克雅未克北约外交部长例会提出“均衡裁军”。1969 年，苏联表示不反对美国参加会议。与此同时，西欧与美国对东方的政策也有所调整：西德从哈尔斯坦主义转向“新东方政策”，总理勃兰特决定开放与东方集团的关系；<sup>②</sup>美国在越战中处于不利局面，也希望减轻战略压力。

总体而言，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苏之“斗”间接促成了美苏之“谈”。一方面，美苏博弈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另一方面，美苏逐渐形成战略均势，

<sup>①</sup> See Maria Pasztor,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Polish conceptions of disarmament, 1957-1964”,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2004, T.90, pp.113-155.

<sup>②</sup> 参见陈须隆：“欧安会的起源：主意的产生（1954~1969）”，《国际政治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核恐怖平衡”凸显，迫使双方在 1969 年开启第一阶段战略武器谈判。各方为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都作出了让步：西欧大国积极推动；苏联接受了“欧洲安全绕不开美国”的事实，同意美国参会；美国在越战中消耗过大，为保持西方阵营团结，最终对“谈”也表现出了兴趣。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苏同意召开欧安会，《最后文件》最终签署。**1969 年 10 月，华约外长会议签署了关于筹备欧安会的联合声明并得到了北约的正式答复，欧安会开始真正被提上日程。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苏关系持续缓和。1972 年 5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问苏联，双方在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ALT）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sup>①</sup>在莫斯科峰会上，双方达成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宣言》，尼克松表达了美国对于召开欧安会的支持态度。<sup>②</sup>此后，欧安会筹备速度加快。在 35 个国家拟定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后，欧安会于 1973 年 7 月 3 日召开。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赫尔辛基，历时三天，由各国外交部长讨论会议程序和议程问题，会议批准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sup>③</sup>。第二阶段在日内瓦，从 1973 年 9 月 18 日至 1975 年 7 月 21 日，各方激烈讨价还价，力争在《最后文件》中尽可能多地体现己方利益。第三阶段回到赫尔辛基，各参会国高级代表于 1975 年 8 月 1 日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该文件又被称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综上所述，从过程来看，东方阵营对举办欧安会较为积极，西欧有所响应并带动北约进行回应；美苏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欧安会的召开。从背景来看，冷战时期欧洲地区安全秩序受到美苏两国覆盖，西欧大国仅起助推作用，欧安会的召开更多是美苏两个全球大国力量相持、关系缓和的产物。

## （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内涵与特征

1975 年签署的《最后文件》是各方博弈的产物，主要内容包括欧洲安

<sup>①</sup> See “On this Day in 1972: Nixon Visits Moscow”, *Wilson Centre*, May 22, 2017,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day-1972-nixon-visits-moscow>

<sup>②</sup> See Angela Romano, “Détente, Entente, or Linkage? The Helsinki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U.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Diplomatic History*, 2009, Vol.33, No.4, pp.703-722.

<sup>③</sup> 参见何婷婷：“欧安会的缘起及其对冷战格局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 3 期，第 87 页。

全问题，经济、科技和环境合作问题以及人权、思想、文化交流和续会问题，又称“四个篮子”。<sup>①</sup>核心则是“第一个篮子”，即对欧洲安全问题的规定，对于理解当前欧洲安全秩序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文件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论述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参与国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及其实施事项，二是关于建立信任措施和裁军方面的文件。其中，文件开创性地提出了“不可分割的安全”这一概念，提倡安全在地理、成员范畴上的整体性，承认欧洲大陆的安全包含“全面安全”和“合作安全”<sup>②</sup>，“认识到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它们（指参会各国）在整个欧洲和彼此之间发展合作的共同利益，并表示它们打算做出相应的努力”<sup>③</sup>。在今天看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以及包括主权平等在内的十项原则<sup>④</sup>是《最后文件》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自确立时起不断发展，有较大影响力。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关于欧洲安全的条款具有约束性、清晰性、全面性、对等性四点特征。

**第一，约束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并非“硬法”，至多称得上多边倡议或国家间谅解，但文件仍具有约束性。<sup>⑤</sup>首先，《最后文件》的签署人员身份足以代表各主权国家；其次，就形式而言，《最后文件》中的条款不仅包括处理国家间乃至国家集团间关系的原则，还包含了裁军、互派观察员等操作细则；再次，《最后文件》是美苏默契的体现，双方都有能力去履行，

① Se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CSCE, Helsinki, 1975,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5/c/39501.pdf>

② 2022年3月，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接受王义桅教授访谈时提到，《最后文件》包括了全面安全与合作安全，前者强调安全的非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后者要求参与者不断采取联合行动和积极的保障措施。

③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CSCE, Helsinki, 1975,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5/c/39501.pdf>

④ 具体包括：主权平等及尊重主权包含的固有权利原则，避免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边界不可侵犯原则，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原则（包括思想、良知、宗教或信仰自由），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原则，国家间合作原则，真诚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原则。

⑤ 关于“法律化”的程度，肯尼斯·艾伯特与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曾提出用“义务性”（Obligation）、“准确性”（Precision）与“委托性”（Delegation）三标准衡量。See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 Vol.54, No.3, pp.401-419.

以均势避免对方违约。<sup>①</sup>

**第二，清晰性。**《最后文件》在原则表述中存在模糊之处，但在操作细则部分仍相当清晰。一方面，该文件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确定了两大阵营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最后文件》十条安全原则中的第三条就是“边界不可变动”，这既使苏联获得了西方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承认，也符合西方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最后文件》对措施细则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文件对军事演习的预先通报机制进行了制度规范，规定当各签署国将举行总兵力（包括两栖和空降部队）超过 2.5 万人的重大军事演习时，应最迟在演习开始前 21 天发出通报。

**第三，全面性。**《最后文件》的全面性是其对欧洲安全发挥效力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种全面性体现在成员和领域两个方面。一是从成员的角度看，文件 35 个签署国包含了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尤为重要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签署了该文件——这体现了冷战年代罕见的全面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最后文件》的全球视角，该文件着眼国际政治的现实，使文件的落实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作保证。二是从领域的全面性来看，《最后文件》没有局限于安全议题，而是包含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科技合作、人权关注等多个领域。<sup>②</sup>在冷战两极对立的背景下，对手的先进技术带来更多的是不安全感，而文件倡导的科技领域合作则能有效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促进共同安全。

**第四，对等性。**《最后文件》的对等性是其得以签署的前提。该文件通过“约束的对等性”和“需求被满足的对等性”，较好地满足了两大阵营的需求。从“约束的对等性”看，文件规定各签署国的权利和义务符合《维也

---

① 关于《最后文件》法律效力的国际法研究较为丰富，荷兰学者彼得·范·迪克（P.van Dijk）曾指出，关于《最后文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最后文件》中规定的各参加国之间商定的事项不应具有约束力。一项承诺并不一定要具有法律约束力才有约束力；法律约束力与非法律约束力的区别在于其所附带的法律后果。因此，一些作者将《最后文件》描述为“不具约束力的协议”是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参见 P. van Dijk, “The Final Act of Helsinki-Basis for a Pan-European System?”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0, No.11, pp.97-124.

② 例如，在《最后文件》第二部分，文件强调加强科技合作，规定的合作领域涵盖了运输技术、水文气象学、地震学、冰川学、计算机、通信技术研究等。

纳条约法公约》倡导的平等原则。<sup>①</sup>文件未包含歧视性条款，各国签署过程中也并未出现被强制的情况。从“需求被满足的对等性”看，文件使苏联和西方国家得以各取所需：苏联通过安全条款得到了西方对战后德国边界及其他边界的确认，还通过第二个“篮子”得以同西方进一步交流，发展经济；西方关注的“人权”条款，则在第三个“篮子”中得到体现，该条款为打破铁幕埋下了伏笔，对后来苏东集团内部意识形态分化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 （三）《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

《最后文件》见证了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罕见的缓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方面，该文件以和平方式使各方获得了想要的结果：苏联获得了西方对自己在东欧势力范围的承认；美国通过文件巩固了盟友关系；西欧国家则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欧洲安全的保证，通过人权条款加速了对东欧国家的渗透。另一方面，多次博弈后双方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指导原则，双方不可能和平相处。<sup>②</sup>而该文件凝聚共识，确立了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互动的原则。尤为重要的是，赫尔辛基进程及《最后文件》的核心是：安全不可分割，良好的地区安全秩序应具有全面性，需以地区均势和全球均势为基础。这对于观察当代欧洲安全秩序的演进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首先，稳定的秩序基于稳定的权力，欧洲安全秩序必然是地区均势和全球均势耦合的产物。分阶段观察赫尔辛基进程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北约的欧洲部分在海上力量、核力量方面占据优势（虽然华约常规武装力量更强），两阵营开启核竞赛，欧洲均势尚未形成。<sup>③</sup>至60年代，苏联核力量对美国在西欧的部署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欧洲开始形成均势，但美苏全球两极均势尚未定局。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在越战中受挫，苏联核武器数量陡升，与美国形成“核恐怖平衡”。至此，不论在欧洲层面还是全球层面，任意一方都难以取得绝对优势，而不得

<sup>①</sup> 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entered into force on 27 January 1980,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1155, p.331,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

<sup>②</sup> See Kira Spirydonova, “The Spirit of Helsinki in the XXI century”, *Ukraine Analytica*, 2018, Vol.2, No.12, p.14.

<sup>③</sup> See Beatrice Heuser, “The Development of NATO’s Nuclear Strateg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995, Vol.4, No.1, pp.37-66.

不走向妥协、谋求共处之道。因此，赫尔辛基进程是地区均势和全球均势合力促成的结果。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两极均势崩解，北约无节制地东扩，赫尔辛基精神衰落，欧洲安全秩序趋于高度不稳定。

其次，安全不可分割，欧洲大陆无法在忽视苏联（俄罗斯）的情况下获得持久安全。冷战早期的西欧国家面临华约常规力量的压制。据估计，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的地面部队人数在 250~280 万之间，其中 26 个师（约 50 万人）部署在东欧。<sup>①</sup>相较于西欧各国，苏联的核常武装力量优势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因此，当时的西欧国家如想绕开苏联而获得持久安全是不现实的。出于对苏联力量的敬畏，赫尔辛基文件产生后，西欧及北约国家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处理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过程中，仍注重与苏联保持协商，积极回应并承诺满足其安全关切。这种尊重是冷战末期欧洲在剧变中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前提。

最后，地区无自主性则无内生的秩序，欧洲不摆脱美国覆盖就难以自主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从地区安全复合体视角审视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条件可知，当被外部力量覆盖、地区大国战略自主性和能力不足时，地区安全框架和秩序的构建就会缺乏自主性，难以独立完成；当未被外部力量覆盖时，地区大国可通过互动建立地区全面安全框架。冷战时期推动赫尔辛基进程的内在因素是西欧、东欧国家和苏联的自主、自助的努力，美国作为覆盖者则扮演着关键人角色，对赫尔辛基进程先否决，再认可，继而利用。不幸的是，冷战后，美国作为域外力量对欧洲安全的覆盖并未明显减少，而欧洲的自主性则变得更弱，从而使得前者能轻易破坏法德等国与俄罗斯构建地区秩序的努力，用冲突在俄周边划出深刻的地缘政治鸿沟。

### 三、冷战结束后赫尔辛基精神的衰落与欧洲的安全困局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并未沿着最后文件的精神走向和平，安全矛盾反而持续上升。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大国安全复合体与北约东

---

<sup>①</sup> 后被证明估计得过高。See Richard A. Bitzinger, “Assessing the Conventional Balance in Europe 1945-1975”, *The Rand Corporation*, May 1989, N-2859-FF/RC, p.5.

扩相对抗，欧洲两大地区安全复合体频繁碰撞，最终演化为俄乌冲突。

### （一）冷战后赫尔辛基精神的衰落及原因

《最后文件》是美苏两个全球大国均势的产物。冷战结束后，《最后文件》及依据文件建立的机制很快就失去了约束力和活力，遭到遗忘和架空，甚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廉价工具。在 2010 年代以来的欧洲地区安全冲突中，各国更倾向于从本国利益的角度解释赫尔辛基精神。俄罗斯关注“不可分割的安全”，强调“所有国家，不论参与何种联盟，必须保证其行动不会损害非成员国的安全”<sup>①</sup>。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违背了赫尔辛基精神。<sup>②</sup>其余欧洲国家更强调《最后文件》的人权条款。总体而言，各国并未依照赫尔辛基精神改变行为方式，不妥协的气氛甚至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演愈烈。

赫尔辛基精神所提倡的弹性和谅解，要么被北约挤压，要么被复合体间的对抗摧毁。第一，冷战后北约的五轮扩员大幅压缩了两安全复合体间的空隙。乔治·凯南曾指出，“扩大北约将是整个冷战后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可能会激怒俄罗斯的民族主义”<sup>③</sup>。基辛格、米尔斯海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sup>④</sup>第二，冷战后欧洲安全实践多次破坏文件原则，两安全复合体并未基于尊重、互信形成良性互动。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周边多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席抗议俄罗斯的集会并讲话。曾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多次与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会面并表示支持，甚至参观了“广场革命”活动现场。<sup>⑤</sup>这在俄罗斯看来是严重的威胁。第三，“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被有意识地淡化。一方面，俄罗斯被排除在北约集体防御的范围之外，

① “Speech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A. Medvedev at the plenary meeting of the OSCE summit”, December 1, 2010,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1/8/73896.pdf>

② See “Speech by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y in Eduskunta, the Parliament of Finland”, *President of Ukraine*, April 8, 2022, <http://www.president.gov.ua/en/news/promo-va-prezidenta-ukrayini-volodimira-zelenskogo-v-eduskunt-74181>

③ George F. Kennan, “A Fateful 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97.

④ See John Mearsheimer, Isaac Chotiner, “Why John Mearsheimer blames the U.S. for the crisis in Ukraine”, *The New Yorker*, March 1, 2022,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why-john-mearsheimer-blames-the-us-for-the-crisis-in-ukraine>

⑤ See Sergey Salushev, “Annexation of Crimea: Causes, Analysis & Global Implications”, *Global Societies Journal*, 2014, Vol.2, p.40.

欧洲安全事实上被分割；另一方面，欧安组织并没有能力解决各方深层安全关切，反而在冲突中成为各国外交博弈的场所。2022 年 12 月欧安组织会议中，波兰拒绝邀请俄外长参会；俄罗斯则试图否决欧安会关于年度预算及 2024 年轮值主席国的决定。<sup>①</sup>

更多事实表明，冷战后赫尔辛基精神逐渐被遗忘，两复合体间缺乏有效的安全沟通。2008 年格鲁吉亚战争后，独联体地区与北约欧洲部分交界国家持续发生冲突；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乌每一次谈判非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有“以谈待战”之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 2022 年 12 月接受《时代周报》（Die Zeit）采访时承认，签署《明斯克协议》是为了给乌克兰争取时间，为其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做准备。<sup>②</sup>《最后文件》所提倡的“不可分割的安全”对俄罗斯而言逐渐成为一纸空文。

欧洲安全现状与俄乌冲突现实形成的内在因素包括：欧洲地区极性和社会建构都发生了不利于融合的变化，欧盟地区安全复合体与俄罗斯大国安全复合体的社会建构走向负面敌对，无法对接和融合，由此产生碰撞，全欧洲超级安全复合体最终难以形成（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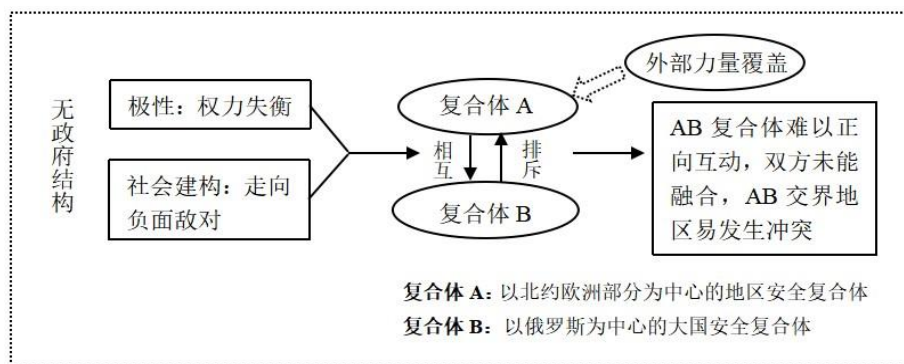


图 1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安全现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① See “Russia bristles as OSCE convenes without Lavrov in Poland”, *DW*, December 1, 2022, <https://www.dw.com/en/russia-bristles-as-osce-convenes-without-lavrov-in-poland/a-63957890>; Stephanie Liechtenstein, “Will Russia Kill the OSC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9,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1/29/osce-russia-putin-armenia-azerbaijan/>

② See “Merkel’s confession about Minsk Agreements a solid bid for a tribunal – diplomat”, *TASS*, December 8, 2022, <https://tass.com/politics/1547779>



## 1. 均势瓦解，欧洲权力政治内外失衡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被看作是苏联致力于欧洲集体安全的一次尝试。理论界常将集体安全视为均势的对立面。然而，一方面，集体安全并非消除均势，而是一种改善、规范和使之制度化的机制；<sup>①</sup>另一方面，集体安全离不开均势：如果体系中的一个国家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更强大，那么集体安全无法成功运作。<sup>②</sup>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均势发生变化，《最后文件》所需的权力平衡条件逐一受到破坏。

首先，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大国俄罗斯成为其继承国，但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无法与原苏联相提并论。1988年俄罗斯联邦人口仅约为苏联总人口的一半，GNP总量仅占苏联的61.5%。<sup>③</sup>与美国相比，冷战结束后美俄国力差距远大于冷战时期美苏国力差距：以GNP为准且以美元计算，1964年苏联GNP总量为美国的56%；而1991年以GDP为准，俄罗斯总量仅为美国的2%。<sup>④</sup>权力下降在地缘政治上有所体现：俄罗斯在政治影响方面，范围远小于原苏联。<sup>⑤</sup>

其次，东欧曾被原苏联“覆盖”的地区独立成为新主权国家，后苏联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一方面，以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为开端，原苏联在冷战后分为15个独立国家。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相继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俄罗斯对这一趋势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因安

---

① See Martin Wight, Hedley Bull, D. M. Mackinnon (et al.),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See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56.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Bank,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ppendix Table III USSR: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NMP and Budget Revenue by Union Republic”, table of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51.

④ See “US and USSR: Comparisons of Size and Use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955-64”,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CIA*, March 1966, CIA/RR ER, p.21.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16278.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16278.pdf); The World Bank, “GDP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last accessed on April 2, 2022.

⑤ See Ted Kemp, “Two maps show NATO’s growth – and Russia’s isolation – since 1990”, *CNBC*, May 19, 2022, <https://www.cnbc.com/2022/05/19/two-maps-show-natos-growth-and-russias-growing-isolation-since-1990.html>

全不再被覆盖，后苏联地区陷入频繁、长期的领土纠纷中。例如，格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随着 2008 年战争结束而终结。相反，2019 年双方就南奥塞梯划界问题产生了新的危机。<sup>①</sup>

再次，欧洲国家未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北约在冷战后进一步扩大。冷战后欧洲国家未构建自主防务体系，而是倚仗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开启北约扩张进程。199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北约扩大促进法》（NATO Enlargement Facilitation Act）；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演讲中表达了对“共同推进更广泛的联盟”的肯定。<sup>②</sup>北约东扩使欧洲安全在更大范围上受美国掌控，北约的欧洲与俄罗斯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而欧洲国家长期未能对这一现状做出改变：直到 2020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欧洲防务自主的呼吁才引起了较大反响，但这一呼吁仍有待落实。<sup>③</sup>

## 2. 互动失能，欧俄对彼此认知走向负面

均势破裂间接导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社会建构走向负面敌对。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将俄罗斯视为战败者，认为其“太虚弱”，不配成为西方的伙伴。<sup>④</sup>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加剧了这一趋势，将对俄敌视乃至仇恨的民族情绪带入欧洲安全事务。有学者认为，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糟糕的关系已经使欧洲分裂。<sup>⑤</sup>

在上述背景下，俄欧相互认知裂痕不断扩大，俄参与全欧安全合作多次

---

① See “Chorchana Checkpoint Escalation: An Incident or a Trend?” January 9, 2019, <https://civil.ge/archives/318406>

② See “Transcript of the Remarks by President W. J. Clinton to people of Detroit”, NATO, October 22, 1996,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1996/s961022a.htm>

③ See “Macron: Europe needs its own sovereignty in defense, even with new U.S. government”, REUTERS, November 16,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france-macron-idUSKBN27V0RN>

④ 有关“历史终结论”，福山曾提出，“历史如永远不会重蹈覆辙，肯定会以一种不变的、统一的机制或一系列历史的第一原因来引导历史朝着一个唯一的方向发展”。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80 页。有关俄罗斯“太虚弱”的论述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96 页。

⑤ See William Natrass, “Eastern Europe’s toxic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has left the EU divided”, January 23, 2022,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eastern-europe-s-toxic-relationship-with-russia-has-left-the-eu-divided>

受阻。20世纪90年代初俄试图融入西方，和北约进行数次合作，然而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在组织内部推动改革。<sup>①</sup>1999年北约的科索沃行动使俄罗斯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认为北约和欧安组织是“西方的组织”，俄罗斯在其中的作用“被边缘化”。<sup>②</sup>之后，俄曾希望欧盟与美国主导的北约采取不同的立场，采取独立的欧洲安全政策，并于2001年成为第一个与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COPS）进行月度磋商的非成员国。<sup>③</sup>然而事实证明，在心理上，欧洲国家摆脱了冷战时期对抗的恐惧，却没有放弃冷战对抗思维；在行为上，美欧对俄罗斯的合作愿望或不予理睬，或与俄的诉求南辕北辙。美国抵制俄罗斯加强欧安组织的想法，而欧洲国家则专注于欧洲一体化和前南斯拉夫事务，和俄罗斯试图在欧洲发挥大国作用的诉求产生错位，双方对彼此认知走向负面。<sup>④</sup>俄乌冲突使得双方分裂的立场进一步固化：在2023年2月的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虽然存在呼吁和平的声音，但德法两国仍强调应加强对乌军事援助以助其进行反攻；<sup>⑤</sup>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最危险的选项就是俄罗斯获胜”，因为这将给其他国家传递错误信息。<sup>⑥</sup>可见对北约的欧洲而言，和平应建立在胜利而非和解的基础上，而这是俄罗斯难以接受的。

由此，原苏东国家加入西方，造成以欧安会为代表的全欧安全框架内部权力失衡，俄罗斯转而依托欧亚联盟形成大国安全复合体。在一系列低效的非良性互动后，两个复合体的相互认知趋向负面，立场逐渐固化。这在俄乌

---

① See Elena Kropatcheva,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OSCE Policy: From the Promises of the Helsinki Final Act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5, Vol.23, No.1, p.11.

② Ibid.

③ See Clelia Rontoyanni, “So far, so good? Russia and the ESDP”,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Vol.78, No.4, pp.813-830.

④ 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388页。

⑤ See Damien McElroy,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shows unity on boosting Ukraine’s war effort”, *The National*, February 17, 2023,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uk-news/2023/02/17/munich-security-conference-shows-unity-on-boosting-ukraines-war-effort/>

⑥ See “Opening remark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session ‘Beyond the Alliance: Partnering up for European Security’”, NATO, February 18,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2041.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2041.htm)

冲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 3. 规则失效，欧洲安全框架全面性、对等性与约束性削弱

在极性、社会建构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旧安全秩序逐渐被新地区安全复合体所替代，表现为《最后文件》特性的改变或消失。

《最后文件》中最核心的全面性遭到削弱，意味着欧洲安全存在严重漏洞。就欧安组织而言，西方国家尽可能避免其由俄罗斯主导，使俄罗斯由此产生该组织是“西方单边主义的前线”的认知，大幅降低了对欧安组织的信任程度。<sup>①</sup>此外，欧安组织的妥协性质使其具有分散性，不利于发挥关键作用，最终成为“弱组织”。<sup>②</sup>与此同时，北约东扩使俄罗斯陷入孤立，欧洲安全框架最终失去全面性：北约的欧洲有美国的安全保障，而俄罗斯不得不安全自助。《明斯克协议》被破坏是欧洲安全框架缺乏全面性的直接体现。主要参与协议签署的只有以法、德、俄、乌四国为代表的“诺曼底模式”以及以欧安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美国并不在内；且协议聚焦的只是停火休战，并未涉及北约扩张等俄罗斯安全的深层关切。<sup>③</sup>因此，该协议签署后，俄乌违约行为数以千计，最终难以避免 2022 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sup>④</sup>

继全面性被破坏后，欧洲安全框架又逐步失去责任对等性和约束性。《最后文件》规定不允许各国使用武力，不允许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持续轰炸。北约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也进行了类似的侵略。<sup>⑤</sup>冷战结束后西方守约意愿和能力的缺乏使《最后文件》最终形同虚设。

## （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背弃与俄乌安全困局

冷战后的政治现实导致《最后文件》失去全面性、对等性和约束性，进

---

① See Alexander Matveev, “The OSCE Identity Crisis”, in IFSH(ed.) *OSCE Yearbook 1999*, Baden-Baden: Nomos, 2000, pp.59-78.

② See Payam Foroughi, “The Helsinki Final Act four decades 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7, Vol.36, No.3, pp.293-299.

③ See Duncan Allan, “The Minsk Conundrum: Western Policy and Russia’s War in Eastern Ukraine”, Chatham House, May 2020, p.22.

④ See “A Peaceful Presence.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OSCE Special Monitoring Mission to Ukraine”, OSCE Conflict Prevention Centre, 2021, p.30.

⑤ See “Transcript: Vladimir Putin’s Televised Address o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2-24/full-transcript-vladimir-putin-s-televised-address-to-russia-on-ukraine-feb-24>

一步发展为对俄罗斯的排他性。文件核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遭到背弃，两大安全复合体间矛盾愈加凸显，集中体现为持续近十年的俄乌安全困局。

### 1. 俄乌分歧促发冲突：历史与现实因素

就俄乌两国而言，冲突是地缘政治、国家身份、经济等多方面分歧的后果，应结合历史和政治现实进行分析。

一方面，乌克兰受西方干预，自主性缺失。结合地缘政治和政治现实来看，乌克兰的地缘政治选择是俄乌冲突爆发的重要一环。就地理位置而言，乌克兰处于东西方交界处。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是“欧洲之门”，充当沟通欧洲和亚洲的桥梁；有学者认为，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边界确定。<sup>①</sup>东西边界在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东、西、南乌克兰三个地缘政治板块。<sup>②</sup>由此，从地区安全复合体角度出发，乌克兰处于欧洲两大地区安全复合体交界处，和俄罗斯共享 2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这一地理位置使乌克兰被称为支轴国家，起枢纽作用。<sup>③</sup>就政治现实而言，现代乌克兰摆脱苏联“覆盖”，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仅三十年。这意味着：第一，乌克兰面临较为艰巨的政治整合任务；第二，乌克兰面临国家身份建构的问题，需要通过“他者”确立自身身份；<sup>④</sup>第三，乌克兰需要动态平衡国内“亲欧”和“亲俄”两股势力，任何一方的得势都会在客观上打破地缘政治平衡，易引发国内国际矛盾。以上三个任务都需要乌克兰国内强有力的支撑。而现实中，乌克兰内政自独立以来一直面临腐败盛行、经济衰弱的困境，无力摆脱外部势力干预：安全上，美国策动“颜色革命”，试图拉乌克兰进入北约；经济上，欧盟在基本不与俄罗斯沟通的

① 参见[美]浦洛基著：《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曾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

② 参见刘显忠：“历史与认同碎片化：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统一战线学刊》，2022 年第 5 期，第 148 页。

③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123 页。

④ 乌克兰的精英们认为，如果乌克兰希望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它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行旨在塑造不同于其邻国（主要是俄罗斯）的国家身份的国家建设政策，并拥有自己的“独特”历史。See Taras Kuzio,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Ukraine: Defining the ‘Other’”, *Ethnicities*, 2001, Vol.1, No.3, pp.343-365.

情况下，通过“欧盟联系国协定”拉拢乌克兰。<sup>①</sup>由此，乌克兰的“桥梁”身份和其近十年倒向西方的政治选择产生错位，对欧洲地区安全平衡造成重大影响，俄乌冲突可被看作乌克兰国内平衡失败的国际产物。

另一方面，俄罗斯无法接受乌克兰倒向北约。从俄罗斯的视角出发，在历史和政治现实两方面，乌克兰都具有特殊意义。就历史而言，俄乌具有共同源头“基辅罗斯”，两国在语言、文化上有众多重合之处。乌克兰在冷战时期是苏联成员国，赫鲁晓夫曾在 1954 年将克里米亚作为“礼物”赠送给乌克兰。冷战后，俄罗斯一直试图将乌克兰纳入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或政治联盟。就现实而言，乌克兰关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是俄罗斯复兴的必要条件。在地缘政治层面，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关乎俄罗斯黑海出海口问题，而乌克兰作为东西方“桥梁”国家，是俄罗斯与欧洲沟通的重要门户。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以独联体或欧亚主义复兴都是不可行的。<sup>②</sup>在国家身份层面，俄罗斯精英不愿接受乌克兰独立，认为乌克兰及白俄罗斯是与俄罗斯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sup>③</sup>普京的言论反映了俄罗斯部分精英的想法：乌克兰“从未真正存在过”，该国是俄罗斯“历史、文化及精神空间的一部分”<sup>④</sup>。在经济层面，乌克兰是俄罗斯对欧能源输送的必经之地，乌倒向西方将对俄能源产业造成严重损害。<sup>⑤</sup>因此在俄罗斯看来，出于历史文化原因，乌克兰不应倒向西方；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考虑，乌克兰不能倒向西方。乌克兰是俄罗斯安全复合体和以北约的欧洲部分为核心的安全复合体之间仅存的屏障，也是两复合体交接并产生碰撞之地。

## 2. 安全分割导致安全困境：俄乌冲突背后的逻辑动因

结合冷战后的政治现实来看，俄乌冲突是欧洲安全困境的具体表现，而

① 参见冯绍雷：“国际秩序转型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基于演进过程、深层结构、解决方案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 年第 2 期，第 84—98 页。

②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92 页。

③ 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 400 页。

④ Billy Perrigo, “How Putin’s Denial of Ukraine’s Statehood Rewrites History”, *TIME*, February 22, 2022, <https://time.com/6150046/ukraine-statehood-russia-history-putin/>

⑤ 参见赵婧芳、吴志勤、孙竹：“俄乌天然气贸易关系及博弈”，《国际经济合作》，2015 年第 10 期，第 76 页。

欧洲安全困境是“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遭到忽视的直接后果。这一原则被背弃，使得两个安全复合体难以融合，经多次摩擦后，双方立场固化，矛盾集中体现为俄乌冲突。该判断可从以下两方面观察。

一方面，北约的欧洲在安全问题上排斥俄罗斯，诱发并加重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使欧洲陷入安全困境。该困境体现为：北约的欧洲试图以军事—政治联盟形式增进内部安全，却忽视了非成员国的安全利益，造成外部冲突频发。第一，北约宣称对外开放，然而实践中将俄罗斯排除在外，造成俄罗斯不满。1994年俄罗斯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然而该关系并不能作为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替代。<sup>①</sup>曾领导北约的前英国工党政府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表示，普京曾明确表示希望俄罗斯成为“安全、稳定、繁荣的西方的一部分”。<sup>②</sup>然而，21世纪初的西方并未严肃对待这一可能性，而是“为自己的胜利，而非和平的机会感到欢欣鼓舞”<sup>③</sup>。第二，北约东扩使北约的欧洲与俄罗斯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加重了俄的不安全感。与俄罗斯主导的大国安全复合体相比（俄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仅6个成员国），北约国家在数量与实力方面均占优势。第三，在理念方面，北约的欧洲强调的“集体安全”与俄罗斯主张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相距甚远。集体安全假定“某些国家的安全比另一些国家更重要”<sup>④</sup>；而不可分割的安全更强调安全在地理上的关联性。事实证明，北约“集体安全”仅限于内部，而将俄罗斯分割在欧洲整体安全之外，最终使欧洲陷入安全困境。有学者认为，俄“不应两次对北约的扩大予以妥协”<sup>⑤</sup>；“欧洲—大西洋

① See William Noah Glucroft, Frank Hofmann, Rina Goldenberg(ed.), “NATO: Why Russia has a problem with its eastward expansion”, *Deutsche Welle*,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dw.com/en/nato-why-russia-has-a-problem-with-its-eastward-expansion/a-60891681>

② Jennifer Rankin, “Ex-Nato head says Putin wanted to join alliance early on his rule”, *The Guardian*, November 4,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nov/04/ex-nato-head-says-putin-wanted-to-join-alliance-early-on-in-his-rule>

③ Murat Sofuoglu, “Russia could have joined NATO. But why didn’t they do it?” March 16, 2022, <https://www.trtworld.com/magazine/russia-could-have-joined-nato-but-why-didn-t-they-do-it-55561>

④ Artem Kwartalnov, “Indivisibl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s: Implications for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2021, Vol.15, No.3, pp.4-29.

⑤ C.卡拉加诺夫：“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题的空间”，《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6期，第5页。

区域……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可应对传统和新兴威胁的多边机制”<sup>①</sup>。

另一方面，作为当事国的乌克兰缺乏融合两大安全复合体的能力和意愿，在事实上忽视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关切。在能力上，乌克兰内政混乱，常受外部势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难以保持亲西方势力与亲俄势力的平衡。就意愿而言，乌克兰急于确立国家认同，而俄罗斯精英不愿承认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存在。此外，俄对乌而言是强邻，2021 年乌 GDP 总量仅为俄罗斯约九分之一。因此，乌克兰选择通过排俄巩固国家身份，不愿成为俄集体安全组织的一部分（例如，乌克兰是古阿姆集团的重要成员），并试图通过加入北约巩固自身安全。这些行为客观上忽视或低估了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的能力和意愿，从而激化了安全矛盾。

因此，不论是北约的欧洲部分还是乌克兰，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均未重视“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未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或者说，相关的考虑并未改变北约的欧洲与乌克兰最终的行为方式。北约东扩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和不满情绪，推动了俄乌冲突的爆发。在这一过程中，北约的欧洲为追求内部安全，反而使自身面临着更直接的外部威胁。

#### 四、未来欧洲安全秩序重构：不可分割的安全

俄乌冲突的爆发凸显出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复合体融合重构的失败。展望未来，欧洲要重归和平与安宁，仍需以史为鉴，以“不可分割的安全”为原则，构建具有自主性包容性的全欧安全秩序。

##### （一）重回“不可分割的安全”的必要性

欧洲地区权力失衡是导致《最后文件》形同虚设的客观原因，而冷战后西方的一系列举措再度激化了两安全复合体之间的矛盾。从欧洲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来看，重回“不可分割的安全”对于俄欧双方都是必要的。

从短期来看，俄乌冲突作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失效的后果，对各

---

<sup>①</sup> C.卡拉加诺夫, T.博尔达切夫:“建构新型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94 页。



方发展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一方面，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统计，在俄乌冲突发生后的 8 个月内，乌克兰境内平民伤亡总数达 1.6 万人。<sup>①</sup>美国军方人员预计俄乌双方军事伤亡人数达 20 万。<sup>②</sup>随着战事持续，乌克兰输入欧洲的难民人数达到近 800 万，冲击了欧洲各国的经济与社会。<sup>③</sup>另一方面，战事持续对俄欧双方经济构成威胁。

从长期来看，混乱的安全秩序不利于俄欧长远发展。一方面，俄欧分别是能源提供方和能源市场，二者互补有利于双方经济发展。俄乌冲突发生之前，俄罗斯对欧出售的能源占欧洲能源需求的 24%，双方能源合作密切。<sup>④</sup>另一方面，双方持续稳定发展都需要安全的环境。欧洲难以在地理上与俄罗斯切割，必然成为俄周边冲突代价的直接承受者。这一点从 2005 年至 2014 年俄乌三次天然气摩擦中可看出。俄罗斯也难以实现“没有欧洲的安全”。虽然普京于 2016 年提出“大欧亚计划”，试图向东发展，但该计划的顺利实施也离不开俄西部欧洲地区的稳定。<sup>⑤</sup>

综上所述，重回赫尔辛基精神、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是必要的。对此，已有欧洲国家领导人表态。奥地利外长亚历山大·沙伦贝格（Alexander Schallenberg）就批评了波兰拒绝邀请俄外长拉夫罗夫参会的做法，认为俄在欧洲安全框架中可以发挥作用，应保留欧安组织作为全欧对话的平台。<sup>⑥</sup>欧洲如要重新建立和平稳定的安全秩序，最简捷的路径就是正视安全不可分割的现实，积极推进地区安全复合体间的融合，以摩擦为契机，加强全欧安全制度与合作。

---

① See “Ukraine: civilian casualty update 7 November 2022”,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November 7, 2022, <https://www.ohchr.org/en/news/2022/11/ukraine-civilian-casualty-update-7-november-2022>

② See “Ukraine war: US estimates 200000 military casualties on all sides”, *BBC*, November 10,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3580372>

③ See “Refugees from Ukraine recorded across Europe”, January 24, 2023,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④ See “The EU imported 58% of its energy in 2020”, Eurostat, March 28, 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220328-2>

⑤ See Wang Yiwei, Duan Minnong, “Is Greater Eurasia Possible Without Europe: A Security Perspectiv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March 28, 2022,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is-greater-eurasia-possible-without-europe/>

⑥ See “Austrian foreign minister says Russia to play role in future European security”, *TASS*, January 17, 2023, <https://tass.com/world/1563067>

## （二）未来欧洲安全：回到赫尔辛基精神的可能性？

回到赫尔辛基精神显然是重塑欧洲安全与和平最简捷的路径，这意味着各方保持开放对话，就维持现状达成共识，对价值观求同存异，任何一方的安全不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然而在实践中，欧盟在安全领域自主性低，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目前在欧洲和全球层面缺乏有能力、有意愿的对美国及北约的平衡者，欧洲全面安全仍前途未卜，“重回赫尔辛基”面临着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其可能性仍有待观察。总体来看，回到赫尔辛基精神在以下几方面存在障碍。

第一，对于《最后文件》的重点和欧洲安全方案，美、欧、俄三方之间的观点存在差异。除三方对“安全不可分割”这一原则没有明确异议外，在实践中，美国倚重北约，欧盟重视价值观，俄罗斯注重自身参与权。就美国而言，克林顿曾提及欧洲应成为“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大陆”，然而解决方案是让欧洲国家都加入北约。<sup>①</sup>欧盟则认为，具有“共同价值”的伙伴关系是其和平安定的基础，这使其对“非共同价值”地区的安全无能为力。就俄罗斯而言，欧洲安全框架是否包含俄罗斯是其关切。2013 年普京曾表示，“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和 1945 年的雅尔塔协议皆因俄国参与而实现了长久和平”<sup>②</sup>；2022 年 2 月他再次强调，“俄罗斯在过去 30 年一直尝试和北约在欧洲达成一项基于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的协议”。<sup>③</sup>

第二，欧洲地区权力失衡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不利于建构全欧安全新秩序。在地区层面，欧洲应摆脱对美依赖，加强防务自主，构建重回赫尔辛基精神必需的防务自主能力，构建“欧洲的”而非“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中

---

① “Transcript of the Remarks by President W. J. Clinton to people of Detroit from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ATO, October 22, 1996, [https://www.nato.int/cps/en/SID-27373DD8-2EE04DB0/natolive/opinions\\_25141.htm](https://www.nato.int/cps/en/SID-27373DD8-2EE04DB0/natolive/opinions_25141.htm). 美国类似的表述已出现过多次。2007 年 4 月 19 日的北约会议上，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北约成员国表达了对安装导弹防御系统重要性的认可。See “NATO united on missile defence approach”, NATO, April 19, 2007, <https://www.nato.int/docu/update/2007/04-april/e0419a.html>

② “Vladimir Putin Meets with Members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and the Meeting”,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eptember 20, 2013,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ladimir\\_putin\\_meets\\_with\\_members\\_the\\_valdai\\_international\\_discussion\\_club\\_transcript\\_of\\_the\\_speech\\_/?sphrase\\_id=701234](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ladimir_putin_meets_with_members_the_valdai_international_discussion_club_transcript_of_the_speech_/?sphrase_id=701234)

③ “Transcript: Vladimir Putin’s Televised Address on Ukraine”, *Bloomberg*, February 24, 2022.

心”的安全秩序。从现状来看，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安全防务上仍过于依赖美国：过去十年欧盟曾多次提到防务自主，然而只有在俄乌冲突后，马克龙提出的“防务自主”才真正得到重视。对此，欧盟出台《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该战略仍待落实。<sup>①</sup>

第三，全球层面尚未出现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有力的制衡者。《最后文件》的签署是全球均势与地区均势耦合的结果。类似地，要达成欧洲地区和解，全球层面应存在制衡北约的力量，使其对安全问题更谨慎。然而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2021年美国GDP为23.32万亿美元；2022年北约军事人员数量则达到了330万。另一方面，全球层面制衡者的缺位，使得欧洲地区安全复合体权力失衡的情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第四，面向稳定有效全欧安全秩序的远景，当前欧洲两个安全复合体间正向互动远不充分。要推动两个复合体融合，欧盟地区应加强和俄罗斯安全互动，提升欧安组织地位或创建全欧安全框架。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持续轰炸后，北约的欧洲部分始终未能和俄罗斯的大国安全复合体走向融合。2007年美国单方面倡议在捷克和波兰安装导弹防御系统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在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试图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北约和俄罗斯的矛盾难以调和。此外，作为为数不多的全欧安全框架，欧安组织的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较少涉及大国利益协调方面的内容。俄罗斯曾表达不满，认为欧安组织过于微弱，过于强调《最后文件》对于人权的要求而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逐渐成为西方用以约束俄罗斯的工具，而非俄罗斯发挥作用的平台。<sup>②</sup>欧洲两个安全复合体的对接需要文化欧洲、政治欧洲、地理欧洲、经济欧洲进一步统一，这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sup>③</sup>

<sup>①</sup> See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1, 2022.

<sup>②</sup> See “Towards Legal Universal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9, No.3,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towards-legal-universalism/>

<sup>③</sup> See Wang Yiwei, Duan Minnong, “One of China’s Leading Realists: How China See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23,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one-china%E2%80%99s-leading-realists-how-china-sees-russia-ukraine-conflict-201968>

第五，各国目前缺乏重回赫尔辛基精神的意愿。俄乌冲突进一步加重了俄罗斯和北约欧洲部分成员国之间的对立情绪。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出于历史原因和在联盟内地位的考虑，态度上对俄敌视，行动上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2023 年 1 月波兰宣布向乌提供 14 辆豹—2 坦克，S—60 高射炮及 7 万发弹药。<sup>①</sup>此外，作为北约主导国的美国并未显示出战略收缩的迹象，对抗和竞争仍是美国的主要关切，重回赫尔辛基精神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综上所述，欧洲两大安全复合体边界处仍处于摩擦碰撞的阶段，难以看到双方边界模糊、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欧洲全面安全框架的建立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欧洲安全现状表明，在权力结构上，全球层面缺乏对美有效制衡，地区层面欧洲国家独立防务能力有待加强；在社会建构方面，各国对立情绪严重，缺乏重回赫尔辛基精神的意愿。

## 五、结语

冷战后，欧洲地区安全冲突频发，许多欧洲国家倾向于将欧洲安全现状归结于俄罗斯的决策和行动。然而，欧洲安全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北约东扩，深层原因则是全欧安全复合体过于脆弱：欧洲安全从冷战时“由全球大国保证”演变成冷战后的两个分割的、不对称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极性与社会建构变化导致二者未能弥合边界，从而产生碰撞。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是美苏实力均衡的结果，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作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缓和的成果，该文件从全球均势视角为当今安全框架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其全面性、对等性、清晰性、约束性使其发挥了独特作用，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以及和解、相互尊重的赫尔辛基精神将成为欧洲安全构建的良方。不论文化上是否承认，欧洲无法将自己与俄罗斯从地理上分割，欧洲的持久和平离不开“不可分割的安全”。因此，持久

---

<sup>①</sup> See Yaroslav Trofimov, Drew Hinshaw, “Poland’s President Addresses Ukraine’s Parliament, Calls for Removal of All Russian Troop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2,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polish-leader-returns-to-ukraine-backing-eu-bid-and-efforts-to-restart-exports-11653217429>; “Poland, other countries declare ‘unprecedented’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January 19, 2023, <https://www.thefirstnews.com/article/poland-other-countries-decl-are-unprecedented-military-aid-to-ukraine-35899>

和平的欧洲安全新秩序应是全面的、兼顾各方安全关切的。

然而也应看到，欧洲安全新秩序的建构仍面临现实阻碍。冷战结束使欧洲地区安全在摆脱苏联“覆盖”的同时，又更深层、更广泛地陷入对美依赖，被美国主导的北约“覆盖”。以史为鉴，欧洲地区安全应建立在全球均势之上，不应排除俄罗斯，也不应忽视其他全球大国的存在，应将欧洲安全建立在尊重各国安全的基础上，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这需要欧洲摆脱依赖，防务自主。然而，不论是俄欧的负面认知还是欧洲对美防务依赖的现实，都意味着新的全欧安全秩序在短期内较难实现。

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表明，欧洲并不遥远，全球均势、欧洲安全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关联之密切远非昔日可比。在经济层面，短期冲突与长期的欧洲安全困境将使中国海外资产受损；在战略层面，俄乌冲突的结局将对中国战略环境造成直接影响。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大国，能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关照全球政治与欧洲安全，在秉持基本外交原则的同时，为平息战火、创造不可分割的安全、营造可持续和平，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已于2023年2月24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供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十二条建议。从短期来看，停战是首要任务；从长期来看，建构欧洲安全新秩序，在全球形成有利于欧洲和解的权力结构仍是治本之策。

---

**【Abstract】**During the Cold War, as the first achievement of the CSCE (the predecessor of OSCE), the 1975 Helsinki Final Act was based on both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global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wer struggle in Europe.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 of “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 and characterized by its binding nature, clar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equivalence, this act has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dialogue, made clea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blocs, which helps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ince the Cold War, Russia

has fail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West and two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respectively with the European NATO members and Russia as centers, have been formed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and regional power imbalance, the U.S.-dominated West has abandoned the principle of “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 and instead promoted NATO enlargement, which result in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ness, equivalence and binding nature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ucture.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two security complexes to integrate and on the contrary their contradictions have intensified, which is root cause for the escalation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on 24 Feb 2022, has plunged European security into a new round of turbulence, making the task of building a European security mechanism even more urgent. If Europe wishes to rebuild its lasting peace and build a common,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ramework, it should not only return to the Helsinki spirit, but also face up to new realities and new trend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power politics, shaping a new balance of power.

**【Key Words】** the 1975 Helsinki Final Act,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 врем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Хельсинкский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акт 1975 года стал первым итогом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цы ОБСЕ,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обой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й эффект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о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баланса сил 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Европе. В документ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чт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еделима» и обладае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сти, ясности, всеохват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ности,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диалоговую платформу и кодекс поведения дл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 западного лагерей, играет роль в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не удалось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ся в западный лагерь, и в Европ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д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комплекс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центром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НАТО и Росс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На фон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дисбаланса сил США и Запад отошли от принципа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расширению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утрате полноты, взаимности и сдержанности в структуре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ва комплекс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смогли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ся, но и между ними обострились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тавшие глубинной подоплёкой обострени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разразившийся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вверг европейск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новый виток потрясений, и задача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еханизм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ещё 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ой. Если Европа хочет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прочный мир и построить общую,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и устойчи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на должна не только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дух Хельсинки, но и столкнуться с новыми реалиями и новым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л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ть нов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баланса сил.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Хельсинкский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акт,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омплекс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以能源贸易为例

奥尔加·特罗菲缅科\*

**【内容提要】**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自2014年起逐渐降温。2022年2月事件推动俄欧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进一步恶化。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盟曾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双方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的边境、长期的政治经济合作历史、深知彼此文化特点以及经济相互依存都决定了俄欧之间有可能、有必要开展深度经济合作。然而，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双方间巨大政治分歧的牺牲品。双方在2014年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制裁已经给彼此造成了严重损失。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极致压力都体现在一万多条大大小小的制裁中。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制裁也是一些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治目标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经济制裁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常常被用作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回应。传统意义上制裁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各国政府在参与。当今环境下，许多企业也开始针对世界局势积极表态。企业不再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本国和国际规章制度的执行者，也开始成为这些规则的积极制定者。鉴于目前俄罗斯局势，许多外企和跨国企业都宣布要从俄罗斯境内完全撤出。一些企业宣布暂停业务，原因是供应链崩溃、汇率大幅波动以及俄罗斯信贷机构因遭受制裁而致使贸易支付困难。此外，在国际教育领域，俄罗斯联邦高校教育资源也被围堵，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学术合作亦被冻结。然而，任何针对俄罗斯所实施的限制都会对被卷入制裁竞赛的国家和企业自身产生负面影响。但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或许应与部分拒绝进口俄罗斯能源相关，俄罗斯联邦方面也对能源出口实行了限制。本文尝试厘清这些理性和非

\* 奥尔加·特罗菲缅科（О. Ю. Трофименко），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世界经济系执行主任、副教授。



理性的决定，并尝试回答俄罗斯面对的两个永恒的问题：谁之过？怎么办？

**【关键词】** 俄欧关系 俄欧能源贸易 俄欧能源合作 经济制裁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102(22)

关于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础，根据这一哲学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及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同样，与之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探讨政治决策与经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投资关系的密切发展更容易催生支持它们的政治决策。贸易体系所有参与方之间的互利共赢更有利于使各国走上维护和平与秩序的道路，从而使产生冲突与摩擦的风险降到最低。与此同时，很显然的是，一方面，各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会给贸易摩擦的产生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政策制定来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导致其与那些在市场上丧失竞争优势且被迫削减投资计划的国家之间产生摩擦。

纯粹的竞争博弈永远都不是仅仅建立在经济优势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国所制定和采用的贸易政策确实帮助本国企业提升了竞争力，由此它们就不必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然而，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了。鲁·伊·哈斯布拉托夫认为，自全球经济金融危机（2008—2010年）结束以来，世界面临着政治因素不断（过度）加深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局面。<sup>①</sup>自21世纪初以来，这一局面更为明显，具体而言，体现为部分国家在政治上的各种施压企图、谈判议程制定时的无礼举动、以及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等。

传统强国若遇到自身市场份额在国际贸易中减少或发展中国家经济飞速增长时，通常会采取一些政策来竭力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这不仅会影响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而且会对那些无论如何都被迫适应外在条件变化的第三方国家造成影响。

---

<sup>①</sup> Хасбулатов Р.И. Иррационализм чрезмерного влияния фактора политики на экономику: общемир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часть I)// Федерализм. 2018. №.2. С.112-128.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俄罗斯的核心贸易伙伴，双边合作令彼此经济互惠。共同的边境、长期的政治经济合作历史、对彼此文化特殊性的理解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都决定了俄欧间开展经济深入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俄欧间合作基于双方在 1994 年签订的《伙伴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双方范围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协议期限为 10 年，每年自动延期。

《协议》声明，双方要致力于建立长期紧密的经济关系，直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第 1 条）。同时，在确保俄罗斯、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忠于 1991 年 12 月 17 日签订的《欧洲能源宪章》和 1993 年 4 月召开的卢塞恩会议《声明》所规定的目标及原则的基础之上（前言），《协议》还声明，双方要加强在协调企业活动与企业法律制度等诸多问题上的立法合作，其中包括能源领域、建立技术规范与标准等（第 55 条）。《协议》规定，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要以市场经济的原则为依据，以欧洲能源市场一体化为基础。此外，还规定要为促进双方在能源领域扩大贸易和投资的需要创建一系列制度、法律、税收及其他有利条件。核能领域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执行关于核聚变和核安全的两项协议的条款实现的（第 66 条）。此外，双方应致力于保障能源高效生产和使用的可持续、有效和环保及工业设施的安全（第 69 条）。

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能源合作并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俄罗斯的能源公司一直在积极拓展其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就像其欧洲公司一直参与欧盟范围内的能源项目一样，例如，西西里岛上的 ISAB 石油加工厂是当地最大的公司，隶属于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多年来，欧盟一直都是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包括能源项目在内。

然而，尽管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开始明确禁止开展一些经济活动。俄罗斯与欧盟间的关系逐渐冷却。这与欧盟转向能源供应更加多样化的能源战略总趋势有关。从 2014 年起俄欧加速走向陌路，2022 年 2 月的事件推动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进一步恶化。本文尝试分析俄罗斯与欧盟各国间关系的发展，这一历程就好比一对经历了浪漫热恋期、关系成熟期、最终走向分手的夫妻关系。本文分析的时间范围为从 1994 年俄欧签订《伙伴合作协议》之日起至今的近 30 年时间。

## 一、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经济理论及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术语“理性”来作为有效性的同义词。一般会谈论消费者的理性，某个领域或公司的理性（即其重组是为了资源的更高效利用）等，也会谈论（经济上的）最优选择，即用现有的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可行方式。

鉴于此，我们采用“经济理性”这一术语，意指从经济财富和资源中获取效益的最大化，即实现经济财富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从狭义上讲，“经济理性”可以被理解为消费者行为，他们消费时追求用可支配资金获取最大的满足。从广义上讲，这是审慎、理性对待经济资源的态度。

这一方法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于1835年在研究“经济人”范式中提出的。根据这一理念，经济人可以获取对自己需求的最大限度的满足和最大的利益。这里存在一种经济平衡，其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某种最大利益。当现状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破坏现状的人无法获益，则实现平衡。现代经济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人们遵从自己的动机和利益，会朝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所提出的原则，即只有当市场参与者无法通过损害其他参与者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时，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公共福利要实现最大化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各行业、企业的资源配置可以确保产品产出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有效需求结构；

二是，经济资源被最大限度利用条件下的产出量；

三是，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可以其都能最大程度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

在本研究中，我们也采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来进行研究，根据这一标准，任何经济变化只有在变化的受益者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后依然受益的假设情况下，才能被视为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经济爱国主义现象，这是一种基于个人信念、有意识地对待周围现实的态度以及与

---

<sup>①</sup> Homo economicus. Каков он – челове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Научная Россия. 17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cientificrussia.ru/articles/homo-economicus-kakov-on-chelovek-ekonomicheskij>

这种态度相符的其他个人行为，其基础是个体致力于维护和扩大所在群体的经济利益的愿望。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保持目前的能源贸易环境并不符合俄罗斯和欧盟的长期经济利益，需要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当下的政策。

## 二、俄欧间的能源贸易

欧盟的经济发展与其能源消耗密切相关。这可以从其 GDP 生产与天然气用量之间的关系中看出（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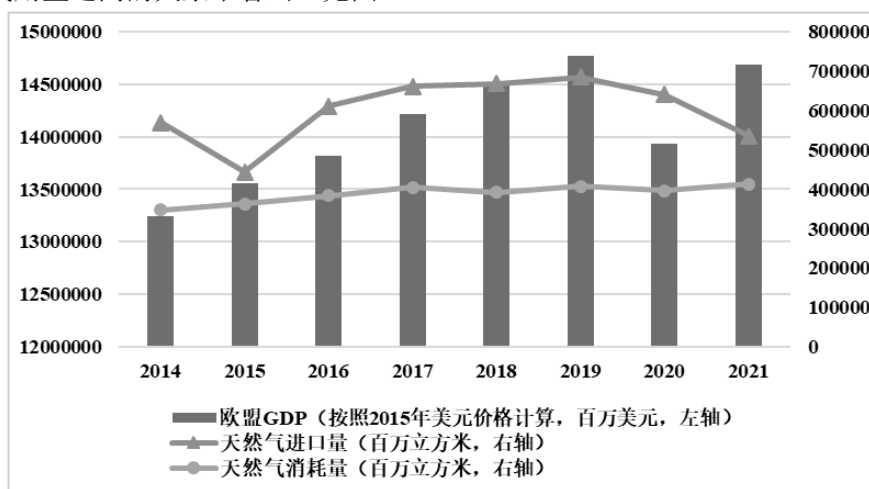


图 1 欧盟 27 国年度 GDP、天然气消耗量及净进口量动态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自制。<sup>①</sup>

同时，近年来欧盟各国各类燃料的产量一直在下降（见图 2），尽管降幅并不明显，但是欧盟如何以可承受的价格进口能源来确保各国的经济增长，成为迫切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政策也取得了成效。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所有能源生产中的占比达到 40% 以上（见图 3）。固体化

<sup>①</sup> “EU imports of energy products – recent developments”, *Eurostat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_-\\_recent\\_developments#Trend\\_in\\_extra-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_-_recent_developments#Trend_in_extra-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

石燃料和天然气的生产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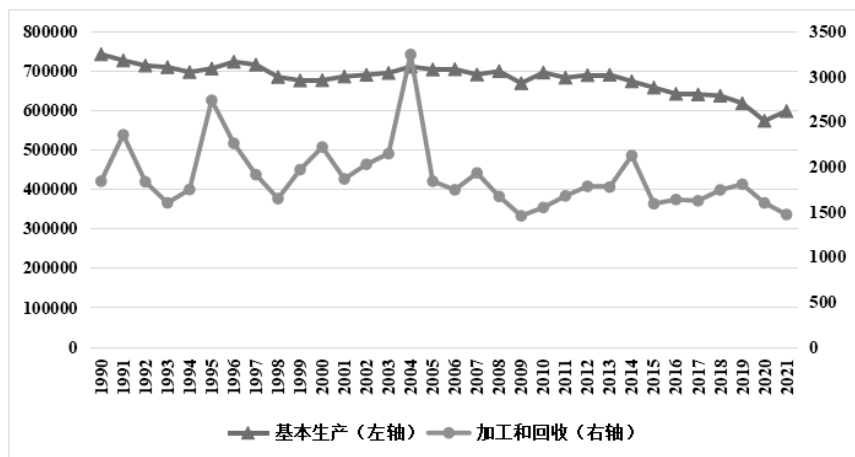


图 2 1990—2020 年间欧盟各国各类燃料的生产状况 (单位: 千吨油当量)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自制。<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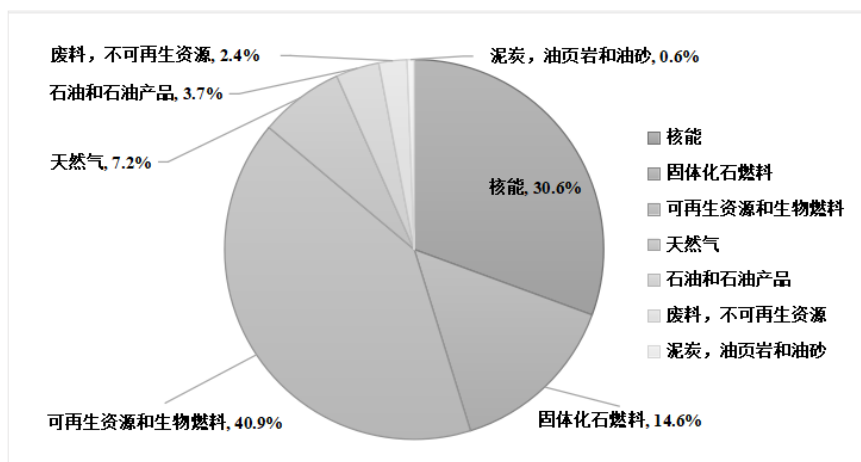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欧盟各类燃料在能源生产中的份额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自制。<sup>②</sup>

① “EU energy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22”,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https://data.europa.eu/doi/10.2833/334050>

② “EU energy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22”,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https://data.europa.eu/doi/10.2833/334050>

欧盟各国需要从海外进口来弥补能源缺口。例如，2020 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占有所有能源进口量的 58.2%，而天然气占 34.5%。除天然气外，各类能源的进口也呈轻微下降趋势。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对所有燃料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进口都有所下降。然而，限制措施结束后这些数字预计会增加。总体而言，欧盟的能源进口依赖度在 2020 年已经达到了近 60% 的水平。俄罗斯历来都是欧盟最大的能源供应商（见表 1）。

表 1 欧盟 27 国的主要能源来源国

石油（千吨）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20 年
俄罗斯	118282	186376	179253	152630	136557	113829
挪威	83622	60053	40523	42990	35984	39231
美国	0	0	28	1798	27523	37663
哈萨克斯坦	9993	26349	29654	35185	36811	37277
沙特阿拉伯	63036	59427	30759	40264	38885	34558
天然气（百万立方米）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20 年
俄罗斯	120699	136283	119665	124320	168860	155020
挪威	46847	67641	74994	77033	65135	74563
阿尔及利亚	55513	56588	49289	33770	30698	28997
未指明来源	8126	23866	24111	20964	67753	27431
卡塔尔	309	4859	20045	12063	21103	16385
美国	0	0	0	0	12560	15682
液化天然气（百万立方米）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20 年
卡塔尔	309	4859	20045	12063	21103	16385
美国	0	0	0	0	12560	15682
俄罗斯	0	0	3	29	14653	13270
尼日利亚	4385	10586	13682	6163	13436	11461
阿尔及利亚	21093	18436	13730	8358	8881	7755
煤（千吨）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20 年
俄罗斯	14179	29302	36786	43914	54569	43051
美国	16950	14023	25248	20624	21077	13369
澳大利亚	21576	22596	15756	18559	16418	11921
哥伦比亚	14566	18282	25414	32211	9626	4729
加拿大	4675	5531	3137	2707	2728	202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自制。<sup>①</sup>

<sup>①</sup> “EU energy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22”,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https://data.europa.eu/doi/10.2833/334050>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20 年俄罗斯对欧盟的石油销量几乎是第二大供应国挪威的三倍。最近十年美国增加了对欧盟市场的能源供应量，逼近挪威的水平。

挪威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仅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半。在卡塔尔（自 2010 年以来）和美国（自 2015 年以来）对欧盟天然气销量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阿尔及利亚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2020 年，俄罗斯的硬质煤供应量大约是美国的三倍。俄罗斯在主要燃料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未特别体现在液化天然气领域，不过，2020 年俄罗斯对欧盟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增幅仅次于卡塔尔和美国。

应当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欧盟的经济活动强度及需求（消费和进口）都急剧下降。3.9%的降幅导致了天然气价格的急剧下降。主要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数据表明，2020 年全球经济出现了急剧下降。特别是欧元区的 GDP 预计萎缩 8.2%，几乎是全球平均收缩率的两倍。<sup>①</sup>这加剧了进口商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在欧盟天然气市场的争夺。

欧洲天然气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2019 年，欧盟 27 国天然气消费量的 71%集中在五个国家：德国（23%）、意大利（18%）、荷兰（11%）、法国（10%）和西班牙（9%）。其余 22 个成员国仅占总消费量的 29%。还应注意的是，气温和天然气消费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

作为欧洲天然气的主要消费国，这五个国家（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和西班牙）也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因此可以说，天然气供应商针对上述国家的争夺表现得最为激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各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存在着差异（见表 2）。

俄罗斯非常满足于作为欧盟最主要的能源供应者的地位。<sup>②</sup>五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欧洲天然气的可靠供应者。俄罗斯总统一再强调，俄罗斯长期

<sup>①</sup>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Europe”, *IMF 2020*, October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EU/Issues/2020/10/19/REO-EUR-1021>

<sup>②</sup> 本文不再探讨俄罗斯应消除“资源诅咒”、“荷兰病”以及转变传统上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商品出口结构的必要性。

充分履行所有义务。<sup>①</sup>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从未拒绝欧洲增加天然气供应的要求。其他能源的供应也是如此。

表 2 2021 年欧盟部分国家从俄进口能源的依赖度 (%)

国家	总计	天然气	石油及石油产品
保加利亚	13.4	77.3	0.0
比利时	19.0	7.9	43.6
匈牙利	35.6	63.9	45.6
德国	30.5	60.3	31.0
希腊	4.1	39.7	63.7
拉脱维亚	25.7	100	12.8
立陶宛	97.7	43.4	100
意大利	23.6	38.3	16.5
荷兰	46.9	31.3	85.1
波兰	28.7	47.5	56.0
斯洛伐克	49.4	64.7	100
芬兰	30.3	74.9	100
法国	6.3	26.9	4.7
捷克	25.5	92.1	36.8
瑞典	6.0	2.8	25.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 2023 年的数据自制。<sup>②</sup>

然而，通过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长期合同一览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欧盟对于这样的依赖度不完全满意。例如，以俄气公司长期合同清单为例，2021 年和 2022 年照付不议（take-or-pay）合同均超过

<sup>①</sup> Олеся Филиппова.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адежным поставщиком газа для своих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6 окт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news/2021/10/06/n\\_16647445.shtml](https://www.gazeta.ru/business/news/2021/10/06/n_16647445.shtml)

<sup>②</sup> “Which countries are most reliant on Russian energy”, IEA, 2023, <https://www.iea.org/reports/national-reliance-on-russian-fossil-fuel-imports/which-countries-are-most-reliant-on-russian-energy>



2000 亿立方米，但到 2030 年将减少到 1200 亿立方米。<sup>①</sup>

欧盟国家的领导层照例不满长期合同制度，他们一方面提倡建立竞争性的市场，另一方面又竭力建立天然气的现货价格。俄罗斯公司试图通过投资欧洲市场的运输、分配、加工和分销基础设施以对冲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变化产生的风险。欧盟国家担心俄罗斯企业通过购买股票排挤本国公司，削弱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俄罗斯则努力保障自己作为油气出口国的利益。<sup>②</sup>

在俄罗斯发起的世贸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争端（DS476）中，<sup>③</sup>俄罗斯表达了对现有状况的不满。俄罗斯质疑所谓的旨在落实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2009 年第三套能源方案的法规。俄罗斯认为，其条款旨在收紧和集中调控欧盟能源市场，一揽子计划毫无依据地限制了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是歧视性政策。企业通常根据其战略目标采用全面垂直整合业务模式，提升其业务效率和供应安全，使其能够利用其积累的生产和科技潜力。一揽子计划的一项目标是通过欧盟市场在开采、运输和销售环节的分拆，实现欧洲能源市场的自由化。它为纵向一体化企业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整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将自然垄断（运输）与竞争活动（生产、销售）分开。（世贸组织）仲裁组支持俄罗斯针对欧盟的一些措施所提出的质疑，证明了俄罗斯抗议欧盟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部分举措是合理的。<sup>④</sup>

在分析欧盟各国的能源市场时，必须注意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人员流动限制措施的影响。这使得能源出口商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加剧，特别是美国与俄罗斯。

任何商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价格。我们比较了俄罗斯和美国天然气价格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为了跟踪两国天然气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也是为了弄清，对于美国而言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从经济上讲有多大的吸引力，以及

---

① Tatiana Mitrova, Tim Boersma, “The impact of US LNG on Russian export policy”,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2018.

② Катгышева Е.Г. Роль инвестиций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развитии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оссии// Записки Го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08. Т.179.

③ “DS476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Energy Sector”,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76\\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76_e.htm)

④ Trofimenko,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first steps”, in Sutyryn S.F., Trofimenko O.Y., Koval A.G. (ed.), *Russian Trade Policy: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19, pp.283-305.

对于欧洲而言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从经济上讲在多大程度上受益。

如前所述，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加剧了俄罗斯和美国在欧盟天然气市场的竞争。美国液化天然气在欧盟进口结构中的份额下降得比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多。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只是前不久才开始向欧盟出口能源（表 1）。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的会晤之后，美国对欧盟的能源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法国、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比利时和克罗地亚。<sup>①</sup>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的能源生产已经大大超过了能源消费。<sup>②</sup>在没有出口禁令的情况下，美国公司正在寻找新市场，欧盟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溪管道被破坏之前，俄罗斯和美国的天然气竞争主要体现在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方面。俄罗斯由于无需建设液化天然气终端，生产成本更低，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 三、2022 年 2 月 24 日之后的俄欧能源贸易

在这场冲突爆发后，欧盟等国迅速禁止能源贸易，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欧盟各国领导人决定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该禁令已在 2022 年年底生效，<sup>③</sup>尽管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获得了通过他们所依赖的“友谊”管道进口俄罗斯石油的豁免，但也宣称必须限制大部分俄罗斯石油出口。

限制能源贸易是欧盟一揽子制裁的组成部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立场，

---

① 2016—2021 年美国向欧盟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情况可参见欧盟委员会 2022 年的数据，“EU energy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22”，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https://data.europa.eu/doi/10.2833/334050>

② 美国境内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情况可参见“Annual Energy Outlook 2022”，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outlooks/aeo/narrative/production/sub-topic-01.php>

③ Robert Perkins, Takeo Kumagai, Herman Wang, “EU Agrees Compromise Deal to Ban 90% of Russian Oil Imports by Year End”, S&P Global Commodities, May 31, 2022, <https://www.spglobal.com/commodityinsights/en/market-insights/latest-news/petrochemicals/053122-eu-agrees-to-ban-russian-seaborne-oil-imports-hitting-two-thirds-of-supplies>.

“欧盟采取了一揽子全面而严厉的限制性制裁措施，旨在让克里姆林宫资助战争的能力瘫痪，使得应为入侵负责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付出切实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削弱其经济基础”<sup>①</sup>。

这些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进口各类俄罗斯煤炭，并完全禁止进口海运原油以及石油产品。这些禁令设置特定的适应性过渡期，以便欧盟尝试寻找替代供应，防止石油价格上涨。

欧盟不仅限制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而且还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特定的炼油技术。俄罗斯难以升级炼油设施，成本随之提高。2014 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后，欧盟实施了石油设备出口禁令，此次进一步扩大了禁令范围。

欧盟还禁止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新投资，但排除民用核能和运输部分能源产品。禁令还涉及对俄罗斯采矿业的新投资，除了某些特定的原材料。此外，由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欧洲的银行已经暂停了与诸多俄罗斯资本控制的公司交易。总体来讲，俄罗斯银行被 SWIFT 系统切断也给未受制裁的合同交易带来了麻烦。

欧盟的第六轮制裁方案，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已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生效。该方案规定，如果石油售价超过上限，就禁止为俄罗斯石油海运提供服务，禁止石油运输的保险、中介服务和融资交易。七国集团和所有欧盟成员国对通过俄罗斯海运的石油实行每桶不得超过 60 美元的价格限制。欧盟意图进一步减少俄罗斯的收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并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保持能源成本稳定。然而，即便如此，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些举措还不足以遏制俄罗斯。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雷恩萨卢告诉彭博社：“欧盟应在 2023 年 3 月底前做出将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降至每桶 30 美元的决定。”该观点反映了他们希望迫使俄罗斯承担较高的出口成本。2022 年俄罗斯的平均石油开采成本上升至 24600 卢布/吨，比 2021 年（20690 卢布/吨）增加了 19%；考虑到 2022 年美元平均汇率为 67.46 卢布，俄罗斯每桶石油的平均生产成本为 50 美元。<sup>②</sup>

<sup>①</sup> Санкции ЕС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вследствие вторжения в Украину. [https://eu-solidarity-ukraine.ec.europa.eu/eu-sanctions-against-russia-following-invasion-ukraine\\_ru](https://eu-solidarity-ukraine.ec.europa.eu/eu-sanctions-against-russia-following-invasion-ukraine_ru)

<sup>②</sup> Росстат: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добычи нефти в 2022 году выросла на 19%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2 февраля 2023.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841534>

鉴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对欧洲至关重要，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或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没有受到欧盟国家制裁。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从未从俄罗斯有过大量进口的国家禁止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其他国家则是通过管控现有的和新增的天然气业务相关技术和服务的出口，向俄罗斯施加一定的压力。<sup>①</sup>事实上，2022 年 3 月，俄罗斯输送给欧盟的管道天然气甚至有所增加，但是，此后供应量有所下降。

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俄罗斯并不打算仅仅当“挨打的小孩”，而是试图对欧洲监管机构的不友好行为给予对等回应。例如，俄罗斯颁布总统令，明确禁止根据设定“价格上限”的合同出口石油。<sup>②</sup>

俄罗斯领导层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要求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本国的天然气交易使用卢布结算。根据总统令，不友好国家的公司必须在俄罗斯的银行开设账户。外国购买者必须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两个专门账户：一个卢布账户和一个外汇账户。天然气的付款方式是向外汇账户转账，之后银行在莫斯科银行间货币交易所（MICEX-RTS）出售外汇，并将换取的卢布转入卢布账户。<sup>③</sup>俄罗斯在推出新机制时暂停了现有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令不涉及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为不以上述方式结算俄罗斯天然气留有余地。

对于不愿接受限制条件的欧盟国家，俄罗斯实施了天然气销售禁令。例如，俄罗斯针对俄气公司原欧洲子公司的反制裁措施导致亚马尔-欧洲管道和芬兰管道停止输气。

2022 年 9 月后，俄欧间只剩三条天然气管线还在运行：使用“蓝溪”和“土耳其溪”管线输送到土耳其；通过“土耳其溪”的延伸线路——“巴尔干天然气管道”输送到巴尔干国家和匈牙利；通过“苏贾”配气站过境乌

---

① T. Mitrova,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Russian Oil and Gas Sector with Limited Data”,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publications/qa-understanding-impact-sanctions-russian-oil-and-gas-sector-limited-data/>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марта 2022 г. N 172 «О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исполн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покупателям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перед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оставщиками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③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о продаже газа за рубл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 странам.// РБК. 31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31/03/2022/6245aafb9a7947e20b83407a>

克兰输送至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扣除输送到摩尔多瓦的份额）。<sup>①</sup>

部分欧洲国家在意识到俄罗斯的限制措施将导致本国需要寻找替代能源后，尝试建立更多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相关潜在问题的出现。例如，2022年5月，俄罗斯每昼夜向意大利出口的石油大约为45万桶，这是2月份出口量的四倍，也是2013年以来的峰值。据西西里岛的FEMCA CISL工会秘书长亚历山德罗·特黎波里（Alessandro Tripoli）所言，欧盟的制裁实际上刺激了欧盟各国的石油进口。此外，俄罗斯对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石油出口也有所增加，里雅斯特港是通往德国的泛欧石油管道的起点。<sup>②</sup>总之，2022年，意大利总共进口了6250万吨石油，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为1210万吨，即18.5%。然而，2023年，受禁令的影响，俄罗斯不再是意大利的石油供应商了。<sup>③</sup>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整体稳定。2022年4月的开采量比3月下降了12%，这一下降幅度小于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关于削减石油开采决定影响而导致的下降幅度。<sup>④</sup>

欧盟的贸易限令导致俄罗斯多个领域的出口份额减少（见图4）。

2023年，这种负面趋势仍在持续。2023年1月，俄罗斯通过管道向欧盟出口的天然气只有约20亿立方米，比2019年1月少了7倍。欧盟领导人声称，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到此为止。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由于欧盟内部的团结和来自美国、挪威的援助，欧盟已经结束了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美国和挪威用液化和管道天然气支援了欧洲。冯德莱恩提到，俄罗斯在8个月内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减少了80%，欧

① Алексей Белогорьев. О скромно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рубопроводного газа в Европу в 2023 г// Нефть капитал. 14 февраля 2023. <https://oilcapital.ru/news/2023-02-14/o-skromnom-perspektivy-eksporta-rossijskogo-truboprovodnogo-gaza-v-evropu-v-2023-g-2662397>

② Италия увеличила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на фоне возможного эмбарго. 21 мая 2022 г. <https://www.forbes.ru/biznes/466265-italia-uvelicila-import-rossijskoj-nefti-na-fone-vozmoznogo-embargo>

③ Россия в декабре исчезла из списка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нефти в Италию// Интерфакс. 3 февраля 2023.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884511>

④ T. Mitrova,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Russian Oil and Gas Sector with Limited Data”,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publication/s/qa-understanding-impact-sanctions-russian-oil-and-gas-sector-limited-data/>

盟国家通过“艰苦的工作”，共同设法弥补了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减少。<sup>①</sup>美国已设法将其在欧盟的天然气市场份额增加了 1 倍以上。<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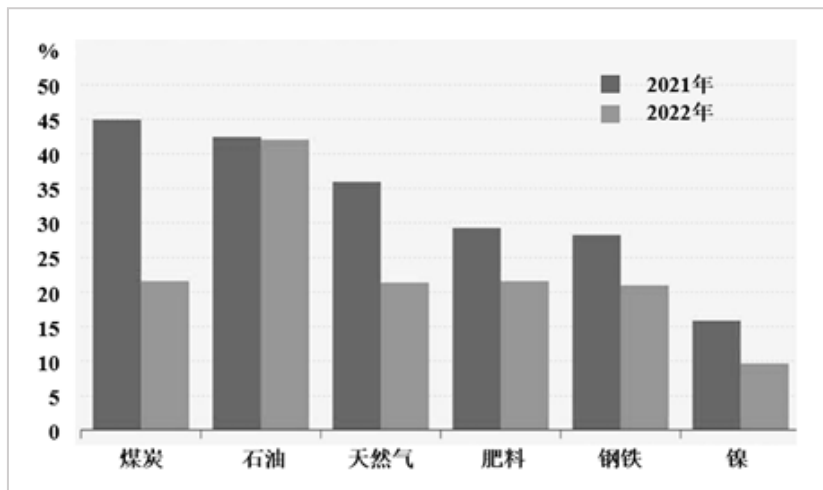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年和 2022 年俄罗斯对欧盟特定商品的出口份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 2023 年公布的数据自制。<sup>③</sup>

现有状况的受益者是那些增加对欧盟出口天然气的国家。整体来讲，海湾各国正在抢占空缺的利基市场。中东的石油出口国也能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益。他们同时通过提炼、储存和销售俄罗斯石油受益。<sup>④</sup>

中国和印度以大幅折扣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成为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主力。其中，印度购买的石油是危机前的许多倍，甚至购买量大大超过中国。显然，这与西方实行对购买俄罗斯海运石油的禁令有关。

① Еврокомиссия заявила об обсуждении санкций на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РБК. 5 апреля 2022. <https://www.rbc.ru/economics/05/04/2022/624c3edf9a7947648069a0fb>

② 欧盟各国的天然气进口情况参见欧盟统计局 2022 年公布的数据，[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File:Extra-EU\\_imports\\_of\\_natural\\_gas\\_by\\_partner\\_Dec2022.png](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File:Extra-EU_imports_of_natural_gas_by_partner_Dec2022.png)

③ “EU imports of energy products – recent developments”, *Eurostat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_-\\_recent\\_developments#Trend\\_in\\_extra-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_-_recent_developments#Trend_in_extra-EU_imports_of_energy_products)

④ Robin Mills, Ahmed Mehdi, “The EU Ban on Russian Oil: Crude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enter of Global Energy Policy, February 15, 2023,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publications/the-eu-ban-on-russian-oil-crude-implications-for-the-middle-east/>

#### 四、2022—2023 年欧盟与俄罗斯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欧盟国家对于对俄罗斯油气实施制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比利时等国，虽然没有过度依赖俄罗斯的油气供应，但出于对邻国利益的考虑而对实施油气制裁持审慎态度；以德国为首的集团（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等），表示过大幅度地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将导致经济衰退。<sup>①</sup>实践表明，自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在疫情期间欧盟各国经济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所以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

自 2021 年年底以来，整个欧洲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上升。欧洲的通胀率在 2022 年 10 月达到了 11.5% 的历史最高水平（欧盟的通胀率在 2008 年 7 月最高，为 4.4%，在 2015 年 1 月最低，当时物价下降了 0.5%）。在欧盟成员国中，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是 2022 年 12 月的匈牙利，达到 25%，其他 15 个成员国也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胀率。<sup>②</sup>2023 年 1 月，欧盟整体的通胀情况略有改善，但仍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继续恶化：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26.2%；拉脱维亚（21.4%）、捷克（19.1%）、爱沙尼亚（18.6%）、立陶宛（18.5%）和波兰（15.9%）情况略好于匈牙利。<sup>③</sup>

2022 年欧盟的实际 GDP 增幅很小（0.7%），可以说，欧盟各国的经济出现了衰退。2022 年 3 月以来欧盟各国的工业生产数据没有增长也说明了这一点。<sup>④</sup>

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欧盟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在德国就可以看出。2022 年年底，这个欧盟最大经济体的家庭天然气价格与 2021 年相比几乎上涨了三倍——从每千瓦时 7.06 欧分上涨到 20.04 欧分。为防止出现危机情况，德国

① Еврокомиссия заявила об обсуждении санкций на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РБК. 5 апреля 2022. <https://www.rbc.ru/economics/05/04/2022/624c3edf9a7947648069a0fb>

② “Inflation in Europe - Statistics & Facts”,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4120/inflation-and-price-indices-in-europe/#topicOverview>

③ “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 (HICP) inflation r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January 2023, by country”,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25698/monthly-inflation-rate-in-eu-countries/?locale=en>

④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Globalization Institute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March 2023, <https://www.dallasfed.org/-/media/Documents/research/international/global.pdf>

政府向居民家庭提供了一揽子救助计划。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BASF）宣布，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将永久缩减其在欧盟的市场份额。<sup>①</sup>

由于俄罗斯转向其他市场，欧盟的制裁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与此同时，至少在短期内，欧盟的限制没有导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出现致命的下降。尽管如此，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2023 年的额外收入出现了负值（表 3）。同时，高通货膨胀率也未能避免，2022 年 4 月俄罗斯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 17.8%。<sup>②</sup>

表 3 2018—2023 年俄罗斯联邦的石油和天然气预算收入（亿卢布）

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2 月
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总计	90178	79243	52352	90565	115862	4255	5212
额外油气收入	42614	29568	-3223	31670	50773	-1596	-148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23 年俄罗斯财政部数据自制。<sup>③</sup>

##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欧盟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分析，我们发现，双方关系中出現的一些消极趋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可以非常遗憾地承认，俄欧《伙伴合作协议》中规定的原则已经被彻底遗忘。如果我们将对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作为理性评判的主要标准，那么俄欧之间的能源合作本应该是长期的、富有成效的。

然而，“第三套能源一揽子计划”促使欧盟竭力阻止俄罗斯巩固在欧洲

① Anne-Sophie Corbeau, Ann-Kathrin Merz, “Understanding Germany’s Gas Price Brake: Balancing Fast Relief and Complex Politics”, Center of Global Energy Policy, Feb. 2023,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germanys-gas-price-brake-balancing-fast-relief-and-complex-politics/#\\_edn15](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germanys-gas-price-brake-balancing-fast-relief-and-complex-politics/#_edn15)

② “Global Recession Indicators”, <https://www.statista.com/study/123858/global-recession-indicators/?locale=en>

③ Сведения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доходо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в 2018-2023 году. 5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minfin.gov.ru/ru/statistics/fedbud/oil?id\\_57=122094-svedeniya\\_o\\_formirovani\\_i\\_ispolzovanii\\_dopolnitelnykh\\_neft\\_egazovykh\\_dokhodov\\_federalnogo\\_byudzhet\\_v\\_2018-2023\\_godu](https://minfin.gov.ru/ru/statistics/fedbud/oil?id_57=122094-svedeniya_o_formirovani_i_ispolzovanii_dopolnitelnykh_neft_egazovykh_dokhodov_federalnogo_byudzhet_v_2018-2023_godu)



能源市场的地位。早在俄乌冲突升级之前，俄罗斯企业已经承受了来自欧洲监管机构的压力，尽管俄企在欧盟进行了大量投资，成为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的行动一方面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在关键领域加强监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阻碍俄罗斯公司在欧盟各国稳定开展业务的举措引起了俄方的恼怒和担忧。

过度依赖最大的能源供应国或许是危险的。但是，这种依赖也通过经济关系将出口国和消费国联系在一起，使之可以相互影响，并为致力于稳定和繁荣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盟已经开始奉行限制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存在的政策。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在 2014 年仍在继续，在这一年，欧盟开始通过限制向俄罗斯供应设备和技术使其无法高效开采石油。这对俄欧之间的能源合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欧盟经济活力的急剧下降，但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率相比，欧盟对天然气需求的下降幅度和进口量的缩减幅度都很小。管道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加剧了俄美对欧盟天然气市场的争夺。由于长期固定价格合约份额减少，欧盟成员国市场价格上涨，使得美国供应商比之前更具竞争力。自 2022 年 2 月以来，欧盟一直在积极推动“俄罗斯不应从油气中获得收入”的观点，甚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损害自身的利益。欧盟的这种立场可以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但其目前的宏观经济指标清晰地证明了这个决定绝非理性。而那些善于在充满前景的欧洲能源市场上提升自身份额的第三方国家便是当前局势的受益者，他们抢占了俄罗斯空出来的份额。因此可以说，早在当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战的先决条件已经形成。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指出，欧盟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具体为欧盟所提倡的 SWAM 机制规定对不遵守欧盟环境保护高标准的进口商额外征税）与其能源贸易流转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从更远的国家进口能源造成污染物排放大幅增加，通过压裂土壤来提取碳氢化合物的页岩油气技术导致水中毒、地面和空气被甲烷和乙烷污染。

因此，俄罗斯和欧盟之间能源合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所采取的政治决策。目前欧盟削减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在于欧盟将减少对俄的依赖作为长期战略。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以一种能源上的依赖替代另一种依赖，对俄罗斯和欧盟均是如此。欧盟被迫投资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终端来取代已有的油气管道。欧盟制定的战略旨在遏制和削弱俄罗斯。但从长远来看，欧盟对一个不依赖它的邻国有多大兴趣，这是个大问题。

而俄罗斯方面则陷入了对其他国家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且俄罗斯的能源产品是以很大的折扣销售给这些国家的。此外，俄罗斯能源出口转向东方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一方面，这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将会成为财政的额外负担。同时，俄罗斯企业经常忽视提升能源资源的加工水平，因而无法从生产和出口中获得更多回报。

因此，俄罗斯和欧盟都恶化了各自的市场地位。双方区域内的经济变化没有提高效益，因为双方没有能够完全弥补损失，均没有成为受益者。对这种行为的描述非常符合戴尔·科普兰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国家领导人对未来抱有强烈的积极预期，过去和现在的贸易和投资水平是否低下无足轻重。<sup>①</sup>正是领导人的未来取向和对未来利益流动的预期，可能驱使领导人倾向于维护和平。如果领导人认为贸易和投资在明天或不久的将来被切断，那么过去和现在的贸易水平再高也没有意义。正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可能迫使他们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甚至是战争，来确保国家的长久安全。尽管如此，这种做法在现实中未必会被视为理性的。

当前情况下，欧盟各国和俄罗斯都在承受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许多外部玩家却能因此获取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我们认为，这一现状大概既不能让欧盟满意，也不能让俄罗斯满意。要摆脱现在的处境，俄欧双方都需要寻求妥协的机会。

（翻译 邵鹏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讲师，晨晖学者）

---

**【 Abstract 】** Since 2014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RF) and the European Union(EU) have been gradually cooling down. The event of February 2022 became a catalyst in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their

---

①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nks. Actually during a rather long period the EU used to be Russia's key trade partner, and cooperation led to their mutual benefits. A common border, long-lasting histor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good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peculiarities, as well a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y were among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ir deep economic collaboration. Nevertheless, economic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a victim of dramatic political disagreement between two parties. Sets of mutual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after 2014 already led to losses for both partners. The EU's more than 10,000 various sanctions resulted in incredible pressure against Russia.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ic sanctions provide important means for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ir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Their importance seems to be increasing over time, often as responses to Russia'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urrent wave of sanctions not only governments are involved into developing sanction policies. Recently many businesses started to indicate their opinions on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They are not just "rule-takers" any more, they are active as "rule-makers". Companies not only act according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but also indicate their positions on various types of events happening all around the globe.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Russia, many foreign and transnational business entities announced their complete withdrawal from the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 Then they reformulated their statements to suspend work or supplies, explaining this by a break in supply chains, a sharp change in exchange rates, as well as difficulties with payment goods for deliveries due to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 credit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educational materials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RF on international and educational platforms were blocked, academic cooperation was frozen. Any restrictions introduced against Russia should have created a negative effect for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themselves, which joined the sanctions race. However, the most painful negative effect, apparently,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a partial refusal to import Russian energy resources.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its part, introduced export restrictions.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determine how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decisions were. Meanwhile it also tries to figure out an answer on two questions: *cui prodest* and what to do?

**【Key Words】** Russia-EU Relations, Russia-EU Energy Trade, Russia-EU Energy Cooperation, Economic Sanc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С 2014 год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хлаждались. События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стали катализатором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худш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ремени ЕС был ключевым торговым партнером Росси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иводило к взаим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выгодам.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долговечная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хорошее поним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а такж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ь были среди факторов, которые определя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глубо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тали жертвой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игроками. Пакеты взаим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анкций, введенных после 2014 года, уже привели к серьезным потерям. Оказываемое невероя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привело на Россию привело к более чем 10000 различных санкц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средств для стран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х важность со временем усиливается, часто как ответ на военные операц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вуют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политики санкц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ногие компании начали активно выражать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мире.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нимают на себя «правила», действую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и нормами, но и сами активно их формируют. Учитывая текущ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мног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объявили о полном уходе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тр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заявили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работы, объясняя это разрывом в цепочках поставок, резким изменением обменных курсов, а также трудностями с оплатой товаров из-за санкц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реди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от РФ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платформах был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ы,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ыло заморожено. Люб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водимы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должны были создавать негативный эффект и для самих стран и компаний, которы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санкционную гонку. Однако наиболее болезненный негативный эффект, по всей видимости, должен быть связан с частичным отказом от им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кже вводила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а экспорт. В статье сделана попытка определить, насколько р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были такие решения. Автор также пытается выяснить ответ на два извеч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проса: кто виноват и что дела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ями,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

(责任编辑 崔 珩)

# 俄美太空合作：进程、动因与展望

李虎平\*

**【内容提要】**俄美太空合作既是苏美太空合作的延续，也是双方太空发展需求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缓和为双边太空合作开创了新局面，两国在火箭发动机、国际空间站等领域加强合作。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依赖俄罗斯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提升了俄罗斯在双边太空合作关系中的地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美地缘关系不断恶化，太空制裁与反制裁频发，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同时，两国的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尤其是美国太空商业公司技术进步，销蚀了太空合作的基础。太空政策理念冲突也阻碍了俄美太空合作的持续。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波及俄美太空合作，太空关系安全化态势逐渐显现。俄美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恶化了太空安全环境，为太空治理增加了难度。

**【关键词】**俄美太空合作 俄罗斯太空战略 俄乌冲突 美国太空战略 太空治理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124(26)

## 一、引言

太空是大国竞争的新疆域。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人造卫星“Спутник-1”，开辟了除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个发展空间，也打响了太空竞赛的发令枪，苏美竞相角逐太空。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Юрий Гагарин）乘坐“东方”（Восток）号飞船首次遨游太空，宣示、巩固了苏联的太空强国地位。1975年7月，“联盟”（Союз）号

\* 李虎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飞船与“阿波罗”（Apollo）号飞船实现“太空握手”，是苏美在太空领域的首次成功合作。苏联解体后，俄美淡化太空发展的军事意义和政治象征，选择开放式合作，太空关系呈现出去安全化态势。<sup>①</sup>俄罗斯虽在与美国的太空合作中赚取了丰厚的商业收入，但融入美国的太空产业链、供应链，使其日渐沦为“太空出租车”，太空大国地位下降。<sup>②</sup>同时，俄美地缘冲突不断，太空制裁与反制裁频发，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俄美将太空视为制衡对方、增强自身军事威慑力的重要领域，加快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太空关系安全化态势愈发明显。

俄美太空合作意义重大。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俄美太空合作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以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太空政策演变为轴，分析俄罗斯太空战略调整及其目标、逻辑与影响。<sup>③</sup>二是以俄罗斯太空外交政策为分析视角，将俄美太空合作视为俄罗斯太空国际合作的一部分，探讨俄罗斯对美太空政策的内容。<sup>④</sup>三是从大国太空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俄美太空博弈态势及对太空和地

① 参见杨娜、程弘毅：“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第75-98页。

② См. Все на своих: что изменит успешный полет корабля Илона Маска к МКС. 31 мая 2020 г. <https://iz.ru/1017898/mariia-nediuk-olga-kolentcova/vse-na-svoikh-chno-izmenit-uspshnyi-polet-korablia-ilona-mask-a-k-mks>

③ 参见何奇松：“太空强国：俄罗斯的梦想与现实”，《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76-88页；何奇松：“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太空关系及其影响分析”，《国际观察》，2015年第3期，第17-30页；何奇松：“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现实、改革”，《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7-176页；孔桥雨：“俄罗斯空天政策调整：实践与创新”，《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1期，第71-90页；孔桥雨：“俄罗斯太空战略的变化（2012—2021）”，《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5期，第47-62页；Nils Holger Schreiber, “Man, State, and War in Space: Neorealism and Russia’s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Outer Space Security Politics”, *Astropolitics*, 2022, Vol.20, No.2-3, pp.151-174.

④ 参见何奇松：“俄罗斯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第55-61页；何奇松：“太空领域竞争的实质是大国竞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6期，第40-53页；白俊楠：“俄罗斯太空军事化政策与实践”，《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10期，第27-32页；Vishnu Anantamula, “U.S. Initiative to Place Weapons in Space: The Catalyst for a Space-Based Arms Race with China and Russia”, *Astropolitics*, 2013, Vol.11, No.3, pp.132-155; Jaganath 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A hedging and offsetting strategy to deter Western aerospace forc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2, Vol.43, No.3, pp.436-463.

缘安全的影响。<sup>①</sup>这些研究将俄美太空合作置于俄罗斯太空政策、大国太空博弈整体框架之中，缺少对俄美太空合作的系统分析；另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为俄美太空合作带来了新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太空合作的进程，探究影响太空合作的因素，并结合当前俄乌冲突下双边太空合作现状，分析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美两国太空关系的走向与影响。

## 二、俄美太空合作进程

冷战结束后，俄美太空合作呈现出不断扩大、深化的态势。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俄美太空合作迎来高峰期。然而，受地缘冲突与太空自主力量建设等影响，俄美太空合作进程频繁受阻。

### （一）冷战结束至 2011 年：全面深化合作

冷战期间，太空是苏美彰显制度、科技与军事优势的关键领域。苏美推进太空军备竞赛，消耗了彼此大量财政资源和精力。同时，苏美在太空领域开展合作，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缓解了双边地缘竞争，阻挡了地缘冲突向太空蔓延。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缓和降低了继续生产、运营军事卫星的需求，消解了持续推进太空军备竞赛的紧迫感。1993 年 5 月，美国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为俄美太空全面合作铺平了道路。

国际空间站是俄美太空合作的重大成果，也是双方和平探索太空的象征。美国是俄美联合实施国际空间站项目的直接推动方。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一威胁的消失降低了美国国会继续开展国际空间站项目的兴趣和理由，削减了太空预算。太空国际合作成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防止国际空间站项

---

<sup>①</sup> 参见何奇松：“大国太空防务态势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2 期，第 25-32 页；何奇松：“中美俄太空三角关系”，《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2 期，第 64-76 页；何奇松、朱松林：“后冷战时代的太空军备竞赛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 2 期，第 154-160 页；徐能武、龙坤、孟鑫：“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变和发展动向”，《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07-129 页；Alexey Arbatov, “Arms control in outer space: The Russian angle, and a possible way forwar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9, Vol.75, No.4, pp.151-161; James Clay Moltz,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wenty-First-Century Space Power”,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9, Vol.13, No.1, pp.66-94; Kylie Hammac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pace: The Role of Miscalculation, Militarization, and Weaponization”, *Astropolitics*, 2021, Vol.19, No.3, pp.230-236.



目被国会取消的替代选项，也可减轻太空预算削减和国内政治变化对太空计划的影响。<sup>①</sup>同时，苏联解体引发了对俄罗斯弹道导弹技术扩散的担忧。美国制定了一项经济激励措施，通过增加卫星发射市场份额和邀请参与国际太空项目等方式，防止俄罗斯的太空和国防工作者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易活动。<sup>②</sup>在此情况下，美国航空航天局提议将“自由”（Freedom）号空间站与俄罗斯“和平”（Мир）号空间站合并。<sup>③</sup>

1993年9月，俄美签署太空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国际空间站。1995年6月，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与美国“亚特兰蒂斯”（Atlantis）号航天飞机成功对接，标志着双方联合建设国际空间站进入实质阶段。1998年，俄美开始合作组建国际空间站的舱段，2010年建成，共有16个国家参与其中，俄罗斯主要承担宇航员与物资的输送以及维修工作。当前，美国拥有国际空间站15个太空舱中的11个，俄罗斯拥有4个。

卫星发射是美国从俄罗斯购买的主要太空服务。1995年，俄罗斯赫鲁尼切夫航天科研生产中心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资成立国际发射服务公司（International Launch Services, ILS），依靠俄罗斯“质子”（Протон）与“安加拉”（Ангара）运载火箭为世界商业用户——主要是美国政府——提供卫星发射服务。凭借雄厚的航天基础设施和强大的航天发射技术，以及丰富的太空探索经验，俄罗斯太空商业收入大增。1997年，俄罗斯太空商业收入为7.5亿美元，较1995年增长2.1倍，其中发射服务收入高达4.7亿美元。<sup>④</sup>然而，由于缺乏资金，俄罗斯主要以技术，而不是注资的方式参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俄罗斯的技术转让。<sup>⑤</sup>

火箭发动机是俄罗斯保持对美非对称技术优势的关键依托。1997年，俄

① See Roger D. Launius, “United States Spac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stropolitics*, 2009, Vol.7, No.2, pp.89-100.

② See Victor Zaborskiy, “Space Engagement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Preventing Conflicts and Proliferation”, *Astropolitics*, 2006, Vol.4, No.2, pp.179-206.

③ See William Bianco, “How Russia’s war with Ukraine jams NASA”, April 14, 2022, <https://spacenews.com/op-ed-how-russias-war-with-ukraine-jams-nasa/>

④ See M. Bendikov, I. Frolov and E. Khrustalev, “Russian Astronautics in the World Space Market”, *Russian Politics & Law*, 2021, Vol.39, No.3, pp.29-49.

⑤ See Liudmila Bzhilianskaya, “Russian launch vehicles on the world market: a case-study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Space Policy*, 1997, Vol.13, No.4, pp.323-338.

美签署协议，在 2018 年年底前向美国供应 101 台 RD-180 火箭发动机，为“Atlas-V”运载火箭提供动力。为方便购买，2006 年美国波音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建联合发射联盟（United Launch Alliance, ULA），基本上垄断了对 RD-180 火箭发动机的购买权。

## （二）2011 年至今：相互依存与相互制裁

2011 年 7 月，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退役，俄美太空合作迎来高峰期。美国航天飞机退役是俄美太空合作的重要转折点。美国从通过经济激励方式阻止俄罗斯弹道导弹技术扩散这一军事目的，转向依赖俄罗斯航天发射技术。俄美太空合作关系相互依存特征开始显现，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这一时期，尽管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了若干地缘政治危机，在太空领域也出现了制裁与反制裁，但均未损害国际空间站的正常运作。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制裁俄罗斯航天工业。时任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的德米特里·罗戈津（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威胁要中断对美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席位供应，建议美国“用蹦床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声称将在 2020 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但并未实施。2020 年 12 月，针对美国制裁包括 9 家航天企业在内的 45 家俄罗斯组织，罗戈津表示，只有美国解除制裁，俄罗斯才会在 2025 年后继续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否则将退出。该观点遭到普京总统的否认。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不打算终止与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如果美国不拒绝，我们将继续”<sup>①</sup>。2021 年 4 月，俄罗斯同意将俄美太空合作协议延长至 2030 年。自 1993 年签署以来，该协议共延期了四次。

为降低对“联盟”号飞船的依赖，美国航空航天局大力支持太空商业力量发展。2020 年 5 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龙”（Dragon）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并于 2021 年 4 月成功将宇航员送至国际空间站，打破了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输送宇航员与物资的垄断。2022 年 5 月，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Starliner）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至此，美国可使

---

<sup>①</sup> См. Путин опроверг намерение РФ прекрат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США в космосе. 14 июня 2021 г. <https://iz.ru/1178444/2021-06-14/putin-zaiavil-o-namerenii-rf-prodolzhit-sotrudnichestvo-s-ssha-v-kosmose>

用“龙”飞船与“星际客机”独立前往国际空间站，在技术层面完全摆脱了对“联盟”号飞船执行载人发射任务的依赖。然而，俄罗斯控制着国际空间站的核心舱段和推进系统，国际空间站的运作仍离不开俄罗斯。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威胁断供RD-180火箭发动机，引发美国担忧。12月，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拨款2.2亿美元以研发RD-180火箭发动机的替代物，力争在2019年前摆脱对俄依赖。该修正案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反对。国防部指出，如果失去RD-180火箭发动机，将暂停“Atlas-V”火箭发射业务，推迟多达31次航天任务，损失将高达50亿美元，对太空军事计划产生重大影响，而减轻影响的选择有限。<sup>①</sup>美国国会最终取消了禁令，并追加了订单。2028年前，美国将继续购买RD-180火箭发动机。<sup>②</sup>

为了获得商业收入，并防止美国火箭发动机技术进步从而摆脱对俄依赖，俄罗斯保持了对美火箭发动机供应的稳定，确保其不受地缘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NPO Energomash）总经理伊戈尔·阿尔布佐夫（Игорь Арбузов）认为，限制供应RD-180火箭发动机将推动美国在该领域“获得独立”。俄罗斯将继续供应RD-180火箭发动机，直到美国改用“火神”（Vulcan）火箭。<sup>③</sup>截至2022年3月，俄罗斯向美国供应了122台RD-180火箭发动机。<sup>④</sup>此外，2014年12月，俄罗斯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与美国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 Sciences Corp）签署协议，向美国供应RD-181火箭发动机，为“安塔瑞斯”（Antares）运载火箭提供动力。

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也波及了俄美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因美国制裁，俄罗斯暂停了“金星-D”项目。“金星-D”项目于2003年提出，计划

---

① See Mike Gruss, “Losing Access to RD-180 Engine Would Prove Costly, Pentagon Panel Warns”, May 21, 2014, <https://spacenews.com/40645losing-access-to-rd-180-engine-would-prove-costly-pentagon-panel-warns/>

② See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Russia threatens to stop supplying engines crucial for US space program”, August 9, 2018, <https://www.rt.com/business/435560-russia-retaliates-sanctions-rocket-engines/>

③ 参见“专家：俄向美供应RD-180火箭发动机是两国双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8年7月31日，<https://sputniknews.cn/20180731/1026010539.html>

④ См. Россия прекратит поставки ракетных двигателей в США. 3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iz.ru/1299934/2022-03-03/rossiia-prekratit-postavki-raketnykh-dvigateli-v-ssha>

使用“安加拉-A5”重型火箭向金星发射轨道器和登陆器。2015 年春季俄美科学代表团会晤后，双方决定恢复“金星-D”项目，并成立联合小组，计划在 2030 年前向金星发射探测器。“金星-D”项目是自苏美“联盟-阿波罗”计划后，俄美联合实施的又一大型项目，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海上发射”(Sea Launch)项目同样受到了地缘危机的影响。该项目开始于 1995 年，使用乌克兰“天顶”(Зенит)号运载火箭在赤道附近执行发射任务。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停用“天顶”号运载火箭，暂停发射计划。2019 年 10 月，俄罗斯将海上发射平台从美国转移到了远东地区，拆除了平台上所有的美国和乌克兰设备。2021 年 9 月，俄罗斯宣布恢复“海上发射”项目，使用“联盟”号运载火箭执行发射任务。俄罗斯将该项目列为重要任务，计划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并更新了火箭发射控制系统。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初期，基于保障太空计划顺利实施、阻止弹道导弹技术扩散等考量，俄美太空合作进展顺利，并在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迎来高峰期。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美地缘关系不断恶化，加上美国太空商业公司的技术进步，降低了继续开展太空合作的技术需求。俄罗斯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万·莫伊谢耶夫(Иван Моисеев)指出，拜登政府时期俄美太空合作减少的趋势将继续，“俄美太空合作高峰期已经过去，正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美国不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俄罗斯也无法向美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sup>①</sup>。俄美太空合作处于“离婚”状态，国际空间站可能是最后的合作项目。<sup>②</sup>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引发美国对俄全方位制裁和俄罗斯反制裁，再次波及双边太空合作。

### 三、影响俄美太空合作的因素

影响俄美太空合作的因素多元且多变。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将开展太

---

① 参见“专家：拜登就职总统后俄美减少太空领域合作的趋势将继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 年 1 月 16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10116/1032899408.html>

② См.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йны в космос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Китаем. 14 мая 2021 г. <https://iz.ru/1163990/2021-05-14/eksperty-otcenili-veroiatnost-voiny-v-kosmose-mezhdu-rossicii-ssha-i-kitaem>

空国际合作视为增加商业收入、维持航天工业正常运转的主要路径。随着地缘关系的恶化和太空技术需求的下降，俄美之间频繁发生太空制裁与反制裁，合作也日益受到阻碍。

### （一）经济因素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推行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举措，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危及航天工业生存与发展。1990年至1995年，俄罗斯太空民用、军用预算分别下降了80%、90%，致使卫星等太空资产的更新、维修停滞，老化严重。1997年，俄罗斯50%的卫星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1998年这一数字高达72%。另外，太空预算削减加剧了航天技术人员的外流。1993年，俄罗斯航天工业的就业人数从苏联解体初期的79万下降到56万，对航天工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sup>①</sup>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太空军事力量下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一些太空军用系统和设备处于不可逆转的损坏边缘。<sup>②</sup>

受制于太空预算削减与太空军事力量下降，俄罗斯无力与美国开展太空军备竞赛，不再追求在太空领域维持领先地位。正如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金（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кин）所说，苏美太空竞赛耗尽了苏联的力量，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俄罗斯不应不惜任何代价成为航天领域的第一，“我们曾经尝试过成为第一，然后国家就消失了，我们要再来一次吗”<sup>③</sup>？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则强调，由于经济困难，近几十年来俄罗斯太空开发和探索进程缓慢，“需要尽一切努力，保障太空计划顺利开展”<sup>④</sup>。

俄罗斯谋求加强与美国太空合作来增加商业收入，以填补太空预算削减造成的资金空缺，从而维持航天工业正常运转。俄罗斯放弃“和平-2”号空

---

① See Judyth L. Twigg, “Russia’s space program: continued turmoil”, *Space Policy*, 1999, Vol.15, No.2, pp.69-77.

② См. 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кин,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осмическ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Все запуски во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должны производиться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3 октября 2006 г. <https://iz.ru/news/317763>

③ Поповкин: России не нужно космическое первенство любой ценой. 29 марта 2012 г. <https://iz.ru/news/520235>

④ См. Глава РАН оценил уровень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России.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iz.ru/1154542/2021-04-21/glava-ran-otcenil-uroven-kosmicheskikh-issledovaniy-v-rossii>

间站的建设计划，转而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并向美国出口火箭发动机和提供载人发射服务。俄美太空合作为俄罗斯航天工业发展带来新的资金来源。以发射服务为例，“联盟”号席位价格一度上涨到 9500 万美元，每一位乘坐“联盟”号飞船的美国宇航员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贡献了高达 5% 的年度预算。<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进军太空，太空作为国家安全新阀门、经济发展增值器的价值日益凸显。俄罗斯着力恢复相关航天项目，将改造航天基础设施、研制先进卫星与火箭、重启载人登月计划列为优先发展事项。针对本国财政资源的限制，普京总统指出，需要客观评估太空发展状况，将资金集中用于最紧缺、最能产生价值回报的项目上，确保在中短期内能够带来切实利益。<sup>②</sup>2021 年 7 月，俄罗斯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加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和原则发生动摇，军控条约和协议被接连废除，太空正成为新的战争领域。俄罗斯需要强化在航空、火箭、火箭发动机、核能等领域的优势，通过航天基础设施现代化、数字化，降低对相关技术进口的依赖，维护太空利益。<sup>③</sup>

同时，俄罗斯试图效仿美国，通过增加太空预算和卫星发射数量以及提升反卫星能力获得不对称优势等方式，寻求与美国在太空领域战略对等。<sup>④</sup>俄罗斯太空国际合作目标从获得商业收入、维持航天工业正常运转，转向实现太空技术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提升太空商业竞争力和维护太空大国地位。这与美国护持太空霸权的目标相冲突，决定了双方太空关系走向竞争、对抗，

---

① См. Михаил Котов. Драконовы законы: как изменится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после запуска Crew Dragon. 1 июня 2020 г. <https://iz.ru/1018005/mikhail-kotov/dragonovy-zakony-kak-izmenitsia-kosmonavtika-posle-zapuska-crew-dragon>; Matthew Bodner, “Russia sneers at Trump’s moon directive, but misses the point”, January 17, 2018, <https://spacenews.com/russia-sneers-at-trumps-moon-directive-but-misses-the-point/>

② См. Звездный устав: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отрасли прописали ускорение. 2 ноября 2020 г. <https://iz.ru/1081899/dmitrii-laru-olga-kolentcova-anna-urmantceva/zvezdnyi-ustav-kosmicheskoi-otrasli-propisali-uskorenienie>

③ См.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2 июля 2021 г. [https://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1784948/](https://mid.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1784948/)

④ See Nils Holger Schreiber, “Man, State, and War in Space: Neorealism and Russia’s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Outer Space Security Politics”, *Astropolitics*, 2022, Vol.20, Nos.2-3, pp.151-17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epdf/10.1080/14777622.2022.2143043?needAccess=true&role=button>

而非合作。

## （二）太空技术因素

随着俄美太空合作的深化，俄罗斯对美关键技术依赖的短板开始暴露出来。其中某些卫星上高达 75% 的电子元件来自美国。<sup>①</sup>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为打压俄罗斯援助叙利亚，美国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用卫星芯片和电子元件，危及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Глобальная Навигационная Спутни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的运作。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限制对俄罗斯出口关键太空技术。俄罗斯实施国防工业进口替代战略，加快关键电子元件国产化，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sup>②</sup>

美国航天发射技术研发、应用进程缓慢，是俄美太空合作关系稳定的原因之一。2014 年 9 月，凭借“龙-V2”飞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与波音公司的竞争中获胜，获得了美国航空航天局一份价值 26 亿美元的合同，以完成航天器的研制并执行载人任务。“龙-V2”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制的首个载人航天器，被视为俄罗斯“联盟”号的替代者。该飞船首次发射定于 2017 年 4 月，计划在 2018 年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但接连失败导致不得不推迟。同样，波音公司的“CST-100”载人航天器（后改名为“星际客机”）在 2017 年进行首次载人飞行后，因故障频发一再推迟。

然而，以 2020 年 5 月“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和 10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最后一次向俄罗斯购买“联盟”号席位为标志，俄美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技术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美国从技术需求方变为供给方，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技术主导地位动摇。美国定期独立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载人发射服务，是对俄罗斯太空大国地位的重大打击。<sup>③</sup>对此，俄罗斯决定建设独立的轨道空间站，而非一味延长国际空间站的运营年限。2021 年 4 月，俄罗斯宣布，将在 2026 年退出国际空间站，并在 2027 年开始建设独立的轨道空间站。俄罗斯轨道空间站由 3~7 个可更换模块组成，使用年限更长，最

<sup>①</sup> See James Clay Moltz,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wenty-First-Century Space Pow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2019, Vol.12, No.1, pp.15-43.

<sup>②</sup> 参见李抒音、董媛琪：“美国及西方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国防工业进口替代战略”，《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50-65 页。

<sup>③</sup> См. The Hill предрекло «конец России» как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ы. 4 декабря 2019 г. <https://iz.ru/950642/2019-12-04/hill-predreklo-konetc-rossii-kak-kosmicheskoi-derzhavy>

多可搭载 4 人。2021 年 12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与蓝色起源（Blue Origin）、纳诺拉克斯（Nanoracks）、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三家公司签署协议，拨款 4.15 亿美元，加快建设空间站，并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署协议，在 2024 年向空间站发射模块。当前，俄美均宣布建设独立的轨道空间站，但尚未完成，仍需维持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国际空间站能够在历次地缘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关键原因。

### （三）太空政策理念冲突

与苏联时期不同，俄罗斯反对太空军备竞赛，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一项由主要太空大国参与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早在 2004 年，俄罗斯就率先承诺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2008 年 2 月，中俄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草案，并在 2014 年 6 月提交了更新的 PPWT。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是确保太空用于和平目的与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各国应以 PPWT 草案为基础，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禁止在太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sup>①</sup>2021 年 10 月，俄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康斯坦丁·沃龙佐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оронцов）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大一委”）发表声明，呼吁各国不利用太空设施攻击任何地面、空中和太空目标，不制造、不试验和不部署太空武器，销毁已有的此类武器，不将载人飞船用于军事目的。<sup>②</sup>

同时，俄罗斯寻求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和平探索太空。<sup>③</sup>美国固守太空霸权理念，倾向于软法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持续阻挠俄罗斯提出的太空规范条约。2014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

---

① См. Видеообращ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по случаю 60-летия полета Ю. А. Гагарина в космос. 12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archive.mid.ru/ru/web/guest/predotvrasenie-gonki-vooruzhenij-v-kosmose/-/asset\\_publisher/wD2rNsftQhho/content/id/4677728](https://archive.mid.ru/ru/web/guest/predotvrasenie-gonki-vooruzhenij-v-kosmose/-/asset_publisher/wD2rNsftQhho/content/id/4677728)

② См. США выдумали космическую провокацию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16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vz.ru/world/2021/11/16/1129337.html>

③ См. «Роскосмос» призвал принять резолюцию об исключении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18 июня 2020 г. <https://iz.ru/1025048/2020-06-18/roskosmos-prizval-priniat-rezoliuciiu-ob-iskliuchenii-gonki-vooruzhenii>; “Russia interested in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US on space—diplomat”, September 29, 2022, <https://tass.com/science/1515383>



第 69 届会议通过了俄罗斯提交的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草案，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投票反对。2019 年 11 月，联大一委投票支持俄罗斯提交的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再次遭到美国反对。美国联合盟友，绕过联合国达成协议，试图牢牢控制太空规则制定权。2020 年 5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推出《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10 月，美、英、澳等国签署了该协定。美国谋求将《阿尔忒弥斯协定》发展成具有国际共识的太空行为规则，否定《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OST）。截至 2023 年 2 月，已有 23 个国家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俄罗斯并未加入。

美国加快太空军事力量建设，竭力维持太空单极霸权秩序。自 1996 年克林顿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太空政策》（NSP），到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太空战略》（NSS），历届美国政府均强调增强太空绝对控制能力，剥夺对手太空自由行动的能力。<sup>①</sup>2019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出台《导弹防御评估》（MDR）报告，加快研发、部署地基与天基拦截器，提升导弹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防扩散与军备控制司司长弗拉基米尔·叶尔马科夫（Владимир Ермаков）批评称，该计划“为美国在太空部署导弹铺平了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影响”<sup>②</sup>。此外，美国坚持小集团多边主义，深化与盟友的太空安全合作，打造太空版“北约”。2022 年 2 月，美、英、法、德、澳等国发布《联合太空作战愿景 2031》（CSPO）。“愿景”提出，要深化合作，增强太空军事行动互操作性，提升太空集体防御能力。<sup>③</sup>美国与盟友多次举行“施里弗”（Schriever）和“全球哨兵”（Global Sentinel）太空军事演习，提升太空联合作战能力。美国太空军事联盟建设有助于转嫁太空战争风险，增加爆发太空冲突和陷入“第三方冲突”的风险，恶化了太空安全环境。

① 参见何奇松、程汝佳：“21 世纪美国太空军控政策：从小布什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49-60 页。

② См. МИД назвал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я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егмента ПРО США. 12 февраля 2019 г. <https://vz.ru/news/2019/2/12/963825.html>

③ See “DoD and Partners Release Combined Space Operations Vision 2031”,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41594/dod-and-partners-release-combined-space-operations-vision-2031/>

为防止美国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威胁国家安全，俄罗斯重视反卫星武器研制与实验，增强太空非对称军事优势与军事威慑力。2001 年 12 月，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引发俄罗斯的安全担忧。普京总统指出，必须制造高超声速武器，防止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抵消俄罗斯的核潜力。<sup>①</sup>2019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INF Treaty)，打开了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潘多拉魔盒”。普京总统再次指出，需要发展新型高精度武器、航空航天防御武器、激光系统和高超声速武器，增强太空军事力量。<sup>②</sup>

2020 年俄罗斯进行了 3 次反卫星武器试验，2021 年 11 月又进行了 1 次。针对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暂停反卫星武器试验的提议，罗戈津认为，美国现在将自己伪装成“和平鸽”，是因为它已经进行了所有必要的测试。<sup>③</sup>俄美太空政策理念冲突制约了双边太空合作的深化，太空军事力量建设进一步压缩了太空合作空间，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增加了陷入太空安全困境的风险。

#### 四、俄乌冲突下俄美太空关系状况

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下，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缘政治博弈。<sup>④</sup>美国“援乌抗俄”，在经济、武器、情报等各个方面支持乌克兰，提升乌克兰的军事抵抗能力。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金融、能源、技术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制裁，恶化了俄罗斯航天工业的发展环境。拜登总统宣称，“将切断对俄罗斯一半以上的高科技出口，打击俄罗斯实现军事现代

---

① См.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причину создания гиперзвукового оружия в России. 19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 <https://iz.ru/1062763/2020-09-19/putin-nazval-prichinu-sozdaniia-giperzvukovo-go-oruzhiia-v-rossii>

② См. Артём Мазанов.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делать больше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лаз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и роботов. 22 ноября 2019 г. <https://tjournal.ru/news/127561-putin-prizval-delat-bolshe-bespilotnikov-lazernogo-oruzhiya-i-robotov>

③ See “Russian space chief warns of possible trigger for WW3”, April 23,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4392-rogozin-satellites-world-war/>

④ 参见杨洁勉、冯绍雷、徐明棋等：“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28-63 页。

化的能力，削弱其航空航天业与太空计划”<sup>①</sup>。美国对俄太空制裁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制裁，导致多个太空合作项目中断。罗戈津将拜登政府对俄制裁称为“阿尔茨海默症”，宣布停止向美国供应 RD-180 火箭发动机，拒绝维修剩余的火箭发动机。<sup>②</sup>俄罗斯反对美国继续参与“金星-D”项目，表示将独立或与中国合作推进该项目。<sup>③</sup>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双边太空对话交流全部中断。

不同于以往的地缘危机，此次美国太空商业公司公开介入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造成直接影响，招致俄罗斯的批评，甚至军事威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乌克兰交付了上万套“星链”（Starlink）设备，保障乌军战场通信顺畅，是乌军的通信生命线。乌军将“星链”武器化，攻击俄罗斯战斗人员。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瘫痪了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服务的部分“星链”卫星，但效果不佳。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直言，“‘星链’的使用意味着美国并不是完全中立，也是冲突参与方”<sup>④</sup>。2022年10月，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沃龙佐夫在联大一委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利用太空民用基础设施支持乌克兰，实际上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太空民用基础设施可能成为俄罗斯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合法目标”。沃龙佐夫指出，如果没有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所有和平利用太空的问题和确保太空安全的行动都是徒劳的。<sup>⑤</sup>针对俄罗斯威胁打击美国商业卫星，美国白宫表示，“任何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都会得到回应，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俄

① See Chelsea Gohd, “US sanctions on Russia over Ukraine invasion will degrade Russian space program, Biden say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space.com/us-russia-sanctions-space-program-impact>

② См. Рогозин: Россия наладит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и приборов для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25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www.kp.ru/online/news/4642786/>; Россия прекратит поставки ракетных двигателей в США. 3 марта 2022. <https://iz.ru/1299934/2022-03-03/rossiia-prekratit-postavki-raketnykh-dvigatелеi-v-ssha>

③ См. Рогозин исключи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частия США в проекте «Венера-Д». 26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regnum.ru/news/polit/3518327.html>

④ 参见“拉夫罗夫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9月25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0925/1044235587.html>

⑤ С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делег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директора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МИД России К. В. Воронцова в ходе 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разделу «Космос: разоружен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в Первом комитете 77-й сессии ГА ООН, Нью-Йорк. 26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35557/](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35557/)

罗斯发动袭击”<sup>①</sup>。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美围绕太空商业公司介入俄乌冲突和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服务的矛盾激化。

在太空军控领域，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以美国单方面关闭领空、阻挠俄罗斯开展核查活动为由，于 2022 年 8 月宣布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该条约是俄美仅存的军控条约，没有它，拥有世界上 90%核武器的两个国家将失去监督对方核武器的机会。<sup>②</sup>此前，2021 年 2 月，俄美同意将条约延长至 2026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普京总统发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将增加地缘冲突外溢至太空的风险，加剧俄美太空军事对抗，给太空军控谈判蒙上了阴影。

当前，俄美独立推进月球探索计划的态势日益明显。2022 年 4 月，普京总统访问东方航天发射场（Космодром Восточный），宣布重启载人登月计划。载人登月是苏美太空竞赛的主要内容之一。1976 年 8 月，苏联发射“月球 24 号”（Луна 24）探测器后，暂停了登月计划。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的缓和与月球探索的高成本、高技术要求，为联合实施月球探索计划创造了条件。2017 年 9 月，俄美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建造首个月球空间站——“深空之门”（Deep Space Gateway）。然而，罗戈津以该项目由美国主导、俄罗斯没有被赋予足够大的作用与平等地位为由，反对参与。根据协议，俄罗斯只负责建造空间站中的一个模块，且被排除在专家组之外。罗戈津认为，只有在基于平等原则的情况下，才愿意参与该项目。<sup>③</sup>俄罗斯计划在 2025 年前将“月球 25 号”、“月球 26 号”和“月球 27 号”探测器送上月球，其中“月球 26 号”、“月球 27 号”负责绘制月球表面地图和开展着陆计划。新任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尤里·鲍里索夫（Юрий Борисов）表示，将在 2030 年

---

① Brett Tingley, “White House says US would respond if Russia targets commercial satellites”,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space.com/white-house-response-russia-target-commercial-satellites>

② См. Разоружай и здравствуй: что последует за продлением СНВ-3. 27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iz.ru/1117010/ekaterina-postnikova-nataliia-portiakova/razoruzhai-i-zdravstvui-cto-posleduet-za-prodleniem-snv-iii>

③ См. Россию исключили из экспертной группы по созданию окололунной станции Gateway. 25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iz.ru/1115817/2021-01-25/rossiiu-iskluchili-iz-ekspertno-igruppy-po-sozdaniiu-okololunnoi-stantcii-gateway>

前做好载人登月的技术准备。<sup>①</sup>俄罗斯重启载人登月计划，降低了参与美国月球空间站项目的可能。

美国方面，2022年11月，重型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Space Launch System, SLS）成功将“猎户座”（Orion）飞船送至月球轨道，这是实施重返月球计划的重要一步。2017年10月，特朗普政府推出“阿尔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吸引太空商业公司、盟友参与，通过分摊成本、发挥各方优势，加快重返月球和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相应地，寻求与俄罗斯联合实施月球探索计划的需求也在降低。

国际空间站并未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针对拜登政府对俄制裁，罗戈津威胁称，“如果俄罗斯已经部署轨道空间站，我早就停止与西方伙伴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sup>②</sup>。2022年7月，鲍里索夫宣布，将在2024年退出国际空间站。此前，俄罗斯虽多次提出退出国际空间站，但这次“更彻底”。<sup>③</sup>然而，俄罗斯仍继续履行运营义务，尚未有任何损害国际空间站运作的行为。首先，资金方面，轨道空间站的研发、组装、运行与维护成本巨大，且周期长，在未建成之前，同时开展两个项目必然降低在其他太空项目中的支出。其次，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与美国谈判的一张王牌，作用超过了载人航天项目。<sup>④</sup>2023年2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科技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使用年限延长至2028年。这表明，在2028年或本国轨道空间站建成前，俄罗斯将继续维持与美国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关系。

在拜登总统宣布对俄制裁措施后，美国航空航天局多次发表声明，称对俄制裁不会影响双方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2022年5月底，美国航空航天局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阿尔忒弥斯计划”面临技术困难以及制造着陆舱和宇航服需要更长的时间，原定于2024年的登月计划将

<sup>①</sup> 参见“俄航天集团称将在2030年前做好载人登月的技术准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年10月4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1004/1044466814.html>

<sup>②</sup> See “Russian space agency chief weighs on ‘militarily applicable’ new orbital station”, March 14,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1908-roscomos-station-military-sanctions/>

<sup>③</sup> См. В NASA заявили о сильном ударе по МКС в случае выхода России из проекта. 27 июля 2022 г. <https://iz.ru/1370892/2022-07-27/v-nasa-zaiavili-o-silnom-udare-po-mks-v-sluchae-vykhoda-rossii-iz-proekta>

<sup>④</sup> См. NASA не догонит. 1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iz.ru/1418760/dmitrii-strugovetc/nasa-ne-dogonit>

不早于 2026 年执行，更无法按计划让国际空间站在 2030 年退役。<sup>①</sup>2022 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航空航天局提交的法案，将国际空间站运营授权从 2024 年延长至 2030 年。同期，俄美签署太空合作协议，利用各自飞船将对方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确保双方至少有一名宇航员驻留在国际空间站。美国航空航天局竭力寻求维持与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原因在于，如果俄罗斯单方面提前退出国际空间站，由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的商业空间站无法及时填补空白。

模拟登月隔离实验——“天狼星”（SIRIUS）项目——也没有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2017 年 11 月，俄美联合开展了首次隔离实验，模拟深空飞行状态，欧洲航天局（ESA）、阿联酋的航天机构陆续加入。俄美计划每年开展三次，已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了多次隔离实验。2021 年 11 月，俄美等国启动“天狼星-21”隔离实验，为期 8 个月，于 2022 年 7 月顺利完成，并计划在 2023 年 11 月开展为期 1 年的隔离实验。

## 五、俄美太空合作展望

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美太空关系伴随双边地缘关系的恶化，尤其是太空技术进步和太空军事力量建设进程加快，合作空间持续缩小。俄美太空关系安全化加剧了太空军事化、武器化程度，使太空军控谈判受阻。

### （一）俄美太空关系走向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对美太空反制裁效力不及以往，根本原因是美国太空技术进步持续削弱了俄罗斯太空技术优势。俄美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和太空产业链供应链分别进入了“去美国化”和“去俄罗斯化”阶段，进一步降低了技术这一因素弥合地缘分歧的效用。

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美国太空制裁，俄罗斯调整太空计划，将制造军民两用卫星列为优先事项，并将与美国太空合作项目释放的财政资源用于科

---

<sup>①</sup> 参见“NASA：2028 年前很难将国际空间站换成商业空间站”，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 年 6 月 1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0601/1041703177.html>；“2025 年前美国宇航局‘阿耳忒弥斯’月球计划开支将超过 930 亿美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 年 6 月 1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0601/1041702792.html>

技研发，力争实现关键技术完全独立自主。<sup>①</sup>罗戈津表示，将调整太空发展事项，优先发展用于防御目的的卫星，将生产电子元件等卫星关键组件的公司国有化。<sup>②</sup>此外，为减轻美国对俄太空技术出口管制常态化的影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伊始，俄罗斯推进行进口替代政策，从中国、东南亚国家进口电子元件，建立起了新的太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火箭发动机是俄美维持太空合作关系的关键纽带。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与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Firefly Aerospace）合作，加快研发火箭发动机，加上联合发射联盟拥有足够的在2025年前执行发射任务所需的RD-180火箭发动机，以及维修和操作知识，<sup>③</sup>为美国加快研发俄制火箭发动机替代物赢得了时间。此外，蓝色起源公司的BE-4火箭发动机已经过多次测试，将用于“火神”火箭，替代使用RD-180火箭发动机的“Atlas-V”运载火箭。BE-4火箭发动机不仅可重复使用，而且价格更低。RD-181火箭发动机方面，如果俄罗斯停止供应，美国可使用“火神”火箭发射“天鹅座”（Cygnus）飞船，对俄依赖大为降低。

国际空间站合作是俄美太空合作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合作是国际空间站运作的基本原理。继2020年5月“龙”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2022年6月，美国“天鹅座”飞船成功对国际空间站进行了首次助推，表明美国已拥有独立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技术和助推能力。俄美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连接依赖关系”（joint dependencies）<sup>④</sup>开始破裂。国际空间站能否在下次地缘危机中幸存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空间站老化严重，运营成本逐年上升。国际空间站的设计使

① См. «Роскосмос» перенаправит мощности на во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Рогозин. 1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regnum.ru/news/polit/3521062.html>

② See “Russia’s space program to shift focus-Roscosmos”, March 3,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1153-russia-space-agency-defense-satellites/>; “Russia’s space chief speaks out on nationalization”, July 5,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8430-space-agency-satellite-industry-nationalize/>

③ See Sandra Erwin, “U.S. Air Force sees no impact from Russia’s decision to cut off supply of rocket engines”, March 3, 2022, <https://spacenews.com/u-s-air-force-sees-no-impact-from-russias-decision-to-cut-off-supply-of-rocket-engines/>

④ See Elizabeth Howell, “NASA works to maintain Russian cooperation in space while eyeing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for ISS”, March 2, 2022, <https://www.space.com/nasa-russia-space-partnership-ukraine-invasion>

用年限为 15 年，至今已超过 10 年。国际空间站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每年约 60 亿美元。美国承担的维修费用远高于俄罗斯。以 2017 年为例，美国承担的维修费用高达 30—40 亿美元，俄罗斯仅为 5 亿美元。<sup>①</sup>国际空间站运营时间越长，维护成本与不可控风险越高，科学研究价值越低。前美国国际空间站指挥官特里·维尔茨（Terry Virts）认为，维持与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本远远高于剩余的好处，美国航空航天局必须做出决定，开始与俄罗斯断绝关系，而不是试图保持到 2030 年。<sup>②</sup>俄罗斯将建设轨道空间站列为优先事项，削减继续运营国际空间站的预算，不再发射新模块，<sup>③</sup>加上美国加快建设空间站，双方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的合作关系终将结束，无论是 2030 年，还是更早一些。

除技术因素外，制衡中国太空力量崛起、防止中俄太空合作深化挑战自己的太空霸权，也是美国避免与俄罗斯太空合作迅速结束的重要考虑。21 世纪以来，中国太空力量快速崛起，引发美国担忧。以《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和“沃尔夫条款”（Wolf Act）的出台为标志，美国单方面关闭了中美太空合作的大门，对华太空战略遏制呈全方位和常态化态势。<sup>④</sup>2021 年 3 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指出，中国将走一条独立于美欧之外的太空发展道路，在 2040 年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太空战略竞争对手。<sup>⑤</sup>2022 年 3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正朝着成为世界太空领导者的目标前进，将在 2045 年赶上或超越美国；到 2030 年，中国多项太空技术将达到世界级水平，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俄罗斯是美国主要太空竞争对手，在美西方对俄太

---

① См. Михаил Котов. Развод невозможен: почему МКС нельзя поделить. 14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s://iz.ru/788867/mikhail-kotov/razvod-nevozmozhen-pochemu-mks-nelzia-podelit>

② See Greg Zsidisin, “Sealing the ISS Airlock Behind Putin”, August 5, 2022, <https://spacenews.com/op-ed-sealing-the-iss-airlock-behind-putin/>

③ См. Сбросить лишнее: «Роскосмос» намерен сократить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МКС. 2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iz.ru/1477074/olga-kolentcova/sbrosit-lishnee-roskosmos-nameren-sokratit-finansirovanie-mks>

④ 参见李虎平：“‘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太空互动”，《国际展望》，2021 年第 6 期，第 80—104 页。

⑤ See “Global Trends 2040”, March 2021, <https://www.dni.gov/index.php/gt2040-home>



空制裁与国内资源制约等作用下，俄罗斯难以实现太空目标。<sup>①</sup>这表明，即使在俄乌冲突持续的情况下，美国仍认为中国在太空领域对它的威胁要高于俄罗斯。

目前，中俄太空合作稳步推进，涉及太空规范、技术等多个领域。中俄太空合作既是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表征，也是地缘政治的结果。<sup>②</sup>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放弃“强势”姿态，逐渐取消对华太空合作的诸多限制。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普京总统表示，将帮助中国建设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在火箭发动机、航天飞机、月球和深空探索、卫星导航和通信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sup>③</sup>2021年4月，中俄发布《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延展至太空领域。<sup>④</sup>202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发布，主张在PPWT草案基础上，尽快启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谈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外空武器化及防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根本和可靠的保障。中俄赞同推行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国际倡议/政治承诺，以巩固国际和平，确保平等和不可分割的普遍安全，提升各国出于和平目的的外空研究和利用活动的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sup>⑤</sup>在地缘关系恶化、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和对华太空战略遏制常态化的复杂背景下，美国可能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的太空合作，以实现分化中俄太空合作、护持太空霸权的目的。

## （二）俄美太空关系安全化的影响

首先，俄美相关太空合作项目中断，降低了俄罗斯的商业收入，增加了

---

① Se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March 8, 2023, <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room/reports-publications/reports-publications-2023/item/2363-2023-annual-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

② 参见何奇松、叶妮娜：“中国与俄罗斯太空合作分析”，《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第148-175页。

③ См. Пентагон обеспокоен: США не могут угнаться за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космосе. 24 август 2022 г. [https://www.pravda.ru/science/1739251-strategicheskoe\\_partnerstvo\\_mezhdu\\_rossiei\\_i\\_kitaem/](https://www.pravda.ru/science/1739251-strategicheskoe_partnerstvo_mezhdu_rossiei_i_kitaem/)

④ See Tom Fowdy, “The 15-year race for the Moon has just kicked off”, January 17, 2021, <https://www.rt.com/op-ed/526836-russia-china-moon-base/>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22日第2版。

其太空计划实施的经济成本与不确定性。如前所述，经济因素是俄美加强太空合作的重要原因。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主动或被动放弃了包括火箭发动机和卫星发射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合同，太空商业收入锐减。2022 年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亏损超过 500 亿卢布，较 2021 年增加 190 亿卢布。<sup>①</sup>

俄罗斯太空商业收入下降加剧了财政负担，直接影响航天工业发展和太空计划的实施。2014 年俄罗斯制定《2016—2025 年俄罗斯联邦航天计划》时，承诺拨款 2 万亿卢布。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和卢布贬值，2016 年航天计划出台时，仅拨付了 1.4 万亿卢布，导致月球探测等重大项目被推迟，为轨道空间站建造两个模块以及发射“联盟-MS”号飞船的计划被取消，卫星数量从 95 颗下降到 70 颗，航天发射次数从 185 次减少到 150 次。<sup>②</sup>截至 2021 年底，俄罗斯仅完成了《2016—2025 年俄罗斯联邦航天计划》内容的 55%、航天基础设施改造目标的 30%。<sup>③</sup>2022 年 7 月，鲍里索夫在向普京总统提交的首份报告中，将俄罗斯航天工业发展形势评估为“困难重重”，称将继续建设轨道空间站和研制先进火箭。<sup>④</sup>

长期来看，美国对俄战略遏制不会因俄乌冲突的结束而停止。随着美国对俄太空技术依赖和制裁成本下降，对俄太空制裁范围将更广，双方恢复太空合作项目的可能性更低。欧空局等俄罗斯传统太空合作伙伴纷纷转向美国，压缩俄罗斯太空市场份额。俄罗斯加强与新兴国家太空合作，试图扩大太空市场份额，增加商业收入，但能否弥补与美欧等国太空合作项目中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还有待观察。

俄美太空合作有助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减轻太空预算削减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确保太空计划顺利实施。美国 2024 财年预算中的太空预算再次

---

① 参见“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集团 2022 年将遭受 500 亿卢布的亏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2 年 12 月 21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1221/1046551106.html>

② See “Russia decreases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its 2025 plan due to budget cuts”, January 14, 2016, <https://tass.com/science/849569>

③ See “Russia’s missions to explore cosmos held back by mixture of Western sanctions and Covid-19 pandemic, country’s space agency warns”, October 1, 2021, <https://www.rt.com/russia/536335-rosocosmos-sanctions-covid-complicate-launches/>

④ См. Борисов в докладе Путину оценил состояние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отрасли России. 26 июля 2022 г. <https://iz.ru/1370428/2022-07-26/borisov-v-doklade-putinu-otcenil-sostoianie-kosmicheskoi-otrasli-rossii>

遭到削减，为 240 亿美元，与 2022 年相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指出，太空预算削减可能会对太空计划产生“毁灭性和不可恢复”的影响，削弱美国作为全球太空领导者的地位。<sup>①</sup>受制于和俄罗斯多个太空合作项目的中断，太空预算削减可能迫使美国暂停或延迟相关太空计划。美国联合太空商业公司与盟友分摊太空计划实施成本，但能否填补俄罗斯退出后的技术空缺，将直接关系到相关太空技术的实施。

其次，俄美太空关系安全化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无助于太空军备控制。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接连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军控条约，反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加快太空军事力量建设，组建太空军事联盟，加剧了太空治理赤字问题，恶化了太空安全环境。俄乌冲突凸显了太空的军事价值，提升了太空在国家安全建构中的地位。俄美加快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增强太空威慑、攻击能力，加剧太空军事化、武器化程度，增加了陷入太空安全困境与爆发冲突的风险。

尤为重要的是，俄美深化政府与太空商业公司合作关系，以增强太空军事优势与弹性。俄乌冲突爆发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立“星盾”（Starshield）部门，专门为政府和军方服务。当前，美国国防部正与太空商业公司就“商业增强太空储备”（Commercial Augmentation Space Reserves, CASR）计划进行谈判。该计划旨在整合政府和太空商业力量，确保军方在危机或冲突时期能够获得商业卫星的支持。<sup>②</sup>俄罗斯加快“球体”卫星系统部署，打造俄版“星链”，2022 年 10 月，俄罗斯发射了首颗“球体”卫星。俄罗斯宣布，到 2030 年，将拥有至少 1000 颗卫星，以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与军事威慑力量。商业卫星数量激增加大了误撞的可能，介入地缘冲突也引发法律责任归属问题，使得太空军备控制更加复杂化。

俄美太空关系安全化也削弱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权威，阻挠太空军控谈判，降低通过太空军控谋求太空安全的可能。俄罗斯倡导太空多边主义，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太空军控谈判中的核心作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

<sup>①</sup> See Jeff Foust, “NASA warns of ‘devastating’ impacts of potential budget cuts”, March 23, 2023, <https://spacenews.com/nasa-warns-of-devastating-impacts-of-potential-budget-cuts/>

<sup>②</sup> See Sandra Erwin, “Space Force and commercial industry taking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March 21, 2023, <https://spacenews.com/on-national-security-space-force-and-commercial-industry-taking-relationship-to-the-next-level/>

议，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然而，美国以护持太空霸权为目标，将联合国大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机制变成对“不受欢迎之人”施压的工具，使其政治化。<sup>①</sup>2022 年 8 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Андрей Белоусов)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审议大会上强调，不排除美国以俄乌冲突为借口，加快在太空部署武器。近 15 年来，美国拒绝讨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sup>②</sup>

2023 年 3 月，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Сергей Рябков)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表示，当前，处理太空军控问题和降低战略风险变得越来越困难。需要在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将潜在冲突降至最低。这是避免太空武器化、防止爆发太空冲突的唯一途径。<sup>③</sup>随着地缘关系持续恶化和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加快，俄美达成太空军控协议的意愿和机会逐渐减少，也降低了联合国等多边组织达成新的国际协议的可能，太空军控谈判陷入僵局的风险上升。

最后，为减轻美国太空制裁影响、提升对美制衡能力，俄罗斯加强了与伊朗等国的太空合作，再次引发弹道导弹技术扩散问题。防止俄罗斯弹道导弹技术扩散，是美国主动加强与俄罗斯太空合作的原因之一。针对俄伊在核与导弹技术领域的合作，2000 年，美国国会出台《伊朗核不扩散法》(Iran Non-Proliferation Act)，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机构从俄罗斯购买太空商品和服务。在俄罗斯保证加强出口管制后，2005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伊朗核不扩散法》修正案，取消了对购买俄罗斯太空商品和服务的限制。<sup>④</sup>2014 年

---

① С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делег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ректора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МИД России В. И. Ермакова в ходе общ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ений в Первом комитете 77-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Нью-Йорк, 4 октября 2022 года. 5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32585/](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32585/)

② См. Россия предупредила о рисках размещения СШ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космосе. 6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s://iz.ru/1375915/2022-08-06/rossiia-predupredila-o-riskakh-razmeshcheniia-ssha-iadernogo-oruzhiia-v-kosmose>

③ С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А. Рябкова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разоружению в рамках сегмента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Женева. 2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56585/](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56585/)

④ See Victor Zaboriskiy, “Space Engagement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Preventing Conflicts and Proliferation”, *Astropolitics*, 2006, Vol.4, No.2, pp.179-206.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将与伊朗的太空合作视为制衡美国的工具。俄罗斯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指出，加强与伊朗的太空合作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发挥某种王牌的作用。<sup>①</sup>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伊太空合作发展迅速。2022年7月，俄伊签署太空合作协议，使用“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伊朗卫星。8月，俄罗斯“联盟-2.1b”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伊朗“海亚姆”（Khayyam）遥感卫星送入轨道。12月，俄伊签署太空合作备忘录，在遥感、通信卫星设计和制造领域开展合作，为伊朗修建航天基础设施。俄伊太空合作有助于提升伊朗太空技术和导弹发射能力，以及远程核打击能力。这与美国打压、阻止伊朗获得弹道导弹技术的目标相悖。弹道导弹技术扩散将恶化俄美太空关系，反噬太空军控谈判与太空军备控制，也对地缘安全局势发展增添了不可控因素。

## 六、结语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加强与美国的太空合作，获得了丰厚的经济与政治回报。受地缘冲突频发、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加快等影响，俄美太空合作频繁受阻，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援乌抗俄”，太空商业公司也为乌克兰提供卫星通信等服务，招致俄罗斯反制裁与军事威胁。俄美加强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太空关系安全化态势愈发明显，对双边太空计划实施、太空治理造成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展望俄乌冲突后的俄美太空关系，首先，地缘危机与技术进步将是影响太空关系走向的两个关键变量。地缘危机这一偶发因素引发的太空制裁与反制裁，将直接影响太空合作项目的存续。太空技术进步和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将持续销蚀太空合作基础。其次，缺乏直接的信息交流渠道和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际协议，以及对占有太空资源、护持太空霸权的冲动，增加了发生误判和太空冲突的风险。再次，俄美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引发太空权力结构变动，恶化了太空安全局势；而与新兴太空国家技术合作产生的弹道导弹技术扩散等公共安全问题，也给太空治理带来挑战。

---

<sup>①</sup> См. Россия построит Ирану спутники и обучит космонавтов. 7 мая 2014 г. <http://iz.ru/news/570418>

**【Abstract】** Russia-U.S. space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continuation of Soviet-U.S. space cooperation but also a result of both countries' space development demand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detente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a new circumstance for their bilateral space coope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in areas such as rocket engines and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fter the retirement of the space shuttle in 2011, the U.S.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rely on Russia for trip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hich helps to enhance Russia's status in their bilateral space cooperation. After the Crimean crisis broke out in 2014,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with frequent sanctions and counter-sanctions in space. Accordingly, space cooperation projects were interrupted one after another.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space force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U.S. space commercial companies, has eroded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space cooperation. The conflict of space policy concepts also hinders the continuation of Russian-US space cooperatio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in 2022, has further affected Russia-U.S. space cooperation, and securitization of space relations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and U.S. space military forces has intensified arms race in space, worsening spac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making space governance more difficult.

**【Key Words】** Russia-U.S. Space Cooperation, Russia's Space Strateg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U.S. Space Strategy, Space Governance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кос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 и продуктом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в развитии космос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теп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создало н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ве страны укрепи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ракетные двигател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смическая станция. После вывода из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шаттла в 2011 году США пришлось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Россию для полётов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космическую станцию, это повысило авторитет Росси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 2014 году разразился крымский кризис,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продолжали ухудшаться, часто вводились 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и контрсанкции, проекты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ерывались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космических сил двух стран, особенно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США, подорвали основу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онфликт концепций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также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разразившийся в 2022 году,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овлиял на кос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явил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здание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и США усилило гонку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й, ухудшило обстановку кос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труднило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смосо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кос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ос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конфликт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кос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Ш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осмически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 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回顾与展望\*

尚宇红 张琳\*\*

**【内容提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自2012年建立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伙伴国地位显著提高。双边货物贸易，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迅速。总体上，双边贸易结构均得到较大程度的优化，但在中东欧国家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异质性。比较突出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与贸易发展不均衡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未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不平衡问题可在发展中得到部分解决。考虑到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区位优势，有必要坚持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中进入欧洲大市场的“桥头堡”定位。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可以从国际商务、外事和企业商会等多个层次出台鼓励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政策。

**【关键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双边货物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75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150(19)

## 一、引言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沿线人民“心联通”的“联通”水平持续提升。中东欧国家作为“一带一路”进入欧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RCEP对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39)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尚宇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张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副主任。



洲大市场的“桥头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后。因此，系统梳理与回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状况尤为重要且必要。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于2012年。在合作机制的促进下，双边货物贸易经过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21年中国与中东欧14国总体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012年的2.5倍，年均增速高达11.9%，既远超同期中国对全球贸易年均5.1%的增长水平，也远超中东欧14国总体对全球贸易年均增长5.0%的速度。<sup>①</sup>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中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增长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虽然贸易不平衡问题有相对缓解的趋势，但从绝对额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还在继续扩大，而且同中国的贸易增长在中东欧14国间不平衡的问题还略有扩大的趋势。

在合作机制建立十周年之际，总结分析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巩固双边经贸关系和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以及进一步完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在回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十年来双边货物贸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边贸易绩效及其成因，特别是贸易便利化措施与协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未来巩固拓展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从贸易总量与贸易结构角度回顾十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第二，分析双边贸易绩效的变化，考察市场绩效的成因；第三，总结双边贸易便利化措施及其作用机制；第四，基于以上分析，判断中国-中东欧合作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

<sup>①</sup> 2012年4月26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宣告建立。建立之初，参与的中东欧国家有16个（按地理位置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排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2019年4月12日，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行，与会各方欢迎希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增至17国）。2022年受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减至14国）。在没有特别声明的情况下，本文所使用的贸易数据均系作者依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 二、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回顾

### (一) 双边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

2012—2021 年，中国-中东欧 14 国双边贸易发展趋势可用双边货物贸易指数及货物贸易平衡度来表示（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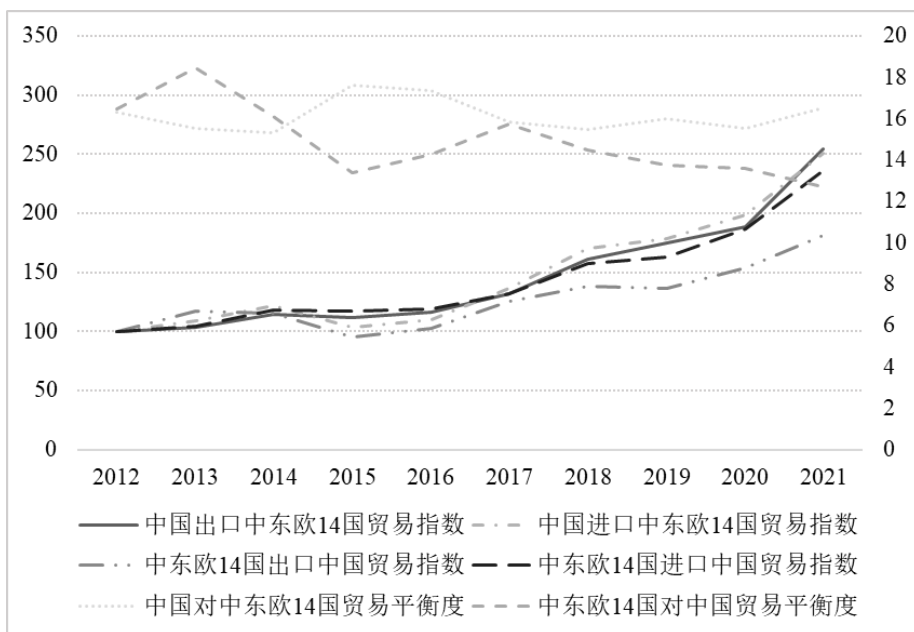


图 1 双边贸易指数及平衡度 (单位: %) ①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计算、绘制。

从图 1 可以看出: 第一, 中国进出口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指数几乎重合, 且 2015 年后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 表明中国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非常稳定, 并呈扩张趋势。第二, 中东欧 14 国进出口中国贸易指数也在 2015 年后

① 注: 1. 进出口贸易指数均以 2012 年为基年 (2012 年指数=100); 2. 贸易平衡度等于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 3. 中东欧 14 国总体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度坐标轴在右侧, 其他 5 条线均在左侧, 单位: %; 4. 中东欧 14 国对华贸易中 2021 年缺少阿尔巴尼亚的进出口数据, 不影响总体趋势。

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但出口贸易指数的增长趋势明显弱于进口指数的增长,对华出口增长趋势明显低于对华进口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华产品的依赖明显高于对华市场的依赖。第三,从贸易不平衡度来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出口额约是进口额的 2—3 倍,十年来趋势平稳;而这一数字在中东欧国家看来却几乎高达 6—8 倍(中东欧 14 国总体对华进口额比出口额),且中东欧 14 国对中国贸易不平衡度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存在较大的贸易不平衡,中国长期保持了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在中国看来比较大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在中东欧看来非常巨大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国家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满。<sup>①</sup>

就中东欧具体国别而言,因其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与中国经贸关系的不同而表现出同中国双边贸易发展的较大差异,2012—2021 年中国同中东欧各国双边贸易增长情况可简单汇总为表 1。

从中国视角可以看出:首先,中国对除黑山外的其他中东欧 13 国的进出口均实现正增长,但增长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塞尔维亚的年均进出口增长率均为最高(年均出口增长率为 20.7%,进口增长率高达 28.7%)。其次,进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中国对某中东欧国家出口增长快的一般进口增长也快,反映出了经贸关系是影响双边经贸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双边贸易总额年均增长超过 10%的国家(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希腊、波兰、波黑、北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八个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且与中国经贸关系较好的中东欧国家。再次,中国和 14 国总体贸易不平衡度 2021 年同 2012 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但就具体国别而言呈现出较大的变化。2012 年贸易不平衡度较大的多数中东欧国家,到 2021 年贸易不平衡度都有所下降。其中,贸易平衡度得到改善的国家按照改善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北马其顿等八国,而贸易不平衡度扩大的国家从大到小依次为希腊、斯洛文尼亚、黑山、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六国。

<sup>①</sup> 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里,双边贸易中出口国报告的出口额是离岸价格,而进口国报告的对应进口额是到岸价格,因而一般情况下进口国报告的进口额高于出口国报告的对应出口额。因此,在双边贸易中,贸易伙伴相互观察到的贸易不平衡规模是不一致的。

表 1 2012—2021 年中国与中东欧 14 国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和贸易平衡度<sup>①</sup>

国家	中国对中东欧 14 国贸易				中东欧 14 国对华贸易			
	出口增长率	进口增长率	2012 年平衡度	2021 年平衡度	出口增长率	进口增长率	2012 年平衡度	2021 年平衡度
塞尔维亚	20.7%	28.7%	406.5%	227.7%	53.7%	13.0%	1.4%	22.7%
斯洛文尼亚	14.7%	10.6%	611.9%	848.6%	9.7%	17.3%	11.3%	6.2%
希腊	13.4%	9.6%	840.8%	1149.0%	6.2%	8.1%	16.7%	14.3%
波兰	12.8%	12.0%	620.0%	660.0%	7.4%	12.5%	10.1%	6.7%
波黑	12.7%	21.8%	200.5%	99.4%	16.4%	7.5%	1.0%	2.1%
北马其顿	10.8%	11.5%	63.6%	60.4%	1.6%	8.2%	42.4%	24.1%
罗马尼亚	10.2%	15.2%	285.5%	191.3%	11.7%	10.1%	18.4%	21.0%
捷克	10.2%	10.8%	262.7%	249.6%	6.7%	9.5%	10.7%	8.5%
保加利亚	9.1%	8.8%	125.5%	128.6%	6.6%	11.3%	78.4%	53.0%
斯洛伐克	7.2%	8.4%	66.3%	60.2%	4.9%	5.1%	35.5%	34.8%
匈牙利	6.5%	10.2%	247.0%	182.2%	3.5%	6.8%	33.5%	25.2%
阿尔巴尼亚	6.2%	1.6%	241.0%	360.4%	-1.8%	5.8%	17.1%	9.5%
克罗地亚	4.8%	18.4%	1744.5%	581.6%	9.7%	-2.2%	3.1%	8.7%
黑山	-4.5%	-6.8%	679.3%	848.3%	3.6%	6.3%	2.9%	2.3%
14 国总体	10.9%	10.8%	285.5%	289.1%	6.9%	10.0%	16.5%	12.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计算、绘制。

从中东欧国家视角看到的基本特点和从中国视角看到的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不同点在于：中东欧国家看到的贸易不平衡度更大，且各国同中国双边货物贸易发展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性。由此可见，虽然 2012 年以来在合作机制的促进下双边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发展不平衡、不均衡问题<sup>②</sup>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在多数中东欧国家看来，这两个问题还更加严重了。

① 注：1. 因数据缺失，阿尔巴尼亚的数据截至 2020 年；2. 表中顺序按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大小排列。

② 中国对中东欧多数国家仍存在巨额顺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集中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对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较小。

## （二）双边贸易关系变化

双边贸易关系的变化可以简化为用贸易伙伴国地位的变化及市场份额的变化来表示。考虑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济总量的巨大差异，中东欧国家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地位及贸易市场份额均比较低，所以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因此我们在这里用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伙伴国地位及市场份额变化来表示双边贸易关系的变化（见表2）。

表2 2012年和2021年中国在中东欧贸易伙伴国中的排名及占比<sup>①</sup>

中东欧国家	贸易总额		中东欧国家出口中国		中东欧国家从中国进口	
	排名（占比，%）		排名（占比，%）		排名（占比，%）	
	2012年	2021年	2012年	2021年	2012年	2021年
捷克	4 (5.86)	2 (8.75)	19 (1.07)	17 (1.32)	2 (11.22)	2 (16.72)
塞尔维亚	6 (4.66)	2 (8.6)	38 (0.18)	9 (3.69)	4 (7.32)	2 (12.31)
波兰	3 (5.12)	2 (8.11)	22 (0.97)	19 (1.04)	3 (9.02)	2 (14.8)
黑山	5 (6.15)	3 (8.56)	15 (1.04)	14 (1.3)	3 (7.17)	2 (9.84)
希腊	8 (3.52)	3 (5.5)	24 (1.4)	17 (1.79)	5 (4.71)	3 (7.8)
斯洛文尼亚	7 (3.1)	4 (7.14)	27 (0.64)	22 (0.86)	4 (5.45)	1 (13.06)
北马其顿	7 (5.07)	5 (4.82)	6 (3.96)	8 (2.24)	7 (5.75)	5 (6.67)
阿尔巴尼亚	5 (5.3)	6 (6.8)	7 (2.7)	8 (1.91)	3 (6.36)	3 (8.98)
斯洛伐克	9 (4.23)	6 (4.92)	11 (2.17)	10 (2.54)	6 (6.39)	4 (7.28)
波黑	8 (3.57)	7 (4.84)	41 (0.11)	31 (0.25)	6 (5.35)	5 (7.88)
匈牙利	10 (3.66)	7 (4.39)	15 (1.76)	17 (1.75)	4 (5.74)	2 (7.06)
保加利亚	9 (2.92)	7 (4.38)	9 (2.86)	8 (3.23)	11 (2.98)	6 (5.39)
罗马尼亚	12 (2.48)	8 (3.77)	23 (0.85)	17 (1.52)	9 (3.83)	5 (5.48)
克罗地亚	7 (4.62)	12 (2.35)	42 (0.37)	28 (0.47)	4 (7.14)	8 (3.6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计算、绘制。

从表2可以看出：首先，从贸易总额的排名和占比看，到2021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所有中东欧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国，中国在各中东欧国家的

<sup>①</sup> 注：1. 因数据缺失问题，表中阿尔巴尼亚的2021年数据实际为2020年数据；2. 中东欧国家顺序按2021年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伙伴国地位高低排列。

贸易伙伴国中可以排名前五的中东欧国家有 7 个，其余除克罗地亚外排名也都在前十。十年来，除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外，中国在其他中东欧 12 国中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与双边贸易总额占比均有明显的提高，其中中国在希腊的贸易伙伴国地位提高最快，从 2012 年的第 8 位提升到 2021 年的第 3 位。其次，对比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伙伴国地位，中国是中东欧 14 国重要的进口贸易伙伴国，2021 年除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外，中国均进入了其前五大进口贸易伙伴国，且在 6 个中东欧国家排名前二；然而中国却不是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出口贸易伙伴，虽然 2012—2021 年间中国在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伙伴国地位和出口份额均有所提升，但到 2021 年，中国进入其前 10 大出口贸易伙伴国的中东欧国家仅有 5 个，且都在第 8—10 名之间。这再次表明中国产品对中东欧国家非常重要，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还没有突显出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 （三）双边贸易结构变化

为考察 2012—2021 年间中国-中东欧 14 国双边贸易结构是否得到了优化，这里采用了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的经济大类（BEC）分类方法。<sup>①</sup>用经济用途分类考察双边贸易结构的好处在于，该结构说明了贸易品的用途是消费还是生产。一般来讲，用于生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总额占比越高，就越表明双边经济在生产领域的关系越密切，进而贸易结构就越好或者越优。本文使用 2012 年和 2021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结构的对比来估计这一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首先，2012—2021 年间中国和中东欧 14 国总体上以中间品贸易和资本品贸易为主，且贸易结构略有优化：双边贸易总额中消费品占比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而表示产业关联的中间产品比重则上升了 2 个百分点，表明双边产业链关联度进一步深化，资本品和广泛用途类产品占比变化不明显。其次，中国同多数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了优化，但在 14 个中东欧国家间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消费品比重下降或者说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程度，按数据大小排序分别为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

<sup>①</sup> 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中的经济大类把所有的贸易品划分为 19 类，并按其最终的用途属性归纳为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和广泛用途四大类。

波黑、斯洛文尼亚、北马其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 10 国，而双边贸易结构变差（或者说消费品贸易占比提高）的国家依次为希腊、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 4 国。再次，到 2021 年，中国同所有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中与生产有关的贸易均超过了七成，特别是同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用于生产的贸易品占比在 90% 左右，这表明双边生产体系关联程度正在逐步增强。考虑到在双边贸易中，中东欧国家对华进口贸易远远大于其对华出口贸易，双边产业关联的深化更多地表现为中东欧国家生产体系对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依赖不断强化，预计随着双边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这一发展趋势还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表 3 中国-中东欧 14 国 2012 年及 2021 年双边货物贸易结构<sup>①</sup>

中国-中东欧 双边贸易结构	2012 年各类产品份额				2021 年各类产品份额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广泛用途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广泛用途
克罗地亚	55.27%	34.61%	9.96%	0.16%	25.95%	44.54%	28.67%	0.84%
波黑	34.19%	32.47%	33.34%	0.00%	27.30%	55.46%	16.88%	0.36%
斯洛文尼亚	31.79%	50.42%	17.78%	0.01%	27.23%	46.45%	17.82%	8.50%
塞尔维亚	30.06%	45.20%	24.74%	0.00%	10.99%	59.93%	28.84%	0.24%
希腊	30.47%	42.19%	27.26%	0.08%	43.90%	34.90%	18.90%	2.30%
波兰	26.57%	45.61%	27.76%	0.06%	23.02%	48.25%	27.87%	0.86%
罗马尼亚	25.98%	50.42%	23.58%	0.02%	18.24%	57.00%	24.52%	0.24%
阿尔巴尼亚	25.79%	63.27%	10.92%	0.02%	27.40%	57.27%	14.25%	1.08%
黑山	21.72%	37.40%	40.88%	0.00%	22.16%	61.52%	9.93%	6.39%
保加利亚	16.74%	71.19%	11.75%	0.32%	14.55%	65.00%	19.75%	0.70%
北马其顿	11.82%	65.40%	22.78%	0.00%	7.69%	81.47%	10.19%	0.65%
捷克	11.53%	44.95%	43.46%	0.06%	8.32%	42.01%	49.27%	0.40%
匈牙利	8.14%	52.80%	37.07%	1.99%	9.87%	50.68%	35.93%	3.52%
斯洛伐克	7.02%	18.03%	24.35%	50.60%	4.20%	33.14%	13.23%	49.43%
14 国总体	19.66%	44.45%	29.56%	6.33%	18.58%	46.34%	29.05%	6.0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报告方为中国）计算、绘制。

<sup>①</sup> 注：1. 因数据缺失问题，阿尔巴尼亚的数据截至 2020 年；2. 表中中东欧国家顺序按中国 2012 年同各中东欧国家消费品贸易比重大小排列。

#### （四）中东欧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贸易<sup>①</sup>

对华农产品出口一直是中东欧国家非常关切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巨大，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多数具备欧盟标准，在中国市场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因而中东欧国家的该类产品对华出口增长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产品产业在中东欧国家涉及人口较多，进而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长能给中东欧国家带来更多的获得感。考虑到农产品对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在该地区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这里单独考察了中东欧 14 国对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2012—2021 年间中东欧 14 国对华农产品增长情况可参见表 4。

表 4 2012—2021 年中东欧 14 国农产品对华与对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比较

中东欧国家	出口中国 年均增长率	出口世界 年均增长率	中东欧国家	出口中国 年均增长率	出口世界 年均增长率
阿尔巴尼亚	49.55%	13.87%	匈牙利	12.65%	2.91%
保加利亚	49.16%	6.34%	波兰	11.48%	7.78%
塞尔维亚	23.20%	7.14%	波黑	9.88%	3.96%
斯洛文尼亚	19.72%	8.34%	捷克	7.90%	3.67%
斯洛伐克	19.25%	-0.79%	北马其顿	7.50%	2.26%
罗马尼亚	17.61%	9.44%	黑山	4.06%	-0.37%
克罗地亚	15.59%	8.30%	希腊	3.01%	4.45%
14 国总体	15.58%	5.92%			
中东欧 14 国总体对华出口总额占其对全球出口总额比：0.24%（2012 年）；0.53%（2021 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omtrade 计算、绘制。

从表 4 可以看出：一方面 2012—2021 年间中东欧 14 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非常迅猛，这一期间对华出口年均增长率均远高于其对全球出口增长率，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近 50%。总体上，14 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增长率为 15.6%，是其同期对世

<sup>①</sup> 这里的“农产品”指按海关国际通行编码（HS）的两位编码中的第 1—24 类产品，也有文献称之为“农食产品”。



界出口增长率 5.92% 的 2.6 倍；另一方面，虽然中东欧 14 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但对华出口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到 2021 年，14 国总体对华出口的农产品仅为其出口全球的 0.53%，这表明未来中东欧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多数东欧国家农产品在其 GDP 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对农产品输华有着较为迫切的需求，它们的关切甚至超越了中国一般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被提升为中东欧国家改善同中国合作的核心关切问题之一。<sup>①</sup>考虑到农产品出口对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意义，中国在同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方面还做出了许多特别安排，例如，2012—2021 年间中国通过中欧班列和电商平台等已经特别引入了一些中东欧国家农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3 月，宁波海关“中东欧商品进口通关一件事”应用上线试运行，将现有的中东欧商品进口业务办事和查询功能全程并联，这一措施不但大大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更加有力地保障了“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番”目标的实现，<sup>②</sup>同时还体现了中国为促进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而做出的特别安排。

### 三、贸易便利化措施及其成效

贸易便利化是指政府通过简化货物、服务、人员和技术流动的程序和手续，协调适用的法律和规定，改善基础设施，采用新技术和其他有效方法消除或减少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的机制性和技术性障碍，以达到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的目的。现有文献已构建了包含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金融和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同时涵盖了边境与边境后措施，更加全面地考察和评价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消除货运和物流服务壁垒，海关程序越简单透明，金融和技术支持力度越大，即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双边贸易增长；同时也认

① 刘作奎：“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73 页。

② 参见“‘中东欧商品进口通关一件事’应用昨起试运行”，《宁波日报》，2022 年 3 月 2 日第 5 版。

为，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和规章制度等不同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sup>①</sup>孙玉琴、苏小莉发现，中东欧国家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产生的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陆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水平、非关税贸易壁垒流行程度对中国产品出口中东欧存在显著影响，中东欧陆路基础设施、海关程序处理的负担显著影响欧盟对其出口量。<sup>②</sup>

自 2012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紧密合作，在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既有提升中东欧国家陆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的“硬件”便利化措施，也有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软件”便利化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地拓展了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

### （一）以改善基础设施为主的“硬件”便利化

第一，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沿线口岸能力的大幅提升。中欧班列作为跨大洲、跨国家和地区、长距离、大运量的新型国际运输方式，改变了沿线铁路“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现实，形成了“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网络化空间布局，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截至 2022 年 7 月底，中欧班列形成了 82 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 24 个国家 196 个城市，服务网络覆盖亚欧大陆全境，累计开行超 5.7 万列，运送货物 530 万标箱，重箱率达 98.3%，运输品类超过 5 万种，重点枢纽间开行数量基本实现双向均衡。为提高中欧班列全程通关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沿线国家海关实施了“安智贸”、“安铁通”等新型通关模式。中东欧国家中的波兰马拉舍维奇和匈牙利格德勒已纳入“安智贸”试点范围，实现了货物在相关国家海关间的快速验放。中欧班列为欧洲生产商和贸易商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经济快捷的运输方式，

---

① 参见 J. S. Wilson, C. L. Mann, T. Otsuki,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3, No.3, p.367; 曾铮、周茜:“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08 年第 10 期,第 9 页;杨军等:“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5 年第 9 期,第 165 页;刘宇、吕郢康、全水萍:“‘一带一路’战略下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以中哈贸易为例的 GTAP 模型研究”,《经济评论》,2016 年第 6 期,第 82 页;崔鑫生、李芳:“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2020 年第 7 期,第 127 页;王效云:“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及贸易潜力研究”,《欧亚经济》,2022 年第 6 期,第 43 页。

② 孙玉琴、苏小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欧盟出口影响的比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35 页。

为其木材、粮食、水果等特色产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2016—2021年中国自欧盟进口贸易额增长 63.7%，其中自中东欧的进口增长 127.3%。<sup>①</sup>

第二，依托“匈塞铁路”和比雷埃夫斯港口开通中欧陆海快线，打造亚欧贸易新通道，使中国-中东欧贸易再提速。自 2010 年中国企业正式参与运营以来，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邮轮码头”、“汽车码头”、“修造船”、“渡轮码头”以及“物流仓储”六大业务板块先后投入运营，形成了覆盖航运、港口、综合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比港年吞吐量世界排名从 2010 年的第 93 位提升至 2021 年的第 26 位。2021 年，伴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减小，比港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 亿欧元，同比增长 16%，利润总额 4921 万欧元，同比增长 33%，业绩水平甚至优于疫情暴发前的最好成绩。<sup>②</sup>中远海运整合海上航线网络与比港枢纽港建设两方面的综合优势，启动中欧陆海快线，将传统西北欧海铁联运的运输周期缩短了 7~11 天。<sup>③</sup>目前，中欧陆海快线已覆盖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每周运行的班列达到 17 班，覆盖了 9 个国家 1500 个内陆点，成为中国对欧出口和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的一条新的便捷通道。

第三，中国路桥（CRBC）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斯莫科瓦茨至马泰舍沃路段）以及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波黑达尔巴尔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进一步改善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灌溉系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些措施也为双边贸易的增长提供了更多便利化条件。

第四，中匈跨境电商“双区联动”机制打造“跨境电商+中欧班列+海外仓”新模式，助推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2021 年 5 月，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与浙江省自贸区金义片区签署“双区联动”合作备忘录，以匈

①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编：《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 年，第 8-9 页。

② 何柳颖：“‘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巡礼之七——比雷埃夫斯港成中欧经贸重要门户”，2022 年 7 月 30 日，<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20730/ec1a1e5d2ae43ca45af443d770d6e856.html>

③ 宋冉、[希腊]塞诺斯·里亚古斯：“比雷埃夫斯港的‘神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一带一路”故事丛书《共同梦想》，<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ltandroad/gr/c/hnindex.shtml>

牙利的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为依托,对接国内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两个园区携手助力打通跨境电商进出口全链条各环节,先后开通了临沂-布达佩斯中欧班列和赣州-布达佩斯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为综合试验区企业量身定制合作方案,帮助其入驻匈牙利和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电商平台。“双区联动”可以为跨境电商企业节约 50%以上的货运时间、约 33%的物流成本以及 10%以上的仓储费用,推动了中匈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sup>①</sup>

## (二)“软件”便利化

通过精简进出口环节的监管证件、压缩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规范口岸收费降低合规成本、提升口岸通关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等措施,我国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逐年提升。进出口环节需要验核的监管证件已从 2018 年的 86 种精简至 41 种,减少了 52.3%。2021 年 12 月,进口、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分别压缩至 32.97 小时、1.23 小时,比 2017 年分别压缩 66.14%、89.98%。<sup>②</sup>具体而言,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包括:

第一,加快“三智”建设。2021 年 2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出深化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试点的重要倡议。此后,海关总署制订并实施了《海关总署关于加快“三智”建设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通“三智”与“一带一路”工作机制,提高监管服务效能,促进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sup>③</sup>目前全国海关已培育 78 个“三智”国际合作项目,其中多个项目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二,全力推进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目前,中国已经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 22 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 48 个国家(地区),其中,包括 13 个中东欧国家。<sup>④</sup>两国 AEO 企业间直接进出口的货物将在通关中享受优先办理海关手续、优先查

① “中匈‘双区联动’助推跨境电商合作”,人民网,2021 年 5 月 27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527/c1002-32114874.html>

② 参见“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减至 1.23 小时”,2022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6/content\\_5670491.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6/content_5670491.htm)

③ 参见“共建‘一带一路’海关必贡献”,《中国国门时报》,2022 年 11 月 14 日第 1 版。

④ 包括已退出合作机制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非欧盟成员国的塞尔维亚。

验、适用较低的单证审核率和查验率等便利措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仓储、物流等贸易成本。

第三，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在检验检疫电子证书领域方面的深度合作，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2016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联合发出《中国—中东欧质检合作对话会（电子证书与贸易便利化）倡议书》。2018年发布《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检验检疫合作三年（2018—2020）行动计划》。2021年6月，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匈牙利农业部、斯洛文尼亚农林食品部签署了双边议定书，通过建立信息通报和联络机制、建立定期会议磋商机制、优化中国-中东欧海关检验检疫合作信息网、强化标准合作与服务、推进检疫准入等政策，落实工作对接，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保障进出口食品农产品安全，不断优化海关程序，逐步减少贸易壁垒，使消费品安全、食品安全、标准化、认证认可等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上升。截至2021年6月，我国已与中东欧国家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95份，涉及15个国家，已批准中东欧14国的132种食品、41种活动物和农产品输华。2012—2021年，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sup>①</sup>

第四，打造贸易便利化平台，签订多项贸易便利化协定，打通中东欧商品进口通关过程中的现实堵点。2017年6月，“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正式授牌，试验区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国际物流园区、宁波保税区、梅山保税港区、中东欧（宁波）工业园“五大区块”为核心，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服务，创新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2017年9月，“三快三扩两延伸”八项措施落地，包括食品、农产品、消费品快速验放、原产地证快速审签、检验检疫政策和流程信息快速查询，扩展市场采购业务范围、扩展无纸化业务范围、扩展跨境电商业务范围等，极大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此外，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从商品信息挖掘、进口准入争取、仓储物流服务、内销渠道拓展等方面给予精准支持，对接中东欧市场，畅通国内销售渠道。2022年1—10月，宁波对中东欧进出口额达到371.7亿元，是2017年的2.5倍。其中，宁波自中东欧国家进口

<sup>①</sup> “海关总署：我国已与中东欧国家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95份”，2021年6月8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608/c1004-32125152.html>

91.9 亿元，是 2017 年的 5.4 倍，肉类进口额达 6500 万元，同比增长 94 倍，占全国比重超过 1/3。<sup>①</sup>

## 四、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 （一）未来展望

根据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现状与发展态势，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未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可以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双边货物贸易依旧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由双方生产体系的相对比较优势所具有的较强互补性、以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所决定的。首先，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常情况下其经济增速都比全球平均水平要快，这就从供需两个方面奠定了双边贸易发展较快的基础。不过，目前欧洲局势的不确定性提高，特别是俄乌冲突及其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为中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冲击，也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增长带来了变数。其次，就贸易互补性而言，近十年来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水平在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出口结构比较好地满足了中东欧国家的进口结构需求，而且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生产体系分属亚欧两大产业链，双方出口产品对于第三国市场而言基本不存在竞争关系。

第二，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问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存在，但在发展中可以得到部分解决。本质上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市场问题，<sup>②</sup>造成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构建了比较健全的出口贸易网络体系，而中东欧国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都缺乏健全的出口贸易网络体系，这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供给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口产品

---

① “追梦圆梦，示范之城——写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落户五周年之际”，《宁波日报》，2022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② 参见尚宇红等：《中东欧国家经贸专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 年，第 28-40 页。

结构需求表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反之较弱，因此，从市场供需的角度看，自然会出现不平衡。再次，中国产品在中东欧国家市场上性价比有较强的竞争力，反观中东欧国家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与其他国家产品，特别是同类型的西欧产品，多数既无品牌效应也没有价格优势。从以上三个方面看，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也很难依靠市场自发解决，需要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特别安排下逐步得到缓解，特别是中国可以扩大从中东欧国家的进口，并帮助其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贸易网络体系，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构建专门的中东欧产品市场销售网络体系。

第三，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未来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出台更多双边贸易便利化措施，将进一步促进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虽说当前受到新冠疫情和欧洲局势不稳定的影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遭遇了一些负面冲击，但双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仍然牢靠，互利共赢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仍在积极寻求“中国机会”，特别是当前欧洲经济前途暗淡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对伙伴国的带动效应更显重要；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在中欧关系中的“平衡”效应以及在“一带一路”中的“桥梁”作用不减反增，由此我们判断，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在未来 10 年内还会继续强化下去。

## （二）政策建议

在给出政策建议之前，需要首先明确中国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给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目标定位。笔者认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需要重新强调两个方面的定位：第一，在经济层面要坚持中东欧国家是进入欧洲大市场的前站或者桥梁，具有进入西欧市场的桥头堡作用；第二，在对外开放层面，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曾被誉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典范。尽管受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受到了比较大的负面冲击，很少有文献再有这一提法，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没有改变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区位优势地位，应继续努力把该合作机制构建成“一带一路”合作典范。

基于以上定位和前文的分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双边货物贸易的增长，我们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国家商务部门而言，出于加强双边合作的考虑以及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区位优势在全球治理可发挥的重要价值，政府可以出台以下政策：一是鼓励中国有实力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际贸易类国企，帮助或联合中东欧国家的企业在华甚至在东亚地区建立健全其贸易网络体系，提升中东欧国家产品的品牌效应，继而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二是在农食产品进口方面进一步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同时鼓励中国企业扩大从中东欧国家的农食产品进口，强化中国市场对中东欧国家农食产品、进而对中东欧国家较多相关农业人口的影响力。目前中东欧国家出口中国的农食产品比重总体还不足 1%，发挥不出中国市场对其的影响力，考虑到农食产品的价值一般都比较低，强化农产品的进口可以在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方面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三是为中国广大中、小、微型企业创造和与中东欧企业合作的平台，鼓励双边中小微型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本土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很难和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建立起平等的长期合作关系，只有地位实力相对匹配的中国-中东欧国家企业才有可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密切合作关系，并由此带来稳定的贸易。四是努力促成与更多的中东欧国家达成更高规格的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议，进而方便双边企业的合作。这或许对于其中的欧盟成员国而言有些困难，但只要持续努力，至少会加快与更多中东欧国家达成协定（中东欧 14 国中有 9 个国家为欧盟成员国），进而促进中国与欧盟高规格协定的达成。

第二，对外事部门而言，首先要积极引导和鼓励中东欧国家抓住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国家关系日益提升这一大好时机，利用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出口网络的建设。其次要鼓励并帮助中东欧国家吸引中国企业的合作投资，特别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通过吸引投资达到提升规模效应、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而促进对中国出口的目的，而且这也有助于促进中东欧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

第三，对于双边的各种商业或企业联合会而言，一是可以在中欧班列重要节点城市联合构建中东欧商品集散地，这不但有利于促进中东欧国家商品



出口中国，也有利于解决中欧班列回程空载问题。二是可以通过商会平台合力在中国市场打造中东欧国家的产品品牌，提高中东欧国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三是在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积极达成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把更多产品推广到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四是中国进口企业（中东欧国家出口企业）要不断调整优化进口（对华出口）结构，尽可能地把进口（出口）产品集中到中国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市场上，以便从结构上强化中东欧国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CEECs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2012,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China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s a trade partner to CEE countries. Bilateral goods trade, especially CEE countries'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China, has grown rapidly. Overall, the bilateral trade structure has been optimized, but it shows great heterogeneity among CEE countries. Trade imbalance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haven't been improved slightly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futur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EE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rapidly, and trade imbalance could be partially resolved with trade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 of CEE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CEE countries' position as the bridgehead for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large European marke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order to deepen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y encourage secto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oreign affair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to implement multi-level policie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E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CEECs Cooperation, Bilateral Goods Trad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Аннотация】** С момента создания механизм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2012 году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гораздо теснее, а статус Китая как торгового партнера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лся. Двусторон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товарами, особенно экспорт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з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Китай, динамично росла. В целом структур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была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н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о заметно наблюдаются серьез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Такие замет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ак дисбаланс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и неравномер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торгов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не разрешены. В будущем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е товарам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го роста, и проблема торгового дисбаланса может быть частично разрешима в теч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Учитывая особы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как "плацдарма"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для выхода на крупный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ынок. Чтобы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остоянному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ледует претворять в жизнь политику поощ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торг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на таки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ела и торговые палаты предприят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двусторон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товарами,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新形势下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问题： 缘由、演变和制约因素\*

康丽娜\*\*

**【内容提要】**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粮价高位震荡，全球饥饿人口持续上升，地区社会动荡等次生危害加剧。在此背景下，中亚粮食安全问题再度突显，作为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乌兹别克斯坦尤甚。一直以来，粮食问题贯穿于乌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当中。独立30多年来，乌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疲软，国际局势风高浪急，极端天气频发，乌国粮食安全也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乌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虽基本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又给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走势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走出粮食安全困境仍受到内生性和外源性两大方面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 俄乌冲突 中亚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2-0169(24)

极端天气频发、地缘政治风险升级、世界经济衰退与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引发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世界粮食体系遭到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中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再度突显。若不能有效解决，则可能引发社会骚乱和地区动荡，如加速恶化阿富汗局势，进而影响地区安全；甚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6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项目“俄国统治期间中亚布哈拉汗国的经济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M711999）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康丽娜，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中心博士后。

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阻滞我国与中亚农业合作的开展，不利于“一带一路”进程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威胁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作为中亚地区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的粮食问题自 19 世纪末延续至今。乌国农业生产经历了从多种农作物种植到单一棉花种植再到农产品生产多样化的发展阶段，而粮食安全问题则是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同时也是推动该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性因素。乌国不仅是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粮食安全对于乌内政外交的影响深远，因此需要密切加以关注。

2022 年 9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古城撒马尔罕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要深化务实合作，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将地区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sup>①</sup>2023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契机。作为关乎人类生存、地区发展和国家稳定的根本，粮食安全已成为我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领域，中乌强化粮食安全合作势在必行。在粮食安全领域，通过整合产业资源，以有效的共享机制凝聚政府、企业、高校和金融资源；在基础设施、农业新技术、粮食新品种等方面加强合作；坚持生态优先、互利共赢、协作创新，助力构建更为坚韧的中国-中亚粮食安全共同体。

## 一、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缘由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中亚文明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地跨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所处的河中地区是中亚传统的灌溉农业区，拥有上千年的农耕文化，农业和农村人口的比重较大。乌地区<sup>②</sup>推行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广泛种植各类农作物，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中麦类超过 10 种。<sup>③</sup>19 世纪下半叶，当地的自然经济体系被殖民活动打破，农业开始向商品化和市场化过渡，与此

---

① 参见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② 为了表述简练，文中将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简称为“乌地区”，而将 1991 年独立以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简称为“乌国”。

③ См.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1: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Ташкент: Фаң, 1967. С.524.

同时，植棉业的兴盛导致乌地区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化。

寻找棉花、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需求是俄国占领中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亚植棉史可追溯至 6—7 世纪，即便到了蒙古帝国时期，棉花种植也未曾中断，但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内需，出口规模十分有限，植棉业发展速度缓慢。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在中亚地区大力发展植棉业，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了实现专门化生产，使之成为本国纺织业的原料基地，俄国政府除引进美国新棉种外，还通过改粮田为棉田、修建灌溉工程、调整关税政策等举措扩大中亚棉花种植面积。1914 年，中亚棉花播种面积已从 1886 年的 1.32 万公顷增至 59.72 万公顷，其中费尔干纳地区增加最多，达到 27.89 万公顷。<sup>①</sup>大批粮农被迫改种棉花，当地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原本粮食自足的中亚开始依赖从俄进口。

可见，自沙俄时期大力发展植棉业以来，河中地区一直面临粮食短缺，甚至在一战期间爆发粮食危机致使粮价暴涨。相比战前，1916 年粮价上涨了 4 倍，到 1917 年 1 月面包价格竟比 1916 年同期上涨了 40 倍。<sup>②</sup>随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接连发生，运粮路线受阻，中亚粮食短缺形势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粮荒。

自 1920 年起，苏维埃政府在中亚地区推行余粮收集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且受 1921 年大旱灾影响，中亚粮食播种面积缩减了 40%，谷物产量减少了 50%，<sup>③</sup>大批牲畜死亡，死于饥荒的人数也相当惊人，仅哈萨克西部地区就有 140 万人饿死。<sup>④</sup>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中亚地区开启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是在农业基础最好的乌地区实施农业集体化，到 1932 年底，乌产棉区已实现全盘集体化。这一系列举措使中亚原本脆弱的农业经济再遭破坏，首先就是粮食减产，最大产粮区哈萨克地区的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公

① 参见[美]迈克尔·刘金著：《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15 页。

② См.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Т.1. Алма-Ата: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КазССР, 1957. С.570.

③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2 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237-238 页。

④ См. Абылхожин Ж.Б., Бурханов К.Н., Кадырбаев А.Ш., Султанов Т.И. Страна в сердце Евразии (Сюже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8. С.209.

顷 300 公斤降至 200 公斤，<sup>①</sup>而乌地区因植棉面积的无限扩大导致缺粮危机加重，最终酿成了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

二战的爆发使中亚地区粮食安全状况持续恶化。战争期间，苏联的粮食需求量大增，而以乌克兰为中心的西部产粮区相继沦陷，因此苏共中央决定，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中亚地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这样，被纳入战时轨道的中亚开始压缩棉花和饲料播种面积以增加粮食种植面积。1940—1942 年，中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 20%。<sup>②</sup>然而，该地区的粮食短缺形势依然严峻，普通民众难以承受越发昂贵的食品价格。对于粮食无法自给的乌地区而言，情况更为艰难，不仅民众的粮食需求无法满足，战时流入的大批俄罗斯人也还需要养活。由此，中亚再度陷入饥荒，连盛产粮食的哈萨克地区也是饥馑肆虐。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开展大垦荒运动增加粮食产量。1954 年 3 月，苏共中央决定在哈萨克、西伯利亚等地大规模开垦荒地，这是中亚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垦荒。据统计，1954—1960 年间哈萨克地区垦荒面积达到 2550 万公顷，谷物产量随之增加，成为仅次于乌克兰地区的苏联第二大产粮区，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亚地区的粮食供应。<sup>③</sup>而在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下，乌地区的谷物播种面积却进一步缩减，对应的则是棉花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很快成为中亚地区乃至全苏联的棉花主产区。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亚棉花产量占全苏联的 83.8%，其中乌地区占 65.4%；乌地区棉花播种面积从 1950 年的 100 万公顷增至 1963 年的 162.8 万公顷，到 1965 年产棉量达到 360 万吨。<sup>④</sup>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中亚农业经济继续遵循专业化分工原则，农产品生产以地区划分，形成“北粮南棉”的区域特征。1986 年，棉花种植面积一度占乌地区总播种面积的 52%，而粮食播种面积相比于 1913 年（当时粮食播种面积占比 70%）则减

---

① 参见[美]迈克尔·刘金著：《俄国在中亚》，第 48 页。

② 参见《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86 页。

③ 参见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68—269 页。

④ See Edward A. Allworth,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91.

少了一半。<sup>①</sup>

总而言之，苏联政府对中亚地区农业投资力度较大，使其农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但仍无法掩盖所存在的弊端，如农产品生产单一化、农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粮食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整个苏联迫切需要经济改革，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1989 年，乌地区政府将 40 多万公顷的灌溉土地交由农民自行支配”<sup>②</sup>，改变了原先由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支配土地使用权的模式，开启了将粮食主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新阶段。

## 二、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安全问题的演变及其特征

农业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左右，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 45%，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 27%。<sup>③</sup>苏联时期棉花的专业化生产导致乌国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粮食生产逐渐成为乌国农业经济的薄弱环节。“1960—1991 年，乌地区人均粮食产量仅为每年 28 公斤”<sup>④</sup>。苏联解体时，处于阵痛期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根本无法保证对乌国的粮食供应，使之迅速陷入粮食短缺困境。粮食自给能力差且严重依赖进口，成为制约乌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因此，独立后乌国首先致力于农业改革，其优先方向就是实现粮食自给。

与其他独联体国家采取“休克疗法”不同，乌国结合本国经济传统和国情形势制定了渐进式的农业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土地产权改革、制定农业新法规和完善农产品市场机制等，其核心是将市场经济纳入经济体制的同时保留大量计划经济成分，即保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如规定农作物种植规

① 参见王沛：《中亚五国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95-196 页。

②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за год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20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uzbekistan-geneva.ch/sel-skoe-hozyajstvo-uzbekistana-za-gody-nezavisimosti>

③ См. Ашурметов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грар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ука без границ. 2020. №.2. С.18-26.

④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9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39351-pljusy-i-minusy-prodovolstvennoj-bezopasnosti-v-uzbekistane>

模、类型和农产品价格。因此，这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乌国抵御了独立初期经济动荡的冲击，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农业经济。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乌国在不同时期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以支持粮食产业发展，历经三十余年，乌国已基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 （一）卡里莫夫时期致力于提高粮食自给能力

刚独立时，乌国超过 80% 的粮食需要进口，<sup>①</sup>由此，当务之急是提高本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在卡里莫夫总统的领导下，乌国着力从三个方面推进粮食产业发展：第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经过几年的有效治理，乌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在农业方面，一方面优化耕地种植结构，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同时调整棉粮种植比例，将一半的棉花种植面积改种粮食作物，使农作物种植结构渐趋合理；另一方面扩大农产品生产多样化，鼓励种植甜菜、油料和果蔬作物。2004—2013 年，乌国蔬菜产量增加了 7.7 倍，甜瓜增加了 7.8 倍，葡萄产量增长了 8.7 倍。<sup>②</sup>这不仅满足了居民食品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而且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确保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二，调整农业经济政策，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如同其他中亚国家一样，乌国在独立后放弃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的经济组织，建立个体农场的组织模式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乌国政府制定相关法令为粮食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如《新劳动法》和《进一步改善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举措》。政府在加大对粮食产业政策性支持的同时，还提高了对粮食生产的优惠贷款力度，并提供物资和技术保障，同时加快改善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尽快提高粮食生产率。

第三，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提升粮食自给能力。由于水源紧缺，乌国政府一直将节约和保护水资源视为国家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通过引进现代节水技术、建立水资源管理系统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利用。与此同时，在农业科技方面重视国际合作。“2004 年，乌国家水稻研究中心与中国湖南袁隆平农业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中乌杂交水稻示范中心，并引进中国杂

---

① См.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за год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20 декабря 2022 г.

② See Ibragimov Abdumalik Gapparovich,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World science*, 2016, Vol.4, No.9, pp.8-11.



交水稻生产技术与设备”<sup>①</sup>。2009—2014年，德国向乌方提供了跨界水资源管理和拯救咸海的技术援助。<sup>②</sup>技术合作不仅有助于乌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更有助于提升其粮食自给水平。

在上述改革举措的推动下，乌国农业经济发展显著，粮食安全状况更是得到了根本改善。自1997年起，乌国农业产值每年以6%—7%的速度稳步增长。2000—2016年，乌国农业产值增长了34.2倍，从1.3872万亿苏姆增至47.4861万亿苏姆。这期间，粮食产量增加明显，从410.14万吨增至826.13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2.9%。<sup>③</sup>粮食产量的增长既是播种面积扩大也是单产提升的结果。1991—2014年，乌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近4倍，从每公顷1280公斤增至4860公斤；人均粮食产量从2000年的159公斤增至2016年的259公斤，增长率高达62.9%。<sup>④</sup>

除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外，多元产业结构更能规避单一棉花经济给农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带来的风险。自2006年起，乌国支持果蔬类产品生产，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还扩大出口，通过增加外汇收入提高粮食进口能力。1997—2017年，乌国人均蔬菜消费量增加了2倍多，水果增加了近4倍。<sup>⑤</sup>随着果蔬业的发展，乌国已成为竞争力较强的果蔬产品出口国，180多种新鲜果蔬及其加工制品出口国外，占其农产品出口额的73%，出口范围从独联体扩展至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sup>⑥</sup>显然，这为乌国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国家干预粮食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体表现包括：第一，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高，由国家规定和监管农产品的消费和出口配额。乌国政府制定种粮计划，强制粮农以低价出售粮食，并

① 赵敏娟：《中亚五国农业发展：资源、区划与合作》，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第204页。

② См.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за год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20 декабря 2022 г.

③ См.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2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stat.uz/ru/ofitsialnaya-statistika/agriculture.pdf>

④ См. Темпы ро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дук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2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stat.uz/ru/ofitsialnaya-statistika/agriculture.pdf>

⑤ См.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за год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20 декабря 2022 г.

⑥ Там же.

将其收成的 1/2 上缴国库。第二，政府对面粉及其制成品设定价格限制，为贫困家庭免费或低价提供此类产品，这显然有损粮农利益，影响粮食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第三，至 2017 年，乌国一直对进口面粉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粮食产业。实际上，这一时期乌国粮食政策的核心是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和增加本国粮食产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本国粮食产业发展，但也催生出一系列问题：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同时避开与棉花争夺水源，乌国选择播种冬季粮食作物，但这不利于果蔬产业发展进而影响了创汇；乌国致力于减少粮食进口，但一味地限制进口，给本国粮食生产带来了压力，譬如以牺牲饲料作物为代价扩大粮食生产，从而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粮食产业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且本国小麦品质差，无法满足民众消费需求，这又反过来制约了粮食生产。

概括来讲，卡里莫夫时期乌国实施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较为成功，基本保障了本国粮食安全，粮食自给能力明显提升。1995—2015 年，乌国的饥饿指数从 23.7 点降至 13.3 点，到 2015 年底已实现极端贫困率和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sup>①</sup>2002—2014 年，乌国营养不良人数从 430 万降至 160 万，贫困率也自 62.1% 降至 9.6%。<sup>②</sup>但乌国经济政策中对于稳定和国家调控的过分强调的弊端逐步显露，因与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协调导致乌国经济增长活力不足，甚至陷入发展瓶颈，粮食安全也面临一定风险。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一政策已不适应乌国国情，粮食问题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民众已不满足于“吃饱”，而是需要更多富含蛋白质的食品，对高品质面粉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可见，重新制定粮食政策，抑或实施农业新改革已迫在眉睫。

## （二）米尔济约耶夫时代全方位提升粮食安全水平

2016 年 9 月，卡里莫夫病逝，12 月，米尔济约耶夫高票当选总统，自此乌国进入“后卡里莫夫时代”。米尔济约耶夫就任后宣布遵循“乌兹别克发展模式”，制定《2017—2021 年乌兹别克斯坦五大优先领域发展行动战

<sup>①</sup> See “2016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31, 2016, p.118.

<sup>②</sup> См.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9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39351-pljusy-i-minusy-prodovolstvennoj-bezopasnosti-v-uzbekistane>

略》，加速推进经济、司法、行政等领域改革，致力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发展优质高产农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之一，2017年2月颁布的《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发展战略》确定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为优先发展领域。“2018年，米尔济约耶夫签署《关于进一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措施》的总统令”<sup>①</sup>。2019年2月，乌方与欧盟“农业支持和知识提升计划”（ASK FACILITY）<sup>②</sup>共商制定乌国粮食安全和消费体系，提出改变食品消费观和制定粮食安全法规的建议。<sup>③</sup>10月23日，乌颁布《2020—2030年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发展纲要》，提到9大优先领域，首先强调粮食安全，提出以稳定价格向民众提供安全优质食品的目标。<sup>④</sup>上述条令的颁布为乌国制定更完善的粮食安全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2017年起，乌国在米尔济约耶夫带领下深化经济改革，农业经济趋于现代化转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粮食产业稳步发展。2016—2019年，乌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171.2%，其中果蔬类增长172.6%。<sup>⑤</sup>贫困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至2021年，乌国营养不良发生率从15%降至2.4%。<sup>⑥</sup>可见，这一时期乌国新粮食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取消农作物种植配额制，放开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逐步减少对棉花的依赖，重点向高附加值的果蔬产品倾斜。其次，向有机农业转型，重点生产营养价值高、口感独特的有机果蔬产品。同样地，由于有机棉的价格远高于常规棉，乌国计划到

① Вадим В.Б.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3 августа 2021 г.

② 农业支持和知识提升计划是一个协助欧盟实施乌国2020—2030年农业发展战略的方案框架。

③ С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местные эксперты обсудили вопросы развития систем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7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uzdaily.uz/ru/post/67410>

④ См. Саммит п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м системам: взгляд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0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review.uz/post/sammit-po-prodovolstvennm-sistemam-vzglyad-iz-uzbekistana>

⑤ См. Ашурметова Н.А., Эргашбоева М.Т. Состоя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аграр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меры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ериод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пандемии// Вестник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20. №.12. С.38-43.

⑥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https://review.uz/post/agropromshlenne-reform-ot-klasterizacii-do-cifrovizacii>

2025 年将 5% 的棉田改种有机棉。<sup>①</sup>再次，制定农业用地优化机制，预计到 2026 年乌国投入使用的新农业用地为 90 万公顷，而实施节水灌溉技术的土地达 120 万公顷。<sup>②</sup>这样，粮食作物的种植得以不断优化，其产量也将稳步增加。最后，推广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升农产品价值。目前在粮食种植方面，乌国已完成价值约为 1.164 万亿苏姆的 122 个集群项目，极大提高了农民就业率及种粮积极性。<sup>③</sup>

第二，提升粮食产业自由化水平。首先，减少国家干预程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实现经济自由化发展。自 2019 年 10 月起，市场机制被正式引入粮食产业，允许生产者依据市场决定粮价。其次，调整粮食进口关税。“自 2017 年下调粮食进口税后，当年粮食进口量增加了 52%。”<sup>④</sup>2018 年，乌国通过法令免除小麦进口关税，并允许出口由进口小麦制成的面粉。再次，取消对粮食生产的限制。从 2020 年起，乌国政府采购的粮食订单减少 25%，2021 年起取消制定粮食收购价格的规定，拓宽农民购买农资的渠道，建立农机服务网以便农民及时获取相关信息。<sup>⑤</sup>由此可见，与卡里莫夫时期不同，国家不再采取补贴或强制供应等方式，而是通过提升粮食产业化水平来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第三，扩大现代技术在粮食产业的运用。在数字化方面，通过补贴、贷款及其他激励措施促进粮食产业的智能化。乌国已建立农业知识和服务创新的多功能中心，预计到 2026 年它将为全国农业提供 100 多项服务。<sup>⑥</sup>在培育新品种方面，积极研发和引进对气候、水土等各种因素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粮食种子。近年来，乌国科学家已培育出新的蔬菜品种 60 余类、甜瓜和马

---

①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29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39351-pljusy-i-minusy-prodovolstvennoj-bezopasnosti-v-uzbekistane>

⑤ См. Дарья Ильина.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0 июня 2021 г. <https://ifmr.uz/publications/articles-and-abstracts/agriculture>

⑥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铃薯 11 类，以及 35 类葡萄和其他水果品种。<sup>①</sup>在未来几年计划建立 53 家优质种子农场，向其分配 5000 公顷的农业用地，吸引以色列、荷兰、中国等外国专家来乌加强育种工作，旨在建立乌兹别克斯坦现代种业体系。<sup>②</sup>在运用新科技方面，2020 年乌国政府通过一项法案，由能源部划拨专项经费用于支持节水技术。<sup>③</sup>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现代灌溉技术可节省 30%—50% 用水量。乌国计划到 2026 年实现运用喷灌、滴灌技术的新育苗法种植水稻，并全面展开水稻机械化插秧。据统计，2016—2020 年，通过运用现代技术，乌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公顷的 5.78 万公斤增加到了 6.35 万公斤。<sup>④</sup>

第四，增强农产品深加工与出口能力。由于生产和运输成本较低，乌国面粉加工业发展迅速，开始向邻近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出口面粉，这显然与地区粮食大国——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竞争关系。乌国政府自 2018 年起取消对果蔬产品的出口限制，大力支持果蔬出口，并为相关企业提供优惠，如出口非独联体国家的果蔬企业可获得 50% 的运费补贴。<sup>⑤</sup>2020 年底，乌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对果蔬出口商的资助范围。乌国农产品出口潜力较大，占总出口量的 20—25%，其中果蔬产品出口份额占比达到 9.8%。<sup>⑥</sup>因此，乌国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生产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农产品，提高其精深加工与出口水平以增加外汇收入，进而提升粮食进口能力。

总而言之，在基本实现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得益于米尔济约耶夫推行的经济改革，乌国农业发展潜力得到不断激发，农产品生产和出口能力明显提

① См. Саидова Д.Н., Худайбердиева Ф.М. Принципы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го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рынка// Вопросы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9. №.11. С.77-83.

②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③ See “2022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ystem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2, 2022, p.127.

④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⑤ См. Дарья Ильина.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10 июня 2021 г. <https://ifmr.uz/publications/articles-and-abstracts/agriculture>

⑥ См.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20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stat.uz/ru/ofitsialnaya-statistika/agriculture.pdf>

升。2017—2019 年，农作物产量增加 1.3 倍，农业总产值增长 1.5 倍。<sup>①</sup>与此同时，乌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积极合作，共同提升本国粮食安全水平。相比于 2018 年，2019 年乌国粮食安全指数排名上升 9 位，列居全球第 71 位，粮食对外贸易额达到 28 亿美元。<sup>②</sup>乌国是中亚地区营养状况较好的国家，2004—2006 年营养不良率为 14.9%，2017—2019 年降至 2.6%。乌国在降低儿童发育不良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2012 年，乌国 5 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率为 19.6%，到 2019 年降至 10.8%。<sup>③</sup>

### 三、新形势下乌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点燃了新时期粮食危机的火苗，粮食安全问题再度从传统安全观的边缘问题上升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对粮食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分产粮国的出口禁令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打破了长期以来粮价稳定的局面。2021 年全球食品价格大幅上涨，2022 年食品价格指数较上一年上升 14.3%，其中粮食价格指数增幅明显，玉米和小麦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分别上涨 24.8% 和 15.6%。<sup>④</sup>2020 年，世界饥饿人口所占比例开始急剧上升，2021 年升至 9.8%，全球有约 9.24 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较 2019 年增加了 2.07 亿，世界上约 1/3 的人无法获得足够食物。<sup>⑤</sup>鉴于此，粮农组织、世贸组织等强调当前全球粮食库存充裕，呼吁各国尽量避免国际贸易限制，农产品出口禁令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反而会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

① См. Саммит п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м системам: взгляд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0 декабря 2020 г.

② Там же.

③ See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0. FAO, July 13, 2020. 相比之下，2017—2019 年，吉尔吉斯斯坦营养不良率为 6.4%，土库曼斯坦为 4%，塔吉克斯坦无数据。在降低儿童发育不良方面，2019 年吉尔吉斯斯坦 5 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率为 11.8%，塔吉克斯坦为 17.5%，土库曼斯坦为 11.5%。因此，在中亚，乌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和民众营养状况仅次于哈萨克斯坦。

④ See “FAO Food Price Index”, January 6, 2023.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⑤ See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2”, FAO, July 6, 2022, pp.10-11.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将地区性粮食危机推升至全球性恐慌危机。据粮农组织统计，2022年3月，食品和粮食价格指数飙升至159.7点和170.1点，较2021年同期上涨34%和37%。<sup>①</sup>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两国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大麦超过20%，葵花籽甚至占50%，诸多发展中国家依赖从两国进口以保障粮食安全。<sup>②</sup>

在上述背景下，乌国粮食安全保障也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大风险来自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实施的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哈、俄两国是乌国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国。由表1可知，2022年1—4月乌国粮食进口额达11.2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11.2%，较2021年同期增加近50%，其中从哈国的进口额占比38.2%，达4.3亿美元；乌国从哈、俄和巴西三国进口份额占粮食总进口量的75%，较2021年明显增加，可见乌国粮食供应仍主要依赖哈、俄两国。2022年，哈国将谷物和面粉出口配额延长至9月30日，俄罗斯对6月30日前的粮食出口予以限制，出口量控制在1100万吨，其中800万吨为小麦。<sup>③</sup>这对乌国粮食供给造成一定压力，粮食进口成本明显增加。如表2所示，小麦始终是乌国粮食进口的主要商品，占到粮食总进口量的1/4，哈国成为其主要供应国；而糖基本从巴西进口，从俄罗斯主要进口植物油、肉类和其他产品。

表1 2022年1—4月乌兹别克斯坦粮食进口来源国和规模（单位：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巴西	其他国家
<b>进口量</b>	4.3	2.83	1.27	2.86

资料来源：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数据库（<https://stat.uz/ru/>）的数据计算整理。

表2 2022年1—4月乌兹别克斯坦粮食进口种类和规模（单位：亿美元）

	小麦	糖	植物油	肉类	马铃薯	其他产品
<b>进口量</b>	2.81	1.19	1.13	0.66	0.46	5.01

资料来源：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数据库（<https://stat.uz/ru/>）的数据计算整理。

① See “FAO Food Price Index”. January 6, 2023.

② См.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й кризис: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мире и как это влияет 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 25 июня 2022 г. <https://www.spot.uz/ru/2022/06/25/food-crisis/>

③ Там же.

然而这并不能对乌国粮食安全构成绝对威胁，原因在于，一方面，乌国粮食产业发展稳定，粮食储备相对充足，同时仍可继续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规定的出口配额内进口粮食。另一方面，对于乌国主要粮食进口国——哈萨克斯坦而言，粮食出口禁令只是暂时性的，因为限制或禁止小麦或面粉出口对其自身十分不利。

考虑到农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乌国通过多项有关“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优先措施”的法令，针对农业发展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免征中小企业的土地税和进口关税，将其所得税从 12% 降至 1%。<sup>①</sup>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发放补助金为企业支付贷款利息，向农民无偿提供流转土地，鼓励其优先选种果蔬产品，并提倡农民使用节水技术。<sup>②</sup>在此基础上，乌国重新制定粮食产业发展战略，致力于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和地区冲突给粮食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本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一，提供政策支持，保障食品供应，助力粮食产量再提升。乌国政府通过调整关税政策稳定国内物价，以应对全球粮食通胀和保障国民食品供应。2023 年 3 月 23 日，乌兹别克斯坦颁布《保证消费市场物价稳定的补充措施》总统令，规定于 2024 年前对 36 种进口食品免征关税，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sup>③</sup>在粮食播种面积已达上限的情况下，乌国只能通过提升粮食单产确保粮食供应。为此，政府一方面通过设立“绿色走廊”为粮农提供资助，包括优惠贷款、种子和肥料等，同时降低土地税和水资源税以减少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改进小麦生产机制，大力投资良种培育工程，协助粮农获得现代技术以提高产量。此类举措直接或间接地对粮食生产进行政策补贴，支持和引导粮食产业健康发展。

---

① См.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 19.03.2020 г. N УП-5969 «О первоочередных мерах по смягчению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отрасли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пандемии и глобальных кризисных явлений». 20 марта 2020 г. <https://lex.uz/ru/docs/4770763>

② См.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т 03.04.2020 г. N УП-5978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поддержки населения,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убъектов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пандемии». 3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lex.uz/ru/docs/4770763>

③ См.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нижают цены на продукты питания. 10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dzen.ru/a/ZDOatfQJFQ31vhvI>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储备效能。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乌国政府在 2021 年国家投资计划框架内共实施 51 个粮食项目，总投资额达 2.812 亿美元。截至 2022 年，乌国已建有 1.3 万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占地 4700 公顷的 2165 个温室、62.8 万吨容量的 39 家农业物流中心、3282 个粮仓和容量超过 100 万吨的冷库。<sup>①</sup>乌国政府已向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基金会拨款 200 亿苏姆以支持粮食产业项目落地，重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食品深加工技术引进。<sup>②</sup>自 2021 年起，乌国宣布取消粮食计划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粮食进口规模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能力。2021 年，乌国粮食进口额达 22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25%，进口来源地仍以哈、俄、白俄等独联体国家为主。<sup>③</sup>

第三，推进果蔬产业深入发展，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从收益率来讲，果蔬栽培远比种植小麦有利，且乌国在园艺生产的自然条件、种植技术和历史传统等方面更具优势。乌国政府着力推动果蔬产业的转型升级，制定了 2020—2030 年计划，按照“一区一品”原则进行多样化生产，逐步打造果蔬产业集群以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即便受疫情影响，乌国果蔬产品出口规模仍持续增长，出口潜力巨大。根据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 1—8 月，乌国果蔬产品对俄市场的出货量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57.7%，其干果类产品在俄十分畅销，对俄出口量仅次于土耳其位居第二。<sup>④</sup>

第四，以智慧农业助力粮食产业现代化。2020 年 12 月，乌国政府批准通过了《智慧农业技术发展战略》和《2021—2023 年智慧农业技术发展战略实施行动计划》，内容主要包括农业数字化、水资源利用自动化和管理系统智能化三个方面。<sup>⑤</sup>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乌国搭建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用于分配农资、监测种粮过程、计算农药化肥使用标准、诊断各类病虫害和

---

① См. Как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траны. 10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uz.sputniknews.ru/20220210/kak-obespechivaetsya-prodovolstvennaya-bezopasnost-strany-22644411.html>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См. Саммит п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м системам: взгляд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0 декабря 2020 г.

⑤ См.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т кластеризации до цифровизации. 28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简化部门业务流程等。2022 年 9 月 10 日，乌国发布第 373 号总统令《关于通过扶持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补充措施》，即通过公开电子招标，将邻近居民区有良好水源的闲置耕地划拨给当地农民使用以提高其收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稳定。<sup>①</sup>这表明乌国正努力寻找农业转型突破口，尝试以信息知识、数字技术和智能装备为驱动，赋能智慧农业发展，同时挖掘本国农业潜能，有效管理和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为提升粮食生产力创造条件。

第五，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系统的破坏致使粮食危机不断恶化，世界各国正面临重组粮食系统和发展粮食贸易新格局的严峻挑战。2020 年，根据法令《关于深化与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合作的举措》，乌国持续扩大与相关组织的合作范围。2021 年 11 月，乌国应邀参加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旨在了解国际社会应对当前粮食安全风险的策略，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本国可持续粮食系统，强化中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构筑更有韧性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损失或浪费的粮食占人类所消费粮食的 1/3，每年高达 13 亿吨。<sup>②</sup>对此，2022 年 7 月 1 日，乌国农业部与粮农组织联合举办主题为“预防和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战略行动”的国际会议，重点探讨针对乌国粮食损失和浪费的立法问题，旨在通过制定相关法令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提高国家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sup>③</sup>2022 年 10 月 24 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sup>④</sup>与

① См.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цен: система “E-AUKSION” выделения земель населени. 30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agro.uz/ru/11-04481>

② См. Саидова Д.Н., Худайбердиева Ф.М. Принципы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го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рынка// Вопросы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9. №.11. С.77-83.

③ С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дорожная карта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 июля 2022 г. <https://www.agro.uz/ru/11-0239>

④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是联合国专门金融机构。农发基金主要针对与农村人口相关的项目，旨在减贫、提高粮食安全、改善民众营养状况和农业部门的可持续性。2011 年，在农发基金第 34 届理事会会议上，乌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在乌国，农发基金的贷款旨在通过扩大由小型企业组成的生产系统来确保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2017 年，农发基金委员会批准了《2017—2021 年乌兹别克斯坦新国家战略方案》，该方案旨在提高农民利用现代农业系统增加资产和竞争力，确保较高的市场参与度。自成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成员以来，乌国共受到农发基金的三个投资项目支持，总金额达 4.35 亿美元，实施的项目包括《2019—2025 年农业多样化和现代化》《2017—2022 年乌国乳制品价值链发展》《2014—2019 年支持乌园艺业发展》。

乌国政府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制定《2023—2027 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战略计划》，分析乌国当前粮食安全和农业转型问题，重点投资气候智慧型农业、建立粮食生产系统和制定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完善乌国粮食安全网络。<sup>①</sup>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乌国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减缓经济衰退程度，基本保障了国民粮食供应安全，同时满足了高质量食品的市场需求，更是激发了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潜能。尽管受疫情影响，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乌国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2020 年增长 1.6%，2021 年增速达 7.4%，2022 年上半年为 5.4%。<sup>②</sup>原因在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推行的政策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农业作为乌国优先关注的发展方向，而粮食安全更是重中之重。通过上述举措的有效实施，乌国已基本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2012—2022 年，乌国粮食安全指数增长了 7.1%，进步幅度位列全球第 37 位，2020—2022 年乌国粮食安全指数排名上升 10 位。<sup>③</sup>然而，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粮食安全战略定位不断攀升，乌国实现粮食完全自给还面临诸多障碍。

#### 四、当前乌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全球饥饿人口持续上升，地区社会动荡等次生危害加剧。在乌国，新冠疫情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疲软，社会经济改革步伐放缓，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局势紧张加剧了粮食供给侧剧变并牵动中亚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作为地区人口大国，乌国粮食安全问题必然面临严峻挑战。当前，乌国破除粮食安全困境主要受制于内生性和外源性两大因素，前者包括农业政策不合理、人口问题突出，后者体现在自然环境恶化、全球大流行病和地缘政治冲突。

<sup>①</sup> См.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IFAD расширяю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вызовов. 25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agro.uz/ru/11-04469>.

<sup>②</sup> С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ВП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за 2020-2021 год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20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stat.uz/ru/ofitsialnaya-statistika/agriculture.pdf>

<sup>③</sup> See “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 2022”, pp.27-28.

首先, 农业政策不合理制约了粮食产业发展。一方面, 农业改革成效不明显。农业占 GDP 的比重始终徘徊在 30% 左右, 同时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单一, 农业总产值的 70% 不是来自农场而是农民个体。<sup>①</sup>实际上, 农民可支配的土地份额很低, 80% 以上的耕地由国家分配给了农场用于播种棉花和小麦, 这显然抑制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与此同时, 限制畜牧业发展导致饲料作物面积减少, 饲料谷物缺口扩大致使肉类短缺, 预计到 2025 年, 乌国人均肉类供应量仅为 54.8 公斤, 肉类短缺预计超过 92.5%<sup>②</sup>, 这也是影响食物安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政策性投入受限。虽然乌国重视农业发展, 但由于自然条件受限和经济增长乏力, 政府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生产力的财政投入较低。与此同时, 粮食生产本身具有投入大、风险高、收效慢的特质, 加上乌国政治和安全环境欠佳, 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激励型政策, 粮食产业在吸引外资方面劣势明显。不同于中亚其他国家, 乌国对粮食产业投入有限的另一大诱因是植棉业带来的丰厚利润。乌国素来被誉为“白金之国”, 是世界第五大产棉国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虽然近三十年乌国不断减少对植棉业的投入, 但其产量却始终保持稳定。面对当前粮食安全挑战, 乌国当局再度面临“种粮还是植棉”的两难抉择, 棉花产生的巨额利润诱使腐败官僚优选植棉, 由此粮食供应紧张趋势或将进一步加剧, 甚至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冲击地区稳定。因此, 乌国亟需探寻更有效的粮食安全治理模式。

其次, 突出的人口问题加重了粮食供应负担。一是人口基数大且增速快。作为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 乌国人口在 2022 年已超过 3580 万, 相比 20 年前增长了 42.3%。<sup>③</sup>同时, 农村人口比例较大, 占总人口的一半, 全国 75% 的穷人生活在农村,<sup>④</sup>故对粮食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二是劳务移民返乡导致失业人口比例上升。在俄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 赴俄务工的乌国移民汇

---

① См.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реформ. 25 марта 2019 г. <https://cabar.asia/ru/agrarnyj-sektor-uzbekistana-osobennosti-klyuchevye-problemy-neobhodimost-reform>

② См. Узбекистану грозит скорый и тотальный дефицит мяса. 12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vestikavkaza.ru/news/uzbekistanu-grozit-skoryj-i-totalnyj-deficit-masa.html>

③ См. Как поменялась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ЦА. 5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41171-kak-pomenjalas-chislennost-naselenija-v-stranah-tsa>

④ См. В Ташкенте обсудили единый путь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систем в регионе Европ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25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www.agro.uz/ru/11-04470>

款收入明显减少，加上疫情和俄乌冲突叠加冲击，大部分劳务移民被迫返乡，致使当地失业率飙升，进而危及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人口结构年轻化且青年群体不愿从事农业。在乌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约为5%，而30岁以下青年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sup>①</sup>庞大的青年群体不愿从事农业活动，导致农业从业者缺口较大，这显然不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和整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贫困导致国民粮食获取能力低下。目前，乌国约有1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营养不良人数将近200万，其中53%的儿童和38.4%的成年人因营养摄入不足而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sup>②</sup>2020—2022年，乌国贫困率上升5%，国民粮食获取能力再度下降。<sup>③</sup>

再次，严峻的自然环境使粮食产量增长受限。极端天气、水资源短缺和土地退化对乌国粮食产业构成直接威胁，农业生产资源问题给乌国造成的损失已达10亿美元。<sup>④</sup>全球变暖引发的高频率干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1950—2013年，乌国平均最低气温上升了2°C，平均最高气温上升了1.6°C，春季变暖幅度最大，每10年升高0.39°C。<sup>⑤</sup>乌国属于重度缺水国家，88%的人口生活在受荒漠化威胁的地区，水资源消耗量已接近90%。<sup>⑥</sup>中亚地区乌国水资源短缺风险最高，尤其在撒马尔罕、纳沃伊和吉扎克三大州，水资源环境最为脆弱。预计到2050年，乌国境内阿姆河流量将减少10%—15%，锡尔河减少2%—5%。<sup>⑦</sup>乌国土地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目前超过20%

---

① См.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оставила 35,82 млн. Человек. 28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uzdaily.uz/ru/post/72832>

② См. Саидова Д.Н.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овышения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е// Вестник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9. №.14. С.42-44.

③ См.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анам регион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лот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5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cabar.asia/ru/prodovolstvennaya-bezopasnost-v-tsentralnoj-azii-stranam-regiona-neobhodimo-plotnoe-sotrudnichestvo>

④ See Ibragimov Abdumalik Gapparovich,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pp.8-11.

⑤ See “2022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ystem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2, 2022, p.124.

⑥ См. Эксперты ООН: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чти два миллиона человек недоедают. 17 апреля 2018 г. <https://ia-centr.ru/publications/eksperty-oon-v-uzbekistane-pochti-dva-milliona-chelov-ek-nedoeadayut>

⑦ See Ibragimov Abdumalik Gapparovich,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pp. 8-11.

的人口生活在此类地区，2001 至 2009 年间因土地退化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下降造成的损失达 83 万美元，占乌国 GDP 的 3%。<sup>①</sup>再者，大量使用地下水灌溉、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土壤肥力明显下降。“尽管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已减少 3 至 4 倍，但仍有 54% 的土地受到污染，超过 80% 的土地含有有害物质”<sup>②</sup>。可见，应对极端天气、解决水土资源危机是筑牢粮食安全基石的关键，生态农业必将是乌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主要产粮国发布出口禁令以保障本国粮食需求，从而导致粮价急剧上涨，粮食不安全系数明显增加。2021 年，食品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 28%，世界人口的 29.3%（约 23 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增加了 3.5 亿，重度缺粮人口高达 1.55 亿。<sup>③</sup>不断升级的俄乌冲突使原本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再次给全球粮食安全拉响警报。可见，地区动荡与新冠疫情交织共振给国际局势投下了巨大阴影，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不断加剧。2022 年 5 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 157.4 点，相比 2021 年上涨了 22%，联合国发出全球将在 10 周内面临粮食危机的警告。一直以来，乌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的粮食约占 32%，而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燃料成本的增长，乌国逐渐减少了小麦、植物油和糖等的进口，从而导致当地食品价格上涨。据乌国家统计局报告，2023 年 3 月，乌国食品价格上涨势头仍在继续，仅一个月内就上涨了 1.6%。<sup>④</sup>可见，俄乌冲突造成的外溢效应也包括引发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中断致使乌国发生通货膨胀。从表 3 可见，2022 年 2—3 月乌国食品通胀率从 0.6% 升至 2.5%，第一季度食品通

① See “2022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ystem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2, 2022, p.124; Эксперты ООН: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чти два миллиона человек недоедают. 17 апреля 2018 г. <https://ia-centr.ru/publications/eksperty-oon-v-uzbekistane-pochti-dva-milliona-chelovek-nedoedayut>

② Ibragimov Abdumalik Gapparovich,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pp. 8-11.

③ See “World Food and Agriculture—Statistical Yearbook 2022”, FAO, December 13, 2022, pp. 29-31.

④ См. Динамика индек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х цен, в фиксированных весах (к предыдущему месяц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13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stat.uz/ru/ofitsialnaya-statistika/prices-and-indexes>

胀率增幅达到了 4.4%，年通胀率飙升至 14.5%。概而论之，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将给乌国带来严峻挑战：一方面，粮价上涨导致民众粮食获取能力下降，粮食供需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地区不稳定风险急剧攀升；另一方面，粮食安全外溢或将导致阿富汗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给地区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表 3 2022 年 1—5 月乌兹别克斯坦的食品价格通胀比例 (%)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月通胀率	1.30	0.60	2.50	2.10	1.20
年通胀率	13.10	13.10	14.50	13.40	14.20

资料来源：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局 (<https://stat.uz/ru/>) 的数据计算整理。

## 五、结语：中乌粮食安全合作建议

2022 年是中乌建交 30 周年，9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访乌期间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联合声明》，指出双方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2022—2026 年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领航两国关系步入新时代，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构建全新的顶层设计。近年来，中乌两国农业合作发展势头强劲，农产品贸易具有极强的互补性。2021 年，中国首次进入乌农产品消费国前三行列，出口至中国市场的农产品种类达 17 种，价值超过 1.12 亿美元，出口农产品以鲜果和风干类商品为主。<sup>①</sup>“2022 年，中乌双边贸易额为 9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sup>②</sup>。“2023 年第一季度，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乌第一大贸易伙伴”<sup>③</sup>。2023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加上中吉乌铁路筹建进程的加速推进，中乌两国各领域合作将持续深化，共

① 参见“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农业贸易渐入佳境”，《中国贸易报》，2022 年 3 月 31 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202203/20220303301267.shtml>

② “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1 月，[http://www1.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52/sbgx\\_677056/](http://www1.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52/sbgx_677056/)

③ “2023 年一季度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3 年 4 月 21 日，<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4/20230403405861.shtml>

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下一个十年贡献力量。因此，两国合作前景依然十分广阔，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挑战，中乌两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强化合作：

第一，通过上合组织探索与乌国粮食安全合作的新路径。粮食问题是当下制约上合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粮食安全协同合作机制应该成为上合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夯实上合示范区在推进中乌农业合作中的主渠道和主平台作用，不仅可以拓展粮食进口渠道，而且能够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2021—2022 年，在乌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更是将粮食安全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设没有饥饿贫困的世界做出贡献。

第二，借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契机深化与乌国粮食安全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中乌共谋发展的重要方案，两国只有构建更为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才能破解当前粮食危机。中方可基于乌国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需求采取相应措施，将资金、技术等硬实力和经验、知识等软实力结合起来，探索乌国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打造物流枢纽助其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粮食供应链，以推进“丝路粮食大通道”的建设。

第三，加大投资力度，参与乌国粮食产业转型合作。中国可积极参与乌国粮食安全治理：支持和引导中国农企进入乌国，带动农业全产业链合作，实现与乌国农业技术、土地、种质资源、人力资源的互补，助其尽快建立起粮食产业链体系；发挥我国基建优势，在乌国建设粮食仓储设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继续强化两国互联互通合作，畅通粮食安全领域双边流通链，加快提升乌国的物流运输能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和地区互联互通新格局。

第四，构建中乌智库网络为农业合作赋能。随着两国合作愈发密切，构建中乌智库网络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双方依托有关中亚与中国问题研究的高校及科研单位，加强智库合作，实现中国与中亚地区人文交流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强化两国农业类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合作，不断创新教育合作模式，共享优质科教资源，以服务区域农业现代化，切实保障地区粮食安全。



**【Abstract】** Food bears directly on a nation's destin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Food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Currently global food security encounters serious and complex problems, with high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rising global population in hunger, and increasing secondary hazards such as regional social unrest. In this context, the issue of food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is once again highlighted. It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Uzbekistan, which is the most populous agricultural country in this region. In fact, the issue of food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Uzbekistan's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Uzbekistan has basically achieved self-sufficiency in food, and the level of food secur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present, due to the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oupled with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weather, Uzbekistan also faces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food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of Uzbekistan has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actively address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Nevertheles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brought great uncertainty to the trend of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The way out of the food security dilemma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actors.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in Uzbekist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Food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связано 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удьбой 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к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людей, 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осн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ерьёзной и слож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цены 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высоких уровнях, число голодающих в мире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ти,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количество таких вторичных опасностей, как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волнения.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вопрос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новь стал актуальным, особенн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амой густонаселённой аграрной стране регио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в узбекском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и даже затрагивала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30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в основном достиг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самообеспеченности, в стран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лся уровень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глоба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лаб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еспокойна, часты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е пог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рисками и вызовами 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редприняло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меры дл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реагирования, а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в основном решена, однак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несло большую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в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выход из дилемм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ограничен двумя осно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эндогенными и экзогенны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3年第2期(总第240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公开发行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 元